一夫多妻乃舊小說之慣例此書女子主僕五人共只兩家後皆各離散似頗難於聚攏其中素梅一人之行動雖稍覺牽強其他四人一隨舅一隨姑一隨夫之友一被賣為妾等等情節頗見組織之工刊本則寫工頗饒嫵媚之致惜刻工稍差耳聞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有一部未知較此如何國人尚未聞有藏者

甲申冬　如山

五鳳吟

雲間嗤嗤道人編著　古越蘇潭道人鑒定

鳳吟樓目次終

五鳳吟卷之一

雲閒嗤嗤道人編著
古越穌潭道人鑒定

第一回

鬧聖會義士感恩

詞曰燕趙士。流落在他鄉。翰墨場中轁奇跡。風塵隊裡受悽惶。窮途寔可傷。稽康輩。青眼識賢良。排難解紛多義氣。黃金結客少年場。施報兩相忘。　右調夢江南。

話說嘉靖年間。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城外。養賢村有個鄉宦。姓祝名廷芳。號瑞菴。原任太常寺正卿。因劾奏嚴嵩。罷歸林下。平日居官清介。橐內空虛。與夫人和氏。年俱六旬。僅生一子。名瓊。字琪生。年始十

〻文章詩賦。無不稱絕。人都道他是潘衛再世。班馬重生。祝公夫婦
尤酷愛之。常欲替他議親。他便正色道。夫婦五倫之首。有夫婦而後
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兄弟朋友。所以聖王首治先端內則。聖
經設教則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可見婚姻是第一件大事。若草〻
成就。恐怕有才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才。有才貌的未必端莊
且好貞靜自持。一有差錯。那時聽其自然。恐傷性。棄而去之。又傷倫。
與其悔之于終。何如慎之于始。琪生這一篇話。意中隱〻有個兼才
貌兼全。德容並美者。不可。祝公見他說出許多正道理。又有許多大
議論也。莫可奈何。便道。小〻年紀。就如此难為人事。以後雖有絕家
大家來振親。亦索付之不允。琪生却惟以讀書為事。與本縣兩個著
名的秀才。互相砥勵。一個姓鄭。一個姓平。那姓鄭的名偉。字飛英。家
計寒涼。為人又俠。那姓平的名襄成。字君贊。家私饒裕。却身材矮小。
滿面黑麻。做人又極尖利。衆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夾棱釘。三人會
文作課。盃酒往來。殆无虛日。一日正是二月中旬。三人文字總完。就
循館中陋規。每人一壺一菜。坐而談今論古。琪生道。在家讀書。終有
俗累。聞知北鄉青漁菴多有空房。甚是幽雅。可以避塵。我們何不租
他幾間坐〻。一則可以謝絕繁華。二則尔我可以朝夕互相資益。二
兄以為何如。飛英踴躍道。此舉大妙。明日何不即行。但吾兄一人為
之先容耳。君贊笑道。此事不勞二兄費心。小弟可以一力承當。那菴
中大士前琉璃灯油。舍妹月〻供奉。這住持与小弟極厚。明日待小
弟自去問他借房。想來無有不肯。斷无要房金之理。飛英道。不然。盟
兄雖与他相知。小弟二人与他從不識面。却不好叨他。況僧家利心

最重輜借則可。久寓則厭。到是送些房金為妙。琪生道。飛兄說得有理。君贊所說。也竟隨机便道。也是也是。当晚散去不題。次日三人去見和尚。議定房金。即移書籍劍匣進菴讀書。頗覺幽靜自在。過了幾時。又是四月初八。菴中做浴佛会。鄭平二人。以家中有事回去。琪生独住菴内。至半夜和尚們就乒乒乓乓揎鐃打鈸擂鼓鳴鐘。一直至曉。琪生那曾合眼。只得清早起來。踱至後殿去避喧。這些人都在前边炒鬧。后殿寂无一人。琪生纔覺耳根清静。看了一會。詩興偶發。見桌上有筆硯。隨手拈起。就在壁上信筆題浴佛勝事一絶

西方有水浴蓮花　何用塵凡洗釋迦
頗渡衆生歸覺路　忍教化体涉河沙

題畢吟咏再四。投筆行至前殿。举眼見一老者。氣度軒举。領着一個絶色女子。在佛前拈香。琪生一見。就如觀音出現。意欲向前細看。却被從人乱嚷。只得遠遠立看。那女子所得家人口中喊罵。回頭一看。与琪生恰好打個照面。（快事）随分付家人道。不得无礼罵人。（令人作十日想）琪生一發看魔了。只見那老者与女子拜完了佛。一齊擁着到后殿來。琪生也就赶看。老者同女子四下閒玩。抬頭見壁上詩句。墨跡未乾。拭目玩之。贊道。好詩好詩。对女子道。不但詩做得好。只這筆字。也就競秀。斷非尋常俗子手筆。女子也嘖嘖贊道。詩句清新俊逸。筆勢飛舞勁拔。有凌雲之氣。果非庸品。老者因問小沙彌道。這壁間詩句。還是誰人題的。小沙彌尚未答应。琪生正在門傍探望。听得這一問。便如轟雷貫耳。失声答道。奉生拙筆。貽笑大方。老者听得外边声。連忙迎將出來。見琪生狀貌不凡。愈加起敬。兩人就在門首对揖。老者道。尊兄尊姓

大難。琪生道。李生姓祝賤字琪生。敢問老文尊姓貴表。尊府何處。老者道。老夫姓鄒賤字澤清。住在蒲村。原來兄是瑞菴先生令郎。聞名久矣。今日始覩台顏。幸甚幸甚。兩人正在立談。忽君贊閙來。他是原是認得鄒公的。敘過禮。就立着接談。一会。鄒公別了二人。領着女子去。他二人就閃在一边。偷着女子臨行。兀是秋波回顧。琪生待鄒公行未数步。隨即跟出来。未踰出限。耳边忽听得一声响亮。低頭看時。却是黄燦燦的一枝金鳳頭釵子。慌忙拾起。笼入袖中。出门外一望。轎已去遠。徘徊半晌。直望不見轎影。方纔回轉。心中暗喜道。妙人妙人。方纔懷家人時節。我看来不是無心人（好想）。如今這鳳釵。分明是有意貽我。難道我的姻緣。却在這里。教我如何消受。忽又轉念道。今日之遇雖屬奇緣。但我与他非親非故。何繇見他訴我衷腸。這番相思又索空害了。一頭走。一頭想。就如出神的一般。只覺半精半疑。却說那君贊亦因看見女子。竟軟癱了一般。只碍着与鄒公相与。不便跟出来。恐怕鄒公看見不雅。遂坐在後殿门限上。虛空摹擬。不防琪生低着頭。一直撞進门来。將他冲了一個翻觔斗。到把琪生嚇了一跳。慌忙扶起。兩下相視大笑。君贊道。弟知飛兄不在。恐兄寂寞。所以匆匆赶来。不意遇見有緣人。此是生平一快。琪生道。適間鄒老是何等人。君贊道。他諱庚。曾領鄉薦。做過一任縣尹。為人迂腐。不会做官。壞了回来。聞知他有一令愛。適纔所見。想必就是。誰道世間有此尤物。真令我心醉欲死。二人正在雌黃。忽聞殿外甚喧嚷。慌忙跑出来。只見山门外三四十人。圍着一個傒子。也有上前去剝他衣服的。也有口裡乱罵。不敢動手的。再後一个人。劝解琪生。定睛看那傒子。只見面如

鍋底河目海口。赤鬚滿腮。雖受衆侮。却面不改容。神情自若。因問傍人道。是甚緣故。中间一人道。那僕子賭輸了錢。想量白賴。故此衆人剥他衣服。要他還。琪生道。輸了多少錢。那人道。聞說該他們十二兩短頭銀子。琪生道。這也事小。怎沒人替他分解。那人道。相公不要管羅。這干人俱是无頼光棍。惹他則甚。君贊也道。我們進去罷。不必管他閑事。琪生正色道。凡人在急迫之際。不見則已。見而不救。於心何安。遂走近前。分開衆人道。不要乱打。他該你們多少錢。俱在我身上。你們只着兩个隨我進來。遂一手携着那僕子同進書房。也不問他名姓。也不問他住居。但取出二包銀子。約有十二三兩。也不去稱。打開与衆人道。此銀是這位兄該列位的。请收了罷。衆人接着銀子。眉欢眼笑。谢一聲。一閧而散。琪生对那漢子道。我看足下。一表人材。怎么不图上進。却与這班人为伍。非兄所为。那僕子满容答道。咱原是山西太原人。姓焦名熊。字伏虎。綽号紅鬚。幼習武藝。旧年進京。指望討个出身。聞知嚴嵩弄权。遂轉過來。不想到此。盤費用尽。遇見這些人賭錢。指望落場贏他几貫。做些盤纏。谁想反输与他。受這些狗的凌辱。咱要打他。又沒理。咱要还他。又沒錢。虧得相公替咱遮蓋。是难为了。因問相公姓甚名谁。琪生就与他说却姓名。又取三兩銀子送他作路費。焦熊也不推辭。接在手中。也不等琪生送他。举手一拱。叫声承情了。竟大踏步而去。君贊埋怨道。這樣歹人。盟兄也将礼貌待他。又白白花去若干銀子。可惜可惜。琪生笑道。人各有志。各吝其心而已。若能擴而充之。即是义侠。豈可惜小費。我兩人說了一会。却又講到美人身上。你誇他嫵媚。我贊他娉婷。你说他体態不同。我

說他姿容迥別。直〻慕篤到晚。各歸書房。不知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鮮。

第二回

題佛贊梅香沾惠

詞曰佳人纖手調丹粉。畫成大士。何限相思恨。无端虔禱心相印。楊枝洒作蓮花信。 侍兒啣命来三徑。柳嫩花柔。風雨渾无定。連城返趙蒼苔冷。残红褪却餘香韻。 右調蝶恋花

説這君贊別了琪生。到自己書房。思〻想〻。醜態尽露。自不必説。這琪生亦怨〻如有所失。日〻拿着鳳釵鼻兒上臭一回。懷兒中揣一回。或做詩以消悶。或作詞以致思。而裡做衣襯。夜間当枕頭。一刻不曾釋手。書也无心去讀。飯也不想去吃。只是出神搸魂的。不在話下。

且說這鄒澤清。年交五旬。夫人戴氏已亡。生一女。小字雪娥。年方十六。貞似毛施。才同郗衛。尤精於丹青。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俱是他掌管。鄒公慎于擇婿。尚未允婚。房中有兩个貼身丫鬟。一个喚軽烟。年十七歲。一个喚素梅。年十六歲。俱知文墨。而素梅又得小姐心傳。亦善丹青。二人容貌俱是婢中翹楚。雪娥待以心腹。二人亦深体小姐之意。那日雪娥自菴中遇見琪生。心生愛慕。至晚卸粧。方知遺失鳳釵。次早着人去尋不見。一發心中不快。軽烟与素梅亦知小姐心事。向小姐道。小姐胸中事。料不瞞我二人。我二人即使粉骨碎身。亦不敢有負小姐。但为小姐思量此事。寔为渺茫。思之无益。徒自苦耳。还劝小姐保重身体为上。雪娥道。你二人是我心腹。我豈瞞你。我常操心礪志。処已恒莊。既不肯越礼。又焉肯自苦。只是終身大事。也非

等閑写其後悔。先宁預謀。說罷啼嘘。似欲墮淚。輕烟見小姐愁悶不觧。便去捧過筆硯道。小姐我与你做首詩兒消遣罷。雪娥道。我愁腸百結。滿懷愁苦。寫出來未免益增惆悵。做他則甚。素梅又道。小姐既不做詩。我与你画幅美人頑耍何如。雪娥道。我已紅顏命薄。何苦又添紙上凄京。就是描得体態好處。總是愁魔筆墨。俱成孽障。看手傷心。徒多淚痕耳。画他何用。二人見小姐執性。竟沒法処。雪娥手托香腮悶悶的坐了一会。忽長嘆道。我今生為女流。当使來世脫離苦海。遂叫素梅去取一幅白綾來。少頃白綾取到。雪娥展放桌上。取筆輕描淡寫。畫成一幅大士。与輕烟着人送去裱來。又分付二人道。如老爺問時。只說是小姐自幼許得心願。輕烟捧着大士出來。適遇卿公問道是甚物件。輕烟道。是小姐自幼許的大士。心願今日繳画完的。

卿公取來展開一看。見端嚴活潑。就如大士現身。遂拿着聖像笑嘻嘻的走進女兒房中道。孩兒這幅大士。果然画得好。雪娥笑道。孩兒不過了心愿而已。待裱成了。送与爹爹題贊。卿公笑道。不是我誇你說。若據你这筆墨。雖古丹青名公。当不在我兒之上。若是題贊。必須一个寫作俱佳的名儒。方可下筆。不然。豈不空抹壞了。只是如今那裡去尋寫作俱佳的人。遂躊躇半晌。忽大笑道。有了。有了。前日在菴中題詩的人。寫作俱佳。除非得他來。終好。裱成之時。待我請他來一題。雪娥道。憑爹爹主意。卿公點首。竟抱着聖像笑嘻嘻出去。就着人送去裱褙。不兩日裱得好了。請將回來。卿公就備礼着人去請琪生。琪生正在菴中。無聊思想。但恨无門可進。一見請帖。就喜得抓耳撓腮。正是鳳啣丹詔至。人报好音來。遂急急裝束齊整。同來人至卿家。

鄒公迎將進去。各叙寒溫畢。鄒公道。適有一事相懇先生。既蒙然肯來。真令蓬蓽增輝矣。琪生道。不知何事。乃蒙寵召。鄒公道。昨日小女偶畫成一幅大士。殊覺可觀。恨无一贊。老夫躊計。除非先生妙筆。替題方成勝事。琪生道。晚生菲才。恐汚令愛妙筆。老先生還該別選高人握筆終是。鄒公道。老夫前已領教。休得过謙。就起身來請过大士展開。琪生向前細看。極口稱贊道。灵心慧筆。真令大士九天生色。將夏何能。遂欣然提筆在手。不假思索。一揮而就。

圣像端嚴。遠过瑤宮仙女。神像蕭疏。勝蟾窟姮娥。慧眼常窺苦海。隱隱現于毫端。婆心欲渡恒河。躍躍形諸楮上。洵慈悲之大士。真救苦之世尊。隻字拜揚。休美寔切皈依。片言歌咏。陰光用由瞻仰。沐手敬題。謹舒悃悃。

弟子祝瓊拜跋

琪生之意。句句題贊大士。却句句關着小姐。鄒公那裡意會得到。待他題完。極口稱贊。即捧着大士。对琪生道。还有小酌。屈先生少坐。老夫即來奉陪。遂走向女兒房中道。孩兒你看題得如何。雪娥看完。默知其意。贊道寫作俱工。令人可敬。遂分付素梅。將大士掛起。鄒公出來陪琪生飲酒。問及琪生年庚家世。見他談吐如流。心甚愛慕。竟捨不得放他回去的意思。因道先生在青蓮菴讀書。可有高僧接談否。琪生道。菴中到也幽靜。只是僧家行徑可憎。幸有同館鄭平二兄。朝夕談心。庶不寂寞。鄒公道。菴中恭靜固好。薪水之事。未免分心。誠恐齏素不便。畢竟不是長法。據老夫管見。恐先生未肯俯從。反覺冒瀆。琪生道。老先生雲天高見。開人茅塞。晚生萬無不遵之理。鄒公道。舍間後園。頗有書房可坐。至於供給。亦是甚便的。琪生謝道。雖蒙厚愛

但無故叨擾，于心不安。鄒公欣然便道：你我既称通家，何必作此客態。明日即当遣人奉邀。琪生暗喜，連忙道：領命領命。至晚告别。鄒公尚恐女兒不悦，当晚对女兒道：我老人家終日冗坐，甚是寂寞。今見祝生傾蓋投机，我意欲請他到園中讀書，借他做個伴侶。已约他明日过来。你道何如。雪娥听说，喜出望外，忙道：爹爹处事，自有主意。何必更問孩兒。二人商议已定，只待次日去請琪生。再说琪生当晚回菴，就与鄭平二人说知。飛英倒替琪生欢喜，只有君賛心中怏怏。閒话休題。次早鄒家来接，琪生即歸家告知父母，回到菴中，遂别了飛英君賛，帶一個十四歳的書童并書籍，遂到鄒家。鄒公倒屣相迎，携手同至書房，已收拾得乾乾浄浄。自此鄒公時常出来，与琪生講詩論文，备相傾倒。只是琪生心不在書上滋味。一段精神，全注在雪娥

不能見[illegible]恨無一線可通。一日午後，素梅奉小姐之命到書房送清鄒公。鄒公不在，只見琪生將一隻风釵，看過又看，想过又想，恋恋不捨。少頃竟放在胸前。素梅認得是小姐的物，好生诧异。急跑將转來，对小姐道：奇哉怪哉。方纔到書房請老爷，老爷却不在。只見祝相公也有一隻风釵，后来放在懷中，恰似小姐前日失去的一般。雪娥道：果然奇怪。怎麽落在他手裡。須沒个孩兒去討来便好。輕烟在傍笑道：可見祝相公是个情種。把风釵放在懷内，是時時將小姐捧在懷内一般。雪娥深喜，默然不荅。輕烟又道：若要风釵不难。待人静後老爷睡了，就要素梅[illegible]竟去取討。若果是小姐的，他自然送还。雪娥道：有理。等至人静，[illegible]素梅来到書房門首。只見琪生反着手在那裡踱来踱去，若有所[illegible]。素梅站在門外，不敢進去。琪生轉身看見一

个美貌女子。疑似绛仙谪凡。便深深作揖道。婵娟何事惠臨。素梅含羞答道。我家小姐前日在菴中失去一钗。我辈尽遭棰楚。聞知相公拾得。特求返趙。琪生大驚道。你怎知在我处。素梅道。適缘親眼見的。琪生涎着脸笑道。钗是有一枝在此。須得你家小姐当面来讨。方好奉还。素梅道。妾身有事。乞相公将凤钗还我罷。琪生又笑道。你既身上有事。我就替你做了去。素梅見他只管调情弄舌。渐渐有些涉邪。就转身要走。早被琪生上前一把搂住道。姐姐爱殺我也。若不赐片刻之欢。我死也。我死也。素梅苦挣不得脱身。红了脸道。相公尊重。人来撞見。你我俱不好看。琪生道。夜阑人静。書童正在睡鄉。还有何人。一面说。一面将他按倒單凳之上。素梅料难脱身。口中只说小姐害我。小姐害我。只得听他所为。有词为证。

月掛柳梢頭。为余钗。出画樓。相思整日魂銷。幾甜言切诱香肩漫搂。咬牙闭目。断承受。后来由。風狂雨驟。擔着許多憂。右調黄鶯兒

素梅原是处子。未经風雨。免不失声。琪生雖略略見意。素梅已是难忍。事毕。腥红已染罗襦矣。素梅道。君不嫌下体。採妾元红。願君勿忘今日。妾有死無恨。琪生笑道。只須你情長。我决不负汝。素梅發誓道。我若不情長。向夙不食妾餘。琪生道。情長就是。何必設誓。又搂了半晌。素梅道。久則生疑。快放我去。后边时日甚長。何須在此一刻。琪生遂放手。素梅将衣裙整一整好。同琪生進書房来。琪生灯下看他。一發可愛。素梅道。快将钗与我去罷。琪生试他道。你方纔说小姐害你。分明是小姐令你来取的。怎又瞒我。素梅微笑。琪生愈加盤问。素梅纔把真情与他说知。又笑道。我好歹撮合你们成就。只是不可忘新

忌时。琪生大喜道。你今日之情。我已生死不忘。况肯与我撮合美事乎。因问素梅求计。素梅道。你做一首诗。同凤钗与我带去。自有妙计。琪生忙题诗一首。取出凤钗。一齐交付。又嘱他道。得空即来。切勿使我望眼将穿。遂携手送至角门。不知雪娥見诗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蠢奴敲春梦　一朝驚散鴛儔

词曰。山盟海誓。携手同心。喜孜孜。笑把牙床迤逦。魂销胆又销。今宵終得鴛鴦趣。　绣带含羞解。香肌着玄親。恨蠢奴何事虚驚。又打断我風流佳興。　右調怯娥眉

说這素梅拿着诗与凤钗進来。递与小姐。又说。说相公许多思慕之意。雪娥且不看钗子。先将诗打開一看。却是七言绝句一首。

主人不解贈相思　可念蕭郎腸斷诗
空抱凤钗憑寄恨　徒教花月笑人痴
雪娘愛卿粧次　薄命生祝瓊泣筆影

雪娥看到空抱凤钗憑寄恨這一句。長嘆一声。轻烟在傍道。據他诗意。求知小姐一片苦心。礼先往而不答。小姐何不步他韵。也做一首回他。使他晓得豈不是好。雪娥道。我是一个闺中弱女。怎便輕露手筆。素梅道。小姐差矣。既要訂终身之约。何惜片纸。若恐先名。則说谢他还钗亦可。雪娥情不能制。又被二人说動机関。就也依来韵和诗一首。仍着素梅送去。素梅依旧出来。门已高闭。只得回来。到次晚纔得送去。琪生折開一看。見是和韵。

梦魂不解為谁思　悶倚阑干待月時

愁積风欽歸欲断　幾回无語丟先瘦
琪君才人文儿　弱質女鄒雪娥端肅和

琪生讀畢。狂喜異常。遂起身摟着素梅道。這道優貴。卿之力也。這番該謝月老了。又欲与他雲雨。素梅道。昨晚創苦。今日頗覺狼狽。俟消停兩日。自当如命。君且强忍。以待完膚。琪生見他堅執。也不相强。又制一詞。折做同心方勝兒。遞与素梅道。与我多多拜上小姐。些些恩些德。已銘肺腑。但得使我親覿芳容。面陳寸衷。方好。若再遲遲。恐為死灰焦骨。不獲剖肝露胆。雖在九泉之下。不能死恨于小姐矣。素梅咲道。好不識羞。那見要老婆的。是這等猴急。你若不遇我時。就急死了。看從來睬你。琪生咲道。你須快些与我方便。那時你也得自在受用。素梅咲了一口。一逕往內來見小姐。將詞呈上。雪娥一看。却是短詞。

咏惜鳳雛歸去。今卿恩迸飛來。拭却盈盈淚眼。翻悲成爱度
日勝如年。時掛相思債。嫵知否。孌宗態。早廋生卿。莫待枯焚。

右調泣相思

雪娘愛卿粧次　沐恩生祝嫂拜書

雪娥看罷。鍾情愈痴。不覺潸然淚下。素梅挃烟齊声道。小姐你兩下既已心許。徒托紙筆空言。有何益处。不若约他來当面一決也好。雪娥道。羞人答答的。這却如何使得。二人又道。佳人才子配合。是世間美事。小姐你是个明達的人。怎不思反经濟权。效那卓文君故事。也成一段风流佳話。若拘拘礼法之中。不过一村姑之所為耳。何足道哉。当面失却才子。徒貽後悔。窃为小姐不取也。雪娥呻吟不語。二人見如此光景。亦沒擺佈。看看雪娥日覺消瘦。精神愈憊。那琪生雖得

素梅時來救急。必竟心有小姐。餓眼將枯。就是有素梅傳消遞息。詩詞往來。終是虛花。而下愈急愈甚。一日素梅到館。琪生求他設計。素梅道。我窺小姐之意。未必不欲。急成。只是得着我們不便。所以欲避嫌疑。不好來約你。今我將內裡角门。夜間虛掩。你竟闖將進去。則一箭而中矣。琪生喜道。既如此。就是今晚。素梅道。他今日水米不曾粘牙。懨懨而睡。那有精神對付你。料然不濟。还是遲一日的好。二人说完话。又行些不可知的事。方纔分手。到次晚。恰好鄭公不出來。琪生老早催書童睡了。一路悄悄走將進去。果然角门不閉。輕輕推開。望見裡面有灯。想必就是小姐卧房。戰戰兢兢。走到门口。一張。裡面並無一人。想道奇怪。莫非差了。因急急復轉身。只見角门外一个人。點着紙灯走將來。琪生大驚。暗叫苦不迭。正沒个躲處。遂潛身伏在竹架边。偷眼一覷。來的却是一个標致丫鬟。暗想道。素梅曾说小姐房中。还有一个貼身丫鬟。名喚輕烟。莫非就是他。到好个人。鬼壞他过去。遂大着眼。從背後悄悄走上。搭着他肩。問道。你可是輕烟姐姐麼。輕烟驀然見個人走來。着實嚇了一嚇。忙推道。是誰。及回頭看時。却認得是琪生。已有三分憐愛。便道。你是祝相公。到這裡來何幹。這是我小姐卧房。豈是你進來得的。琪生見说果是輕烟。便來摟他。輕烟待要跑時。灯已打熄。被琪生緊緊抱住。輕烟道。休无礼。我喊將起來。想你怎么做人。琪生見不能過。说道。就有人來。寧可同死。决不空回。竟按倒行强。輕烟道。這事也得人心願意肯。怎就硬做。琪生笑道。愛卿情切。不得不然。一面就去扯裙扯褲。輕烟纏得氣力全無。着他道。快些放手。小姐來了。琪生哄道。不妨。正要他看我們行事。輕烟哀

求道。待我明日。到你書房裡来罷。此時决不能奉命。琪生也不答应。只是歪纏。輕烟沒奈何道。從便從你。只是這路口恐人撞見不雅。我与你到角门外空房裡去。琪生纔放他起来。隙隙揑着他手。同往角门外。輕烟又待要跑。被琪生抱向空房深处。姿意往蕩。正是

未向午门朝鳳闕　先来花底序鴛班

原来輕烟年雖十七。尚未經破。一段嬌啼婉轉。令人魂銷。琪生兩誠含苞。其樂非常。雲雨已畢。琪生見他愁容可掬。愈加憐愛。摟在懷裡。悄悄問道。小姐怎麼不在房中。輕烟道。老爷見他連日瘦損慵於茶飯。特意請他过去。劝他吃些晚膳。想此時將散了。放我去罷。琪生遂要温存片晌。忽听得鄒公一路说话出来。却是親送女兒回房安歇。輕烟忙推開琪生。一溜而走去了。琪生沒命的跑到書房。忙將閂上。还喘息不定道。幾乎做出来。又想道。料今晚又不濟事。竟上床睡了。到次日闻知鄒公在小姐房中。又不曾進去。一連十數日。毫無空隙。琪生急得無計可施。只是長吁短嘆。一日薄暮。正在無聊之際。只見素梅咲嘻嘻的来道。失賀失賀。琪生道。事尚未成。何喜可賀。素梅道。又来瞞我。新得妙人。焉敢不賀。琪生料是曉得輕烟之事。便含糊答应道。不要取咲。且说正话。今晚何如。素梅道。我正為此而来。老爷連日勞倦。已睡多時。你竟進来不妨。素梅说完先去。琪生隨即也就進去。到房门口張看。只見小姐雲鬓半挽。星眸不展。隐几而卧。素梅与輕烟在灯下抹牌。二人見琪生進来。便掩口而笑。琪生走向前。輕輕摟抱小姐。以臉偎香腮。雪娥夢中驚覺。見是琪生。嚇了一跳。羞得滿面通紅。忙要立起身来。琪生抱住不放道。小姐不必避嫌。小

生为小姐。魂思夢想。廢寢忘飡。又蒙小姐接我以詩。終身之約。不言而喻。情之所鍾。正在此時耳。何必作此兒女之態耶。婚姻喜悔亦办道。小姐你二人終身大事。在此一刻。我二人又是小姐心腹。並無外人得知。何必再三疑慮。只管推阻。處此良夕。雪娥含羞。深道。妾之心事。非啚淫慾。只为慕才使然。故不惜自媒。越礼多露。貽譏。君如不信請觀妾容。然猶恐一朝訂約。異日負盟。令妾有白頭之嘆。君亦当審處耳。琪生听到此処。就立起身來。擕着小姐手道。小姐慧思我兩人何不就在灯前月下。明心見性。誓同衾穴。何如。遂雙雙在堦前同發一誓起來。雪娥拔下鳳釵。向琪生道。当初原是他为媒。你还拿去以为後日合欢之驗。又題詩一首。贈与琪生道。

既許多才入綉幃　芳心渾似絮沾泥

春山倩得張郎畫　不比臨流捉筆題

琪君良人　尋愛妾鄒氏雪娥斂衽書

琪生將詩玩索一遍。然後將鳳釵与詩收訖也。題詩一首答道。

感卿金鳳結同心　有日于歸理瑟琴
從此嫦娥不孤另　共期偕老慰知音

雪卿可人唱隨　沐恩夫祝瓊題贈

雪娥也收了。琪生又將小姐摟着同坐。情興難遏。意欲求歡。連催小姐去睡。雪娥羞澁道。夫妻之間。以情为重。何必貪此片刻歡娛。琪生刻不能待。竟摟着小姐到床前。与他脫衣解帶。雪娥怕羞。將臉倚在懷内。憑他去脫。琪生先替小姐脫去外衣。解開内掛。已露酥胸。雞頭嫩剥。伸手去指弄。滑膩如絲。情興愈濃。忙將自巳巾幘除去。卸下外

衣。正待脱小衣。忽闻外边一片声乱叫相公。唬得他四人魂不附体。雪娥忙对琪生道。你快出去。另日再来罢。琪生慌慌张张。巾也没工夫戴。就拿在手中。挟着衣服。拖着鞋子。飛奔出来。轻烟忙将角门閂上。琪生奔到書房。原来是書童睡醒起来撒尿。看見房门大開。就去床上一摸。不見相公。只说还在外边步月。時乃十月中旬。月色皎然。及走至外边。四下一看。並不見影。叫了两声。又不应。尋又不見。一時就害怕起来。因此大声喊叫。琪生回来。听見這个缘故。心中恨極。着實狠打一个半死道。我去外边出恭。自然進来。你怎麼半夜三更。大驚小怪。驚唬人。好生可悪。今後若再如此。活活打死。正在嚷罵。郤公着人出来查问。琪生回道。我起来解手。被書童梦魘驚唬。在此打他。那人見说。也就進去。琪生就分付書童快睡。自已郤假意在门外閒步。心中甚急。好不难过。闻得人俱安静。書童哭了一会。也自睡了。遂放心又摸進去。谁知角门已閂。轻轻敲了两下。並无人应。低頭垂手而回。跌脚苦道。一天好事。到手功名。被這蠢奴才弄壞。愈思愈恨。走向前将書童打上几下。書童驚醒。不知又为何事。琪生無计可施。只得脱衣登床。偏睡不穩。细细摹擬。只管思量。只管懊惱。情极不过。又下床来将書童踢上几脚。半夜之間。就将書童打有一二十頓。這是那裡说起。登時自已氣得身上寒一会。热一会。病将起来。只這一病。大有關碍。谁知同林鳥。分開各自飛。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歡友活遭瘟　两次清嚐稀味

詩曰　風流尝尽風流味　始信其中别有香

五味調来𢘤味美　便宜単占人中黄

話説琪生好事将成。為書童驚散。一夜直到天明。眼也不曽合一合。老早起来。就意頭眩。意欲再去復睡片時。只見軽烟拿着一帖進館。琪生展看却是一首小詞道。

劉郎誤入桃源洞。鸞起鴛鴦夢。今宵訴出百般愁。覷面兒教人知重。灯前説誓月下盟心。直恁多情種。　携雲握雨顛鸞鳳。好事多磨弄。忽分開連理並頭。残更挨尽心如痛。想是縁慳。料应薄倖。不為妬花風。

右調一叢花

琪君良人　心鑑　辱愛妾鄒雪娥斂衽製

琪生把玩。喜動顔色。对軽烟道。昨晩心胆皆為蠢奴驚破。臨後進来角門又閂。几乎把我急殺。今早起来。身子懶意不爽。又承小姐約我今晩来約賢卿須来迎我一迎。軽烟道。我们嚇得只是発戦。若早来門閂好在西角。掛着一把鈴。纤那裡晓得這様的事。一頭説。一頭将手去摸生額上。道。有些微熱。不要到風地裡去。須保重身体要緊。我去报与小姐知道。琪生道。我這会頭目昏黒。不及回書。煩姐姐代言鄙意。説今晩相会總容面呈罷。軽烟点頭。急急而去。琪生纔打發軽烟進去。轉身書房愈覚天旋地轉。眼目昏黒。立脚不住。忙到床边倒身睡下。将帖壓在枕下。不一時渾身発熱。寒戦不已。鄒公聞知。忙来候問。延医看視。薬还未服。只見素梅軽烟二人。斉至問候。手中拿着両个縁包道。小姐聞知相公有恙。令我二人前来致意相公。教千萬不可煩燥。耐心調理。少不得相会。今晩不能去也罷。若有空時。小姐自已出来看你。候你玉体少安。自然来相約。令我切切来勸這

是十月銀子送你名藥餌之用。這是二兩人參。恐怕用着。又將謝公若要甚物件。可對我們說。好送來。他如今親自站在廊門口。說你可有甚話說。琪生感激不盡。說道。蒙小姐與姐姐這番周念。叫我何以報答。與我多多拜上小姐。說我无大病。已竟漸漸好。教他不要憂心減損花容。少刻若能平復。晚上還要進來再容當面拜謝。致呈款曲。若缺甚物件。自來取討。不勞費心。小姐自已珍重。方慰我心。輕煙就將參銀放在琪生床裡。素梅又替琪生蓋好。彼二人摩摩摸摸。百般疼熱。恨不能身替。怕有人來。含着淚汲致囑而去。琪生悶欲合眼。適鄭飛英同平君贊二人來探望。見琪生病倒。就坐在床邊問候。卿公也出來相陪。琪生見二人來。甚心中歡喜。勉强扶病坐起。平君贊就去拿枕頭。替他撐腰。忽見枕下一帕。寫出愛姿兩個字。就留心悄悄取來放在袖中。與琪生談了一會。趁起身小解。悄悄一看。如君贊想道。這女子怎麼被他弄上手。大奇大奇。然而當日最是兩人劍見。烏知他不屬意于我。你卻獨自到手。教我空想。殊為可恨。就心內籌算。在外頭了一會。進來約飛英同去。卿公因二人路遠。甚欲留二君。贊道。只是晚生還有不得已之事。未曾料理。容日再來領擾罷。琪生亦再三款留。飛英也道。我們與祝兄久闊。又未竟談。且祝兄抱恙。不忍遽回。又蒙賢主人愛客。我們明日去罷。君贊道。小弟京核來際。但有一舍親赴選。明日起程。不得不一餞耳。琪生特在知己。便取笑道。盟兄為甚麼只存熱灶添火。不肯冷灶增柴。這樣勢利。卿公與飛英大笑。君贊聞言如刀鑽入肺腑。仇恨切骨。勉强陪笑道。不是這等說。小弟還要修一封書寄進京去。候个朋友。不專為一餞而行

再不然可留飛英兄伴兄。一談。小弟明日再來把臂如何。飛英道既
是學兄有正事不可誤他。小弟在此。明早回羅君贊隨即別却三人
倖々而去琪生忽偶大病。因連日辛苦。又受了些寒。吃了些驚。着了
些氣。一時發作。醫生用些表散藥服了。就漸々累好。那枕下帖子是
昏瞶時所放。竟影也汜不得。雖不能作巫山之想。却因身体尚未全
愈。小姐又分付今晚不要進去。遂与飛英談心倒也沒有排碍。飛英
直至次早方回。雪娥諸人時常偷瞭。紹安自不必說。且說君贊在路
上切齒恨道這窮鬼畜生。我因你有些才華。所以与你相好。你倒狹
占美人。我不怪你也就彀了。你反当面訕誚我勢利。剝我面皮。戲浮
我。还有些家私。难道反不如你這窮鬼。倒要去奉承人不成。如此无
禮。好生輕薄。可恨可恶。須擺佈他一番。緩出我這口恶氣。却又想道。
那个好女子。可惜是這窮鬼独占。我怎的設个法去親近他一番。死
亦瞑目。心内左思右想。再无計策。因取出詩帖展玩。一番。兴動。正
是一條計生。忽然点頭道。必須如此如此。使他迅雷不及掩耳。萬无
不妥。赶至家中。做起一張揭帖。夾人謄清。放在身边。次日又到琪生
舘中。君贊假作驚慌之狀道。昨日失陪負罪不浅。今日特来報兄一大
件禍事。作速計較。就袖中取出揭帖。遞与他看。琪生接过一看。寫道
揭為潔廁宮墻汚蔑紀綱。大傷風化。獄法事。今有悪衿祝瓊。雖讀
孔圣之書。卑越先王之礼。不思投筆跳龍門。慣為鑽穴。那想占鰲
扳月桂。惟解偷香。正是賣俏班頭。宣淫領袖。鄒氏翁。里中仁德。為
憐才而招聘祝姓子。人中禽獣。指假館以吞鳳。既已升堂。復入乃
室。不止窺穴。又踰其牆。摟处子。鄒翁女也。彼丈夫祝姓子缺乞其

不足。更有不可知者。又頎之他。揆之何必问鸟彼施此受。在女子犹宽其责。先强後從。於士人必何其泳。凡属同人。鸣鼓而攻。犹晓合里人民。鼎烹而食何傷。於是謹修短揭遍告合城。共遥溪衿。以肅閨化是揭。

琪生不看則已。一看就驚得面如土色。半日不能言语。氣得发昏。濱如雨下。君賛道。此一張是我看見。故此揭来。外边不知还有多少哩。此事非同兒戲。関係两家的身家性命。盟兄快些筹畫。要緊。小弟告别。琪生扯住说道。兄且不要去。为今之計。何以策我。君賛道。此事鄒老想未必知。若得知時。怎肯与兄甘休。我想别无计較。千萬方着走为上着。秉他未知。快些走罷。此是妙計。琪生道。若是走時。家裡是藏不得。还是到那裡躲避好。君賛道。隨波处去。且到我家去住几天。再作區处。琪生再不细详其理。一味愁惧。遂弄得没主意。就悄悄帶了書童。急跟君賛到家。君賛就安他在小面書房内住下。琪生暗想道。這禍是那个契的。這揭帖又沒名姓。我這事神鬼不知。外边人怎麼曉得。就是曉得。与他何因。便出帖揭我。再摸頭不着。又想道。我也罷了。只是害了小姐与輕烟素梅三人性命。豈不教我痛殺。不如死休又反自解道。莫忙。且听消息何如。思来想去。不覺大哭。到次日就打發書童回家安慰父母。因分付道。如老爺奶奶問時。只说相公是因个朋友有要緊事約往象山縣去。不得回家面说。如呌小的来说你也不必来了。切不可说我在這里。萬一鄒家有人来問。也是如此答應。不可有误。書童急声而去。不说琪生在平宅。且说鄒家不見琪生主僕二人。好生驚異。只道有要緊事到象山去了。鄒公也就不問。不

住话下。单说君賛用调虎离山之计。将琪生藏在自己家裡。私自想道這畜生雖然调开。只是我怎麽到郤家与小姐相会。就是相会怎能使他必從。想一想道有了。我不若执他情诗。到明日晚上。竟悄ゝ走進房中。若順我就罷。若不從時。我将此帖挟制他。不怕他不從。豈不妙哉。於是偹酒到書房。与琪生同飲。慢ゝ試探他的事情。往来的路逕門户。琪生是个忠厚人。見他患难相救。信为好人。遂将情告訴一毫不瞞。君賛甚是揚ゝ得意。正合着两句古語道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次日君賛出城。到蕭村先尋了着脚之所。到晚帶着情诗。望郤家後園来。時值十月下旬。没有月色。君賛為人素性畏鬼。這日為色所迷。大着膽前来。緣墙过几家門首。忽聞背後悉索之声。却是自家衣服上抓了一根刺枝子。拖在地上响。他那里曉得。天又黑暗。听得背後响。回頭又不見人。登時毛髮皆竪。还强掙扎往前行走。响ゝ漸ゝ緊急。他心中更怕道古怪。及站住听時。又不响了。及移步走時。又响起来。嚇得渾身汗如雨下。被風一吹。一連打了十几个噴嚏。一發着慌。将自己額上連拍几下道。啐ゝ。假意發狠。捲手露臂道。是甚邪鬼敢来近吾。我是不怕的。口雖如此說。却心慌意乱。不管是路不是路。一味乱走。脚底下却七高八低的。愈走得快。愈响得高。儼然竟像有个人赶来一般。他初時还勉强掙挫。脚步不过畧放快些。到後来听得背後响声越狠。只不离他。就熬不过怕。只得没命的飛跑起来。誰想這件東西偏也作怪。待他跑時。這東西在他脚上身上。乱撞乱打。他見如此光景。認定是個鬼來迷他。只顧奔命。口中乱喊。菩薩爷ゝ救

我心虛胆戰。不料一个倒栽葱。跌在糞窖裡。幸喜糞只得半窖。只齊
頸項淹着。渾身屎浸。臭不可言。地窖又深。不能上来。欲待喊叫。開口
就淌進屎来。連氣也伸不得。一口拚命挨至天曉。幸一个人来出恭。
纔看見。即去叫了人来撈起。君賛站在地上。淌頭淌臉。屎塊只是望
下滚来。還有兩隻大袖。淌淌盛着。一毫未動。連連把巾除丢地下。將
衣服脫下。到河边去洗臉洗身上。却沒有褲子換。下身就不能洗。遠
近人来看的。何止一二百人。看了咲个不止。俱怕腌臢。誰来管他。起
先糞浸之時是暖的。故不覺冷。如今经水一洗。寒冷異常。登時發
起戰来。青頭紫臉。形狀一發难看。正在危急之際。鄒公領着家人拿
衣服来与他洗換。原来鄒公家住在前边。有個小廝也来观看。認得
是君賛。回去當笑話報与鄒公。鄒公就怅来救他。見君賛惡狀难堪。
怅問其故。君賛又羞又惱。答道。昨夜為鬼所逐。失脚跌下去的。鄒公
咲道。那裡有這事。分付家人快將平相公衣服拿去河中洗淨。家人
去取衣服。却提起一根大刺針條子来。鄒公大咲道。我說那裡有鬼
逐人之理。原来是這件物事乎。兄為他吃了苦也。君賛方纔明白。又
氣又苦。又好咲。鄒公遂同君賛到家。重新沐浴更衣。因而留宿。君賛
暗思道。我為小姐吃此大苦。他怎知道。幸喜就在他家宿歇。真是緣
法輻湊。但只是沒有情詩。就沒了把柄。怎麼処。又道。罷罷。左右是破
相了。好歹走他一遭。万一做出来。不妥時。就惡失了這老者。也不為
希罕。难道我有甚事求他不成。若是僥倖妥帖。也不枉我這一番苦
楚。算计已定。直到晚上。待鄒公進内。人已静悄。他却尋路一般。也到
角门口。角门関得緊緊。他就將门彈了兩下。恰好素梅在堦沿上頑

要听得门响走来问道是谁君賛道我是琪生素梅一時懞懂不察聞得是祝郎正在渴想之時怕將門開了上前一看䀫了不像便又问道你是那个君賛道实不相瞞我是平君賛来見小姐的素梅怒道該死胡说还不走你娘路去墊你的粪坑君賛見罵得切实頓足道墊你糞坑這句话罵得我刻毒罵得我狠我也那裡尋這樣一句毒的回他纔好便道你這偷琪生的精休得口强有把柄在我手裡好了叫小姐出来便罷不然我若恼起来叫你們俱不得乾净素梅見他话有来歷便道你既要見小姐且站在门外待我通知再来接你君賛見他口軟以为中计料道必要帖点頭簸脳道我在此立等你去说来素梅依旧將门関上跑来对小姐道不好了祝郎不知有甚破綻落在早間那個平臭䝨眼裡他公然来硬做好生無狀怎麼

哄他雪娥嚇得啼哭起来挃烟也急得沒法想一想生个急智对小姐道说不得了我有一计在此万一事声張我与素梅自去承当决不累小姐雪娥拭淚道你有何计挃烟道小姐不要管我也不要則声只憑我与素梅做来便見管教他又做落湯雞回去因走向素梅耳边道如此如此素梅笑道好计我去招他来挃烟待素梅出来就將外门閉緊素梅走去復開角门抱怨道我为你去说不打緊倒將我二頓肥罵君賛道他难道不怕死素梅道你這人原来是个活現世報那裡有外人欲見小姐倒教了頭去明说的理縱欲相見也避嫌疑自然不肯君賛被他一句提醒便笑道好个伶俐好人说得是待我自去會他如何就走進门来素梅將角门仍旧閂好同他到外门口君賛就去推了一推那裡推得動向素梅道怎麼得進去素梅

低〻說道傍边墻上有个雪洞你從那裡進去甚便素梅就領他到洞边君賛見雪洞甚小只好容一身裡面却明幌〻的点青灯君賛道也罷我從這裡進去你須拚我一操素梅当真将他身子操起君賛遂探頭鑽入雪洞将及半截身子之時素梅咳嗽一声裡面軽烟早将他頭髪揪在手中外面下半截身子又被素梅捺住君賛両隻手又㩳〻的挤在雪洞裡内外夯〻從下蹳很捺住几乎連肚腸俱踹出来君賛両頭受虧疼不可忍正待要叫喊只見軽烟一手揪髮一手拿着一把又大又火的快剪子在他臉上剌一下道你若則〻声見我立時截断你的咽喉子君賛連忙道我再不敢則声千万莫動剪子只求略放鬆些我腸〻墬出又叫道外边的好奶〻我的脚筋已被踹断再不放鬆時我的屎就壓出来了一会又哀求道二位

奶〻我從今再不敢放肆求饒我罷我渾身疼死也疼得叫苦連天将娘〻奶〻無朕不叫雪娥在傍倒转愁为笑軽烟数說罵上一会向道你說把柄在那裡君賛道其实有詩一首昨日被屎浸爛一時沒有軽烟与素梅不信将他遍身乱搜果然沒有軽烟道你怎的敢進来死怵好〻实說我就饒你若有半字糊塗只是揌死你便罷君賛不肯說軽烟与素梅就使力齊往下只一捺君賛疼得話也說不出来軽烟将他臉上又是一剪子君賛骨節鬆蘇頭面甚痛只是要命遂将得詩做揭帖嚇他逃走自已進来緣由直招三人也暗自吃驚又問道聞祝相公往象山去了可是為此事躲避麽君賛道正是軽烟又叫小姐将筆硯接過来又取一張紙放在他面前却将繩一根從雪洞内塞过去叫素梅将他両脚捆除又帶住一隻左手又

将一根绳扣在他頸項。一頭繫在桌榔上。然後将他一隻右手探出。对他道。你好〻寫一張服状与我。饒你。羅君賛見他手段。不敢違拗。忙於筆問道。还是怎樣寫。拴烟道。我说与你寫。君賛依着寫道。

立伏状罪衿平寰。成于四月初八日。在青連菴遇見鄒澤清家小姐。遂起淫心。妄生奸计。不合诬鄒氏与同窓祝琪生有染。遂假搆揭帖。飛造穢言。包藏禍胎。挑起釁端。欲使兩下與戈。自得漁翁之利。不料奸谋不遂。惡念復萌。又不合于本年十月廿九日黄夜突入绣房。妄在強奸。鄒氏不從。大喊救人。竟為家人捉住。决要送官懲惡。是惡再三懇求。保全功名。以待自新。故蒙赦免。恭惡痛呲。此情是实。隻字不虛。恐後到官。死無憑。立此伏状存案。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立伏状罪衿平寰（押）

寫完。又叫打上手躧。拴烟交与小姐收好。却笑对君賛道。死罪饒你。活罪却饒不得。待老娘来服事你。遂将他頭髮剪得精光。又一手扯过淨桶。取碗舀屎。将他耳眼口鼻舌俱塞满〻。把黑墨晳也打一个花臉。然後将绳解開。放他就往外一推。跌在墻下。素梅遂怕他放賴。忽〻跑過来。相幫拴烟。擬着淨桶出来。二人一隻碗。𢽅漿潑。君賛没頭没臉。乱澆将来。君賛被推出雪洞。正跌得昏天里地。遍身疼痛。見他二人又来澆屎。急〻抱頭跑出角门。如飛而去。拴烟二人閂上角门。一路笑将進来。雪娥也微〻含笑。三人進房议論。又想祝郎不知此信。未免留滞家山。怎的寄信与他。叫他回来。三人愁心。自不必細说。閒話畧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自巳愛情郎又使別人挑担
詞曰喜誤情人見而嬌羞倒在郎懷護持一点待嫌譜又恐即难
詩待　教妾桑心費考遊蜂何処安排权將窃玉付讀梅翻
代半宵恩愛　右調西江月

說這君贊又弄了一身臭屎出來。這一遭見上到头。口内却多。竟有牝〻賞鑑在肚裡。此是恨道。活遭瘟。連日怎麼慣行的是屎運。這樣美味。其实难當。幸而房中有炉。又有一壺茶。取些數了口。脫却外衣换却頭臉与身上一壺香茶。用得精光身上得只是稀臭。心内想道天明鄒老出來。見我這樣。斷發文身。成何体面。就有許多不妙。不若乘此時走了。跳過墻垣而去。天巳微明。急〻回來。到得家裡。無頓入內。竟入書房。塞翁氣倒椅上。合家大驚。琪生也喚起來。問知這般氣象。就進書房来省視。却遠〻望見兩个女人。在經面。那一個年少的真正是天姿国色。美艷非常。那女子臉正向外。見琪生進來。也偷看儿眼。琪生魂迷意惑。欲要待步細覩。却不好意思。只得退出來。心中躊躇。今日必來着相思債主也。你道那二女子是誰。原來君贊父母双〻在家中。止一妻一妹。那个年長些的。是君贊妻陳氏。也有六七分容貌。却是一个醋葫蘆。也婆〻。君贊畏之如虎。那個年少的。正是君贊妹子。名字婉如。年方十六。生得傾城傾国。嫵媚無比。櫻桃一点金蓮三寸。那一双俏眼。如凝秋水。真令人魂銷。女工自不必說。更做得好詩。彈得好琴。父母在時。也曾許過人家。不曾过门。丈夫就死了。竟做個望门寡。哥〻要將他許人家。他立志不從。定要守孝三年。方纔談親。故此尚未許人。房中有个貼心了鬟。名喚絳玉。年十八歲。雖不比

小姐容貌却也是千中選一的妙人。也会説几句話。心美机巧。事事
可人。君賛時時羨慕。曾一日去偷他。他假意許他道。你在書房中守
我。待小姐睡了就来。却不可点灯。点灯我就不来。君賛連忙道。我不
点灯就是。你須快来。惹揚揚先去。這绛玉眼淚汪汪来去一五一十
告訴陳氏。陳氏就要發作。绛玉止道。大娘不要性急。我有一计。如今
到晚將如此而行。陳氏喜道。此计甚好。遂到書房。绛玉也隨在背後
其色昏黑。君賛正在胆戰心驚的害怕。惟恐鬼来。听得脚步响。慌问
道。是誰。绛玉在陳氏背後应道。是我来也。君賛喜極。跑上前將陳氏
竟摟在懷内。摩来摸去口内無限不唧。陳氏只不則声。君賛伸手摸
着他下体道。好件東西。我大娘怎如得你的。這等又肥又軟。陳氏也
不則声。君賛弄得慾火如焚。就去脱他褲子。陳氏搊的大喊一声。君

賛竟嚇了一跌。被陳氏一把頭髮揪在手中。拳打脚踢。大罵道。我把
你這沒廉耻的東西。釣做得好事。平日也是我。今日也是我。怎麽今
日就這般有興。得隙処這等賛得有趣。难道換了一个不成。怎又道
大娘不如你的又肥又軟。你却不活活見鬼。活活羞死。説完又是一
頓打。绛玉恨他不过。乘黑暗中向前將兩个拳頭在他背上如擂鼓
一般。恨命的擂了半日。他那裡知道。只説是陳氏打。他疼不過。喊道
你今日怎麽有許多拳頭在我後心乱打。我好痛也。陳氏又氣又好
笑。君賛只是哀求。幸虧姨子出来解劝。方罷。自此君賛遇見绛玉反
把頭低着相也。不敢相他一相。豈不好笑。前話休題。再説君賛氣倒
椅上。衆人不知其故。見他頭髮一根也沒了。满臉黄的黃。黑的黑。竟
像个活鬼。大为驚駭。又見满身稀臭。俱是爛屎。污穢觸人。就替他換

下衣服。取水洗澡。陳氏向他緣故。只不荅應。君賛連吃了两番啞苦。胸中着了臭物。吃了驚。又被程烱二人两頭捺上捺下。闪了腰跨。就染成一病。寒熱齐来。骨節酸痛。睡在書房不題。一日琪生欲到書房去看君賛。剛剛跨出房門。恰好与婉如撞个滿懷。几乎將婉如撞了一跌。還快琪生手快。連連扯住。原来婉如獨自一人。也要到書房去看哥哥。因這條路。是必由之地。要到書房。定要打從琪生門首經過。婉如纔到門口。恰值琪生出門。故此兩身相撞。琪生扯住婉如。遂作揖道。不知觀音降臨。有失迴避。得罪得罪。婉如原曉得琪生是哥哥朋友。今見是他。回嗔变喜。也還了一礼。微微一笑。跑向書房去了。琪生直望他進了書房。纔復進房来。欢喜道。妙極妙極。看他那嬌滴滴身子一段柔媚之態。羞澁之容。愛殺我也。琪生何幸今日却撞在他綿軟的懷裡。猶他些香氣。我好造化也。又想道。看他方纔驚羞舉甚是有情。他如今少不得回去。待我題詩一首。等他決將從窗眼丢出。打動他一番。看他怎樣。只不知他可識字否。不如將鳳釵包在裡面更好。不一會。婉如果至。纔到窗前。就丢下一个紙包来。婉如只道是自己東西。遂拾在手中。又怕撞着琪生。忙走不迭。琪生見他拾了去快活不過。說這婉如走進房中。捏着紙包道。這是什麼東西。打開一看。是一枝鳳釵。不知是那个的。又見紙包內有字。上寫絕句一首

梦䰟終得傍陽臺　神女驚從何處来
欲寄相思聊措筆　美人看意鳳頭釵

婉如看完。知是琪生有心丢出的。暗道。那生才貌两全。自是風流情種。我想哥哥。見如此才人。不与我留心擇婿。我後来不知如何結局

我好苦也。不覺淚下。又想道或者他已有聘親了。哥々故不着意。正在猜疑。恰好絳玉走至面前。婉如收不及。已为看見。絳玉問道。小姐是那裡来的釵子。把我看々。婉如料瞞不过。遂遞与他。絳玉先看鳳釵道果是好隻釵子。及看詩暗吃一驚。笑道是那个做的。婉如就將撞見琪生拾到緣由告訴他。絳玉見小姐面有淚容。寬慰道。這是狂生常態。小姐置之不理便罷。何必介懷。婉如道這个不足介意。我所慮者哥々如此光景。恐我終身無結果耳。絳玉已曉得小姐心事。便道。祝生既有情于小姐。又有才貌。若配成一对。真是郎才女貌。却不是好。婉如道這事非你我所論。权在大相公。絳玉道。大相公那知小姐心事。恐日後许一个俗子。悔之晚矣。小姐何不写个字兒叫琪生央媒来与大相公求親。他是大相公好友。自然一說就允。婉如道痴了頭。若如此乃是自献了。豈不愧死。婉如说完。長嘆一声。竟往床上和衣睡倒。絳玉將鳳釵与詩就替小姐收在拜匣內。不題。再說琪生又过數天。見婉如小姐並無動靜。又不得一見。惆悵不已。心中又掛念雪娥三人。忽想道。我在此好几天。並不聞外边一些信息。想已沒事平兄。又病倒。我只管在此擾他。甚不过意。不若明日回去。再作道理。因又想道。我的美人呀。我怎的捨得丟你回去。遂一日鬱々不樂。連房門也不出。一直睡到日落西山。起来。独自一人悶々的坐了一会。連晚飯也不吃。竟閉门上床。頭方着枕。心事就来。一会掛牽父母。一会思想雪娥三人情分。一会又想到婉如可意。翻来覆去。再睡不着。坐起一会。睡倒一会。心神不寧。五内乱攪。不一時。月光照窗滿室雪亮。遂起来開门步月。只見万籟无声。清風淅々。口中低々念

道小姐小姐。你此時想去睡了。怎知我祝琪生尚在此擡床趨魂泼眼將穿。鳳釵信息。几時到手。因走下堦。对月歎獻獨自立上一会信步閒行見对面一门未関。探頭去張。却是小々三間客座。遂駿進去閒玩倒背又是一條小路。走到路盡頭。又有一门也不関。進去看時。只見花木陰濃。盆景砌疊。正看之際。忽聞琴声响喨。側耳听。之其音出自花架之後。遂悄々隨声而行。轉过花架。遠々見兩个女子在明月之下。一个彈琴。一个侍立。琪生輕々移步。躲在花架前細看。原來就是小姐与絳玉。琪生在月下。見小姐花容。映得如粹一般。儼然是瑤宮仙女臨凡。登時一点慾心如火。按捺不住。恰好絳玉進去取茶。琪生思道。难得今日這个机会。從此一失。後会难期。乘此時拚命向前与他一決。也免得相思。羞色胆包身。上前抱住婉如道。小姐好

忍心殺人也。把婉如一嚇。回頭見是琪生。半嗔半喜道。你好大胆。還不出去。遂將手來推拒。琪生緊々不放。急道。小姐我自睹芳容之後。如你度日如年。想得肝腸欲斷。日々懸々待死。我又未娶。你又未嫁。正好做一对夫妻。你怎薄情至此。婉如道。你既讀書。怎不達礼。前日以情詩挑逗。今日又黑夜闖入內室。行此无礼之事。是何道理。快些出去。琪生跪下哀求道。小姐若如此。拒絶。負我深情。我不如死在小姐面前。還強似想殺。看小姐於心何忍。婉如不覺動情。將他扶起道。茲子。君既有心。妾豈无意。只是无媒苟合。非你。我所行之事。你何不歸家央媒与我哥々求親。自然遂願。琪生道。恐令兄不從奈何。婉如道妾既許君。死生无二。若不信時。我与你就指月為盟。琪生遂摟着小姐交拜而起。琪生哭道。既為夫婦。當盡夫婦之礼。我与你且完婚後

娶。未為不善。因向前摟抱求歡。婉如正色道。妾以君情重。故此以身相許。何故頓生淫念。視妾為何如人耶。快々出去。倘了頭們撞見。你我名節俱喪。何以見人。琪生又懇道。既蒙以身相許。早晚即是一様。万望曲從。活我殘生。就伸手去摸他下体。婉如怒道。原來你是一个好色之徒。婚姻百年大事。安可艸々。待过门之日。自有良辰。若今日茍合。則君為穴隙之徒。妾作淫奔之女。豈不貽笑於人。即妾欲從君。々亦何取。幸毋及亂。若再强我。有死而已。琪生情極。哀告道。我千難万难挤命進來。指望卿有恋心。快然好合。誰知今又變掛。我即空返。卿亦何安。此番出去。不是想死。定是害死。那時雖悔何及。卿即欲見我一面。除非九泉之下矣。說罷泣涕如雨。悲不能勝。婉如亦將手摟着琪生哭道。妾非草木。豈無慾心。今日强忍。亦是為君守他日之信。以作合巹之驗耳。不為君亂妾之操也。妾心碎裂。实不自安。果不忍得看你這番光景。如之奈何。低頭一想。咲道。妾尋一替身來。君能免妾否。琪生笑道。且看替身容貌何如。若果替得過。就罷。婉如遂呼絳玉。原來絳玉拿茶走至角门。見小姐与琪生摟抱說話。遂不敢京也都潜身躲在内裡。張望多時。今聞呼喚。方走出來。掩口而笑。婉如指着絳玉向琪生咲道。此婢权代妾身何如。琪生見他生得標致。咲道也罷也罷。不餘樓鳳。且去求凰。只是便宜了卿。遂將絳玉一把摟在懷内。絳玉羞得兩片胭脂上臉。假力推拒。婉如咲向絳玉道。养軍千日。用在一朝。你权代勞。休阻他興。日後我自看覷你。絳玉道。羞答々的小姐的担子。怎麼把与我挑。這樂未免不均。婉如又笑道。你知其樂。焉知其苦。他順從他了罷。絳玉嬌羞無地。被琪生抱進房中。無所

不至正是

他人種瓜我先吃　且圖落淂嘴兒甜

那知絳玉。又是一个処子。只因年長。不似素梅楚楚那些鶯啼嬌嫩花碎奈声狎昵之態。不想可知。琪生連取三元掛紅數次。我亦好殺閒話休提。二人事完。掃去落紅。並肩攜手出来。見婉如立在堦前玩月。琪生向前將兩手捧着他粉臉。在香腮上輕輕咬上一口。笑道。御作局外人。無乃太苦乎。婉如也笑道。妻享清虛之福。笑你們紅塵擾擾之為苦耳。因見絳玉鬢髮散亂。臉尚有紅色。就带笑替他整鬢道。你為我亂鬢喘息。尚存餘分無異个人。实苦了你也。絳玉含羞微笑。琪生亦道。他還感你。要酬謝汝。怎說苦他。絳玉笑道。方纔究在地上。那付猴急的嘴臉。惱急的。焦淚好不羞。不是你大動慈庭之

真真好没人睬你哩。婉如大笑。一人正說笑得热鬧。忽聞雞声亂啼鬧鬧欲曉。婉如遂同絳玉送琪生出来。琪生对婉如道。卿既有志。我亦不强。只是夜夜待我進来。談笑何如。婉如笑道。若能忘情於喜。雖日夜坐懷何妨。齊送至門首。三人各别。看官。你道他家門如何不開靜。婆琪生旣進来。這有個缘故。君贊妻子陳氏酷好動動。是一夜少下得的。只因丈夫病倒。火焰發作。其物未免作痒。抓又抓不得。愛良々不得沒法処治。遂御振了一个極有胆量。極有氣力。最不怕死的家人。喚做蔡兒。這夜也為其物發咳。直待了頭衆人睡尽。故此閙門延客。正是一人有福攜帶一屋。璜生恰好暗遇着這板会。婉兒的房却住在側首。与陳氏同门不同火。也因睡不着。故此　琴消悶。那知琪生又遇着兩也是缘法使然。這琪生别了琬如絳玉。進入房中。竟

急閉門解衣就睡。一覺未醒，早有人推他道，好大胆，你怎麼睡

得安穩。琪生嚇得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五鳳吟卷之一終

五鳳吟卷之二

第六回

他人招刺客　急將外戚吞刀

詩曰　本待欲擒山上虎　誰知錯射穴中獐
　　刀頭溅染冤魂血　半夜錚錚鐵也傷

却說琪生正睡得齁齁的。忽一人進來推道。好大胆。日已三竿。這時還眠。琪生京醒。見是絳玉。笑道。我在此養精蓄銳。以備夜戰。絳玉把眼一瞅道。你若只管睡覺。恐動人疑惑。還不快些起來。小姐有帖在此。怕有人至。我去也。遂將帖子丟在床上。匆匆而去。琪生起來開看。却是絕句詩一首道。

妾常不解凄涼味　自遇知心不耐孤

情逐雞飛眉黛損　莫將幽恨付東隅

況君才郎文几　翁姜平氏婉如逆筆

琪生看完道。那知他也是高才。一發可愛。遂珍藏拜匣。用完早膳走到君贊处問安。君贊病已漸漸好了。乃是個極深心極有作為的人。待琪生全不露一些不悦的声色。还是满面春風。更比已前愈加親热。胸中却另有主張。如劍戟鱗甲相似。真是險不過的人。二人談了半日。琪生依田回房。也不思想回去了。至晚却又依路進去。這遭却有绛玉接应。一發是轻車熟路。行至角門。早見婉如倚門而待。兩人携手相搀。並肩而坐。在月下暢談。婉如倚在琪生懷中。绛玉傍坐。三人嘲笑欢不可言。婉如偶問道。你既未定親。那鳳叙是那裡的。却又帶在身边。琪生陪笑道。我不瞞你。你却不要着惱。遂將遇鄭小姐三人始末説出。又道。若日後娶時。自不分大小。你不必介意。婉如笑道。我非妬婦。何須着慌。只要你心放公平为主。琪生摟他道。好个夫德夫人。小生頂戴不起。婉如又笑道。我不妬則不悍。何必又作此惧内之状。绛玉也笑道。如今得隴就望蜀。已自頂戴小姐不起。到後日吃一看二之時。看你頂戴得那一个起。婉如与琪生大笑。琪生頓得情興勃發。料婉如决不肯從。只是連連打呵欠。以目注視绛玉微笑。绛玉低頭不語。以手拈弄裙带。婉如已知二人心事。含笑对琪生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若体倦。到我房中去略睡睡。起来与你做诗。須要若要茶吃。我叫绛玉送来。琪生会意。就笑容可掬的進小姐房中。見鋪餙精潔。暗襍襲人。又見牙床翠被。錦衾繡枕。香氣撲鼻。温而又軟。一發興動。遂倒身睡在小姐身上。連催茶吃。外边婉如喚绛玉送茶

進来。琪生就与他做成串字見了。二人事完。就起身整衣出来。婉如迎着笑道。你們一枕未闌。我已八句了。就遂復同琪生绛玉到房取紙筆寫出道。

題月

雲開空萬里　咫尺月團圓　無遂分光起　花還浸雪眠
冰人分白簡　玉女弄絲鞭　誰識嫦娥意　清高夢不全

琪生贊玩。鼓掌大贊道。好灵心慧手。筆下若有神助。句〻是咏月。却字〻是双關。全無一点脂粉氣。既關自己。待冰人。又寓绛姐先伴我。却又以月為題。主竟關着三件。才情何以至此。绛玉也接过来看見。詩中寓意可憐。自不过意。向小姐道。我不善做詩。也以月為題。胡亂謅几句俗話。博小姐与祝相公笑〻。也寫道。

有星不見月　也足照人行　若待團圓夜　方知月更明

婉如与琪生看了贊道。到也虧他。真难为他這点苦心。琪生拍着绛玉肩背笑道。這小星之位。自然是穩的。不必掛心。三人齐笑。琪生也取筆作一首月詩寓意道

皎〻凝秋水　涓〻骨裡清　冰清不碍色　玉潔又生情
鵲渡枝頭白　魚穿水底明　團圓並转眼　可憐听琴声

婉如与绛玉同看贊不絶口道。君之才仙才也。其映帶題面。含蓄情景。句〻出人意表。字〻令人心服。自非凡人所及。三人做完詩。婉如又取琴在月下彈与琪生听。音韵鏗鏘。嫋〻如訴。聞之心醉神怡。令人欲歌欲泣。琪生听得快活。就睡在琴傍。以頭枕在绛玉腿上。以手放在小姐身上。屏氣息声。細聆奥妙。及至曲終。犹餘音清揚。沁人情

性。婉如彈罷。挪弦笑道。郎君一手（泥塑木雕的也要動心。）分我多少心思。琪生躍起笑道。我
兀樂以忘憂。竟不知尚有一手久淂于卿之佳境。絳玉又笑道。你倒
未必忘憂。只忘了我這个枕頭酸麻了。三人齊笑个不住。就取酒吃
行令說笑。好不興頭。房中雖还有兩個丫頭。俱在後面廂房宿歇。尚
隔許多房子。門又反拴。那裡所見。任憑他三人百般狎昵。調笑謔浪
有誰知道。琪生飲淂半酣。將二人左右一边一个摟着。口授而飲。連
小姐的金蓮也熊起來。捏捏摸摸。頑耍一番。婉如也不拒他。憑他摩
頂放踵。自己也村一会。雅一会的。稍調。只不肯及乱。琪生只拿着絳
玉盛水。三人一直頑至雞鳴方散。自此無一夜不在一処共樂。漸漸
膽大。絳玉連日裡也还常到琪生房中取樂。一連多少天。到也要淂
安穩。誰想樂極悲生。君贊病已大好。不过坐在書房調理頭髮。一日

下午時候。偶然有事進內。走至琪生門首。聽見裡面有人說話。就打
窗眼一望。只見琪生与絳玉摟抱做一堆。只差那一点不曾連接。君
贊大怒。也不驚破他。連連暗回書房。恨道。這小畜生。如此无礼。前番
当面讥誚我勢利。今朝背地奸我了鬟。此恨怎消。且此人不死。鄒氏
難從。越想越惱。發狠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就眉頭一皺。计上
心來。晚間吃酒時。对琪生道。小弟不幸。為病所苦。一向未曾料理到
盟兄身上。負罪良多。料知己自能原情。我今日替盟兄細細揆審。鄒
家些時不見動靜。必定是不知。沒事也不見淂。然而不可不信。亦不
可全信。明晚盟兄何不悄悄私到鄒小姐処討个实信。到也安穩。省
淂只管牽腸掛肚。睡在憂苦塲中。一則令尊令堂不知盟兄下落。二
則鄒小姐三人。必盼望盟兄。或至相思成疾。反使小弟做了盟兄的

衆人了。琪生也道有理。心中感激。滿口承謝。不盡。夜闌各散。君賛私喚莽兒到書房。取出一錠銀子。对他道。我家中只有你膂力。甚大。心粗膽壯。為人忠心可托。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做。今先賞你這錠銀子。若做得乾淨時。我自抬舉你管兩个庄房。还娶標致妻子与你。莽兒道。相公差遣。焉敢不去。何必賞銀。不知是何事。求相公說明。雖赴湯蹈火也要做了來。君賛道。好々。我說你有忠心。果然不差。叵耐祝家這小畜生。竟与绛玉小賤人有奸。我欲置之死地。但家中不便下手。他日々在鄒家思想鄒小姐。我诱他明晚去私会小姐。你到明晚可悄々闪進鄒家後園。將他一刀殺了。急々回來。人鬼不知。除此一害。如万一有甚话說。我自料理。你放心去做。就是只不可走漏風声。此為上着。莽兒見君賛一頭褒獎。花盆好不会頂。又為利心所動

慨然應允而去。次日君賛待琪生動身出门後。就去向妹子說。绛玉如此沒廉耻。婉如聞言。先乎嚇殺。只得假罵道。這賤人該死。君賛也不由妹子做主。就去叫绛玉来罵道。我道你貞節可嘉。原来只会偷外漢。遂剥下衣服。打一个半死。也不由他分辨。立刻就喚王婆々来領去賣他。婉如心如刀割。再三劝哥々。恕他。不要賣出。恐為人笑話。君賛立意要賣。怒道。這樣賤人还要護他。豈不替你妝幌子。連你閨女体面也全沒有了。你若房中沒人服事。寧可另讨一个。婉如氣得不好則声。頃刻媒婆来領绛玉。绛玉大哭。暗向小姐泣道。谁知祝郎纔動脚。我就遭殃。小姐若会他時。可与我多々致意。我雖出去。決不負他。当以死相報。切勿相忘。教他訪着媒婆。便知我下落。須速来探个信息。我死亦瞑目。遂痛哭一場。分手而別。恰好一个过路官

兒。正是美女要送厥萬。媒婆領去。一宵中意。兩下說明。即日成親。就帶人去。這事雖在同時。還在琪生之後。按下不題。却說琪生听君贊言語有理。当晚酒散。就進去与婉如絳玉二人哭別。二人一夜悽悽惶惶。你囑付我。丁寧。眼淚何曾渴。干天明。只得痛哭分別出來。又去別却君贊。君贊送出門囑道。這是賢兄自己的事。緊在今晚早去為是。小弟明日洗耳專听佳音。兩下拱手而別。琪生在路想道。家中父母一向不知消息。兩个老人家不知怎麼心焦。想之今日尚早。不免先到家中安慰見父母。（有主意）又可先訪訪外边動靜再去不遲。打算已定竟奔家來。父母一見。如獲珍寶。兩个老人家。問長問短。那裡說得盡頭。時已过午。琪生一心要去。便道。孩兒還要去会个朋友。明日方得回來。親公道。纔走到家。如何又要出門。有事亦在明日去罷。琪生道。有緊要事。約在今日。老夫人道。是何事這等緊要。琪生一時沒有事回答。夫人道。料沒甚大事。遲日去不妨。琪生執意不肯。親公与夫人齊聲怨道。你在外許多日子。信也沒个寄來。教我兩人提心吊膽懸懸而望。你難道沒有讀过書。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何曾孝他半句。你今日歸家。正該在我父母面前。談談說說。談說过他三日五日再出门去未遲。怎坐未煖席。又想要去。可知你全不把父母放在心上。竟做了狼心野性。這書讀他何用。我又要你兒子何用。千不孝万不孝。忤逆的罵將起來。琪生見父母發怒。只得坐下道。孩兒不去就是。遂鬱鬱在家不題。單說鄒滌清在家日日盼望琪生不至。這日忽到一个內親。却是夫人戴氏的堂姪。名戴方城。父親戴松。是个科甲是嚴嵩門下第一位鷹犬。現任戶部侍郎。這方城因姑娘在時。常來

禎要。見表妹標致。心上想慕。因表妹年幼。不好啟齒。後来姑娘又死。
一向不曾来往。近日因父親与他叔。親他就老着臉要父親寫書向
姑夫求親。父親道路途遥遠。往返不便。既是內親。不妨你將我書自
去面求。萬一允時。就贅在那裡。亦无不可。故此特到鄒家。鄒公心中
原有招琪生之念。只待他到舘面訂。今見內姪来求。心上就猶豫不
決。且安頓在後园住下。恰好這晚莽兒進園行刺。悄々越墻而过。行
至园中伏着等候。這晚是雲朦月暗。方城偶出書房門外小解。莽兒
吃々見个戴巾的走来。只道是琪生。心忙意乱。總定决是琪生。走上
前照頭儘力一刀。劈做兩澗。遂急々跳墻回家献功。那戴家々人見
相公半月不進房。忽听得外边撲的一响。其声甚是古怪。忙点灯
籠来照。四下一望。那有个相公的影儿。纔低下頭来。只是一个血人倒

在地上。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却就是他貴主人。唬得大声喊叫。唬得
鄒公連忙出来看見這件物事。唬倒在地。没做理会。戴家人連夜將
登聞鼓的擊鼓打点進点报信的报信。数日之間。戴家告下謀財害
命的狀来。將鄒公拘在縣裡。一拷六問。受刑拷打。備尝苦楚。雪娥在
家日夜啼哭。自已是女子。不能出力。幸虧娃姻母舅吳宗。是本縣牢
頭禁子。央他去求分上。打点衙门。往戴家求情。戴家那裡肯听。定要
向他抵償。好不可憐。話分兩頭。再说君贊這冤核釘。当晚見莽兒回
来。报说事已做妥。好生欢喜。賞了莽兒些銀子。自已却一夜算計道。
我雖吃去若干苦惱。受了丫頭之氣。但那日鄒小姐並不曾出一惡
言。亦然有情於我。却恁的弄得他到手。思量一夜。並无半條計策。到
次日。老早着人打聽鄒家消息。方知殺差了。又驚又惱道。那畜生又

不曾除得。反害部郁老与小姐。怎麼処。一連几日。放心不下。遂將巾幘包好新樣頭髮自己要到縣前访信。出门忽撞見一个大漢項上帶着麻绳鉄索許多人圍住过去。貫問人説是幾拿住的有名强盗。叫做馮鉄頭。君賛聞知陡然一計上心。急回家取了吾千銀子到縣前弄个手假竟要買嘱那强盗来扳害琪生做窩家。不知遠衛琪生性命何如再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遺貪酷后打成招

詞曰生死從來有命。無缘空想嫦娥。千方百計起干戈。再將大盗扳他。恰遇剝皮縣令。縱然鉄漢難过。書生慢無生活計。暫且受煎磨。

右調西江月

却説平君賛雖根莽兒殺差了对頭。又不好声張此事。难為莽兒。倒悶不樂。装進強出。再想不出一个弄殺琪生之計。且自出门走走。恰好遇着兩个捕人鎖着一班強盗走過。不覺计上心来。便想買盗扳谷琪生。遂尾着强盗到了縣前。扯過捕人。尋个僻静去处。問這盗首姓甚麼。捕人道。在下也不知道他什麽名字。人都叫他馮鉄頭。相公問他何幹。君賛便將心事对他說明。許他重謝。捕人轉身便与馮鉄頭商量道。你今一見过官。来衙门內有許多使費。贓內有許多常例要个。我看你身无半文。也須生発些用。方不受苦哩。馮鉄頭道。这如此。咱又无親戚在此。伐銀從何措備。只好拚命熊了。捕人道。我到為你生発一路在此。你若依我行去。只用一二句話。吃也有。銀子也有。馮鉄頭道。好个慈悲的差人。咱在江湖上。人也殺过多少。何难说

両句話。你請說來捕人便將扳害說琪生做窩家的事。教他道官府
如夫打你的時節。你便一口供出他來。你的衙门使費監中用度都
在我身上。一文也不要你費心。馮鉄頭道多承盛情。敢不領教。捕人
見已妥了。就往復君賛道孫盗已說妥了。須得百金方好了事。你若
要処他。但凡情經衙縣裡太爺也須用一二千方能上下夾攻。不怕他不
招認。君賛道此番自然要処他一个死断。不可放虎歸山。一面拿出
一百両与捕人。着了道上堂馮鉄頭果然扳出祝琪生。琪生一到官。
你便來取此銀子罷。一面収拾二十多長夫。須煩一位用事的書房
伐有灵送与孫知縣。要他不可因琪生是鄉紳之子又是秀才。軽々
發落。必須置之死地。却好孫知縣是有名的贓官。又貪又酷百姓送
他一个大號叫做剥皮。凡告状人尋着他不但咬他一口。直到剥他

的家。方換任手。至于强盗所扳極是順理的事。一招一夫。怕他不了
自得了來。須遂立刻出籤拿窩盗犯生祝琪生。听審差人怛到祝家
门上。问祝相公可在家本官门的道。你是那裡來的。要見相公說甚
事。差人便道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的。不知何事請相公立刻过去
一会。祝公聞言対兒子道。来得跷異。我与縣尊素不往來。又非季考
之期。名帖也不見一个。忽然來請。必須容个明白方行。奈外边両个
差人。推得甚緊。琪生対父親道。諒也无大事。待孩兒去走走。就叫随即
出來与二人同行。那差人也並不要祝家一鍾茶吃。看官你道天下
有底等不要錢的公差麼。只因秉核釘已送過差人十両銀子。說道
不要得祝家分文。只要立時帶他落地。不可被他知風脫逃的緣故。
所以即刻騙到縣中。恰好孫剥皮坐堂听審。一面叫監裡取出馮鉄

頭來与琪生对質。琪生初去走上堂來。正要与縣尊行礼。及至號将
下去。差人先號稟犯生帶到。知縣泰然不理。反将案桌一拍道。好个
詩礼之家。如此清平世界。何故窩藏大盜。琪生聞言。猶如青天霹靂
不知此話從那裡來的。生員閉戶讀書。老父休养在家。平素不交面
生可疑之人。老父母此言必有差誤。道猶未了。只見牢中早带出馮
鉄頭來剥皮便道。這不是你所窩的人。差与不差。你自問他。琪生遂
向馮鉄頭乱嚷道。我從不曾与你識面。是那一年。那一月窩你的。好
沒良心傷天理。必是名姓相同扳差。是實。馮鉄頭道。一些不差。你假
不認得咱、咱卻自認得你。満縣多少人家。咱何不扳別人。獨來扳你
到也況渴有。得
你自去想一想。必有緣故。請插了罷。剥皮見琪生不招。便道不動刑
是決不招的。且帶𥿄收監。待我申过李院。革退衣巾。再審。立時申文

草去秀才。重提細審。此番竟不问虛实。先打了三十大板。然後通身
招也不招。琪生打得死而復生。哭訴道。毫無踪影之事。如何招得。剥
皮又不許他再開口。便叫夾起來。立時双夾。襯一百敲。已是昏跎在
地下了。看官你道。一个幼弱書生。如何当得如此極刑。自然招了。剥
皮便叫立刻画招。同馮鉄頭一齊監候不題。且說祝公見兒子屈打
成招。正在憤急之際。適值鄭飛英来望。說及此事。大為不平道。太平
之世。豈為盜賊橫扳。吾輩受屈之理。明日待小姪約些學中朋友。炒
到縣中去。向那孫剥皮。如何昏聵至此。我輩可以魚肉。小民一發該
死了。老伯不必憂慮。一徑別了祝公。先去見平君贊。說及琪生被盜
扳之事。吾兄可聞得麽。君贊道。恐不知道。但別的訟事可為說。兄出
力。吾說到强盜二字。当今極重的盜案。斷會不得的。那何官倘若說

道。你来講情。分明是一夥的。如何是好。飛英道。祝兄是被盗所扳。又非為財害命。真正強盗。保舉何害。君賛道。窩家更不可保。若強盗見我们出頭強保他。懷恨在心。不叫同夥的来打刼我们。便再来扳扯我来不是当耍的。只可送些酒食進監裡去。问候他。便是我輩相与之情了。兄請細思之。鄭飛英見他言語甚淡。便立起身道。小弟一時不平。且為吾輩面上不可壞了体統。已約了通斋明友。動一公举。弟子。吾兄不来。恐為衆友所笑。君賛道。小的来是決来的。但不可把賊名假呈。頭近日功令最嚴的是公呈。頭見。况且祝兄已認了。公呈恐未必済事。飛英道。呈頭自然是我。豈有用兄之理。只求兄明月早些带了公服在縣門首会。一拱而别。飛英再往各朋友处一一約次日先在縣门外候。齊了衆友。待孫剝皮陞堂。衆友一擁而進。鄭飛英

拿着呈子。跪禀道。生員们是動公举的。剝皮接上呈子一看。是太尊坑儒道。李不平事。便道。諸生太多事了。豈不聞聖諭。凡有不干之事許諸人。不許生員出位言事。况且強盗重情。更不宜管。祝琪身窩盗諸生自然不淂而知。本縣亦不敢造次。成招已曾申詳過李道草去衣巾。分終審定。与衆生員何干。鄭飛英道。祝琪生朝夕与生員輩会文。带李如何有窩盗之事。还求老父母細察開釋。不可听強盗一面之詞。至屈善良。剝皮怒道。據你所言。強盗竟不該有窩家的了。律上不該載有窩家的罪款的了。本該將公呈上名姓申送學道。念你等為朋友情面上。相邀得他一个感激。便来胡鬧。姑不深究。請自便罷。衆人知不済事。皆往外走。鄭飛英还立着道。天理人心。如何去得。那孫剝皮道。衆生員俱退避。独你嘵嘵。不已。想是窩盗你也知情的。鄭

飛英見他一片歪话。只得忙忙而出。独有平君贊樂殺。一路自村道。真正钱可通神。若不是這二十名長夫在腰裡。那能彀如此出力。琪生叫翁定中我计了。到家忽想起鄒小姐來。如何生个法兒騙得他到手。方遂吾之願。這值王婆婆走到。說起小姐要讨一个了鬟。到有个与绛玉姐一樣的在此。只是身價也要与绛玉姐一樣。不知相公可要麼。君贊道。相貌果像得绛玉。他的身價尚在。就与他罷了。但不知是那一家的使女。王婆道。說也可憐。就是鄒澤清老爷家的。他因遭了人命官司。对頭獄滑緊。把家私用尽。到底不能出獄。小姐無计可施。只得兩个了頭且賣一个。爲衙门使用。君贊聞言。滿心欢喜道。妙極巧極。鄒小姐机缘恰在這个所在了。遂与妹子說道。我原許你讨个使女。今日王媽媽來說有一个与绛玉一般的。即將賣绛玉的原銀与你讨來。你意下若何。那婉如含笑道。是要的。悉憑哥哥主張便了。王婆遂同了平管家到鄒小姐处。交足銀子。就要領素梅上轎。誰知輕烟素梅俱是小姐朝夕不離心上最鍾愛的。何独把素梅來賣。但輕烟一來因他母舅兵宗衙门情熟。鄒公上下使用。全恃着他。二來有他母舅在彼。監中出入便利。三來留他做伴小姐。庶不寂寞。千思萬算。只得將素梅賣些銀子。救父親之命。三人久已商量定的。但今立刻起身。自难割捨。三人哭做一團。自午至酉。只是不住。連做媒的也傷心起來。不勝悽愴。到是素梅抹了眼淚。朝小姐拜別道。小姐不必悲傷了。我与小姐。不過爲老爷起見。况又不到遠处去。日後還有相見之時。也不可料得。我去罷。又与輕烟作別道。我去之後。小姐房内無人。全賴姐姐服事。我身雖去（有主意）心是不去的。定有重逢之

月。且自寛懐。竟上了轎到得平家。一進門来。見了平君贇。便知不好了。心中刀刺一般。自忖此人是我与軽烟姐的对頭。怎我偏落在他手裡。当日那様凌辱他过的。今在他門下。自然要报了。但我与他不过一時。他要辱我何日得完。又轉一念想道。我原以身許祝郎的。祝郎已不知下落。想以一死完我之願便了。怕不得這許多。遂大着胆。竟上前去見礼。裡边所買的人到了。婉如与陳氏。都走出来。見礼。素梅逐位叩頭完了。陳氏一見素梅姿容体態。醋瓶又要发作了。便開口分付道。你是姑娘討来做伴的。以後只在姑娘房裡。無事不必到我房裡来。不可与我相公講話。他是沒正経的人。恐有不端之事。我是不容情的。你初来不曉得我家法度。故先与你說声。你随了小姐進来罷。此時君贇听了妻子這一片吃醋的话。本心要与素梅囉嗹一番。出口当日嘗糞剪髮的臭氣。都不敢説出来了。素梅聞得陳氏分付他到姑娘房裡去。竟像天上降下一道赦書来。不勝欢喜之極。即隨了婉如到臥房裡去。烹茶送水。叠被鋪床。还比絳玉更加体貼殷勤。弄得個婉如非常之喜。頃刻不離。因問素梅道。你可識字麼。素梅道。筆墨之事。自幼陪伴小姐讀書。也曾習学过。但是不精。婉如道。既是習过的。在我身边再習習。自然好了。素梅道。若得小姐指拿教誨。感恩不淺。自此两人十分相得。竟无主婢体統。但是陳核釘臭氣未出。後来不知肯獨放素梅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逢又盗劫掠酬恩

詞曰父命爭閑天內愁流杜鵑一朝悪敘又牵纏雖着堅將欲撫

恁寬兗　盜刦豈徒然　好漢復要錢就中難得心回綠恰遇
知恩又俠俑珠還　　右調南村子

再說棗核釘。自那日討了素梅回來。便有得隴望蜀之意。自村道。論起前情來。我該奈何素梅一个死。方出得我的臭氣。又想到鄒小姐身上。他絕無一些不好的。我或着借這个惡了頭。做个蜂媒蝶使。机緣或在他身上。亦未可知。权且不念舊惡。反以情又結之。使他替我傳消遞息。有何不妙。但說到情又二字。必須弄這了頭到手。一來且出〻我的火。二來使他傾心於我。自然与我幹事了。算計已定。每日在妹子房门外張頭望𢇁。寻个風流机会。這日合當有事。妹〻偶然走到嫂子房裡去。這值陳氏独自在那裡鋪牌。見了姑娘。便道來得好。我只曉得鋪牌。不曉得打牌。你可教我一教。兩人便坐落了。打起牌來。天九〻。地八〻。人七〻。和五〻。忽且是打得高興。竟忘記素梅獨自在房裡了。恰好棗核釘從外边來。往妹子房门內一覷。不見妹子。只見素梅。便鑽將進去。叫一声我的親姐〻。几被你想殺我也。忙把手摟定素梅頸子。要去親嘴。諕得个。素梅魂不附体。廻轉頭來。將他臂膊着实一口。咬得鮮血淋漓。还不肯放。棗核釘此時恐怕妻子知竟不是小可。只求不要声張。放他出去罷。素梅道。我一到你家。原是羊落虎口。知是必死的了。但因姑娘待我甚厚。哥廷在此。你若再來時。我惟有一死。以完我的節操。棗核釘此時亦无可奈何。他但口內喃〻的道。節操節操。少不得落我的圈套。只得又像蔡頭发一樣。推病在事房裡。皆任數日。幸好咬傷之処。以免妻子打罵。按下不題。且說鄒小姐自那日賣了素梅之後。一面付這銀子与輕烟。叫他到伊

毋舅吳宗家裡去。煩他衙门監口。使用。只要老爷不受狠苦。就多費些也罷。一面叫父親寫了一封辨寃書。予遣一的当家人。再往京去求戴侍郎寬釋。家人兼程到京。投了書。戴侍郎接來一看。大怒道。好胡說。叫他家奴才來見我。一見來使。便連声罵道。你家老畜生还有甚親情。寫書來与我。若是曉得親情。不該殺肉侄了。若說不是你殺的。你該还出凶身來了。我家公子現殺在你家。你主人又尋不出殺人的賊。还賴到那裡去。若要求活。只好再托個胞胎罷。鄒家人跪求道。家主又非挑脚牧羊之輩。也知王法的。焉有大相公數千里而來探親。彼來又无口角。一到即殺之理。求老爷详察。必竟另有個殺人的在那裡。只求老爷姑念親情。畧寬一線。待家主慢〻去緝访出人來。就是老爷箇代恩德了。戴侍郎道。有事在官。我這裡也不便回書。也不能寬釋。你去对那没良心的主人說。有何法拿得凶人着。有司自然寬釋。你主人若拿不着。決要借重抵命的了。不必在此胡纏。家人回來。对小姐說完。即往監中一五一十。說与鄒公知道。鄒公也默〻无言。嘆口氣道。我今生又不曾枉害一人。如何有此惡報。除非是前世冤業了。在戴家也說得是。既不是我殺的。也該还他一个凶身抵命。我想凶身。豈得沒有。但我決还不出。如何是好。一面且用些銀子求知縣孫剝皮緝獲殺人賊。一面打撲管家各處察访。致死根由。不題。再表紅滿自那日被琪生送他銀子救了賭术之厄。便往北京去尋个頭路。要在兵部効勞。奈嚴嵩当权。朝政日壞。非賄不行。不能展他的技勇。便回身仍往南來。遇着一班昔年結交的好漢。復邀他落草。劝他还做些沒本錢的生意罷。紅滿道。看得透將來是个亂局。我輩稍

規矩。原沒用処。我今隨便隨你們去。須得要听我調度衆人道。兄
衆知勇双全的。自然調度不差。我輩焉有不奉命之理。且請到寨中
去領教便了。紅蓮遂隨衆上山歇了一晚。次日見寨中不成个体统。
因道咱今來此。必須幫你們興旺起來。另有一番作為。不可賊頭賊
腦。以見我等皆仁义之師。一不許逞兇殺人。二不許淫人妻女。三不
許擄掠庫藏。四不許打搶客商。衆人皆笑起來道。這不許。那不許。若
依兄所言。是諸佛臨凡。不是羅刹出世了。叫俺弟兄們去尋那一家
的錢。如非敲撈募化度日了。紅蓮道有々。有第一可取的。是貪官污
吏的錢。他是枉法來的。取之不為貪。第二可取的是為富不仁的錢。
他是盤算来的。分些不為过。列位依咱行去。又无罪过。俺彀受用。衆
人皆道遵命便了。遂过了數日。衆人思量出门走々。若要依計而行。
除非貪官。且尋个世官人家。數々剎市。照大哥所言。枉法的有銀錢
是大家用得的。內中一人道。聞得鄒鄉宦家裡為了人命重情本主
現拘禁在獄。家中六神無主。俺可行事。一齊稱說有理。是夜便明火
執杖。打將進去。各処一搜。並无財宝。徑打到內室裡。只見一標致女
子在床後躲着。便問他道。你家做官的財宝在那裡。快々說出來。免
你的死。便把刀在鄒小姐的脖子边一嚇。唬得鄒小姐魂不附体。哭
訴道。我家父親是做清官的。那得有錢。況且目下又遭無頭人命。衙
门使費尚然不敷。連些衣服首飾。也皆当了。实是沒有。衆人見他如
此苦告。难道空手回去不成。奸淫一事。又是大哥所戒。不若將此女
帶回本寨。送与大哥做個夫人。也不枉走這一遭。遂將鄒小姐一挾。
帶回寨來。紅蓮見了個女子。便不悅起來道。我叫你們不要奸淫幼

女。你們反擄掠回來。是何主意。衆人齊道。奸滛是遵諭不曾奸滛一個。因大哥寂寞。暫領這一個回來与大哥受用受用。紅蓮便問那女子道。衆人可囉唕你麼。你是誰家宅眷。可有丈夫的麼。此時鄒小姐已京得半死。那裡說得出一句。停了一会。方終說道。我是鄒澤清之女。已許祝琪生為室的了。紅蓮听得祝琪生三字。便立起身來。吃京問道。你既是祝恩人之妻。便是咱恩嫂了。请起坐下。慢慢細講。鄒小姐听得叫琪生是恩人。便知有十分命了。紅蓮又道。果是祝恩人之配。我便立時送你到祝家去。鄒小姐又哭個不止道。蒙君大德。感激深恩。但祝郎近日遭大盜馮鐵頭所扳。已在獄多時了。紅蓮大喊道。豈有恩人受死姿之究。咱不往救之理。如此說來。恩嫂且权住在咱寨中。呼也自有女伴相陪。斷不致污恩嫂。鄒小姐又泣拜。追祝郎有

难父士可以脫得。不知我父親之寃。亦能脫得否。紅蓮道。令尊翁与祝恩人可同在一處麼。鄒小姐道。同在一監的。紅蓮道。這就不難了。恩嫂且自寬心。待咱明日親領衆弟兄去都取了來。就是。鄒小姐此時見紅蓮有些俠氣。也不疑慮。隨他住下便了。但此去正是

青龍与白虎並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輕烟因那日到母舅吳家歇宿。不曾被擄。次早回來見家中如此光景。小姐又被搶去。举目无親。不覺淚如雨下。大哭一場。死而復生。便对管門的老倉頭道。你且閉好門。看着家中。不可放人進來。待我去報知老爺。或虎失单。或告緝捕。与老爺商量差人去。查访我小姐下落要緊。即時走到監口。叫禁子開門。到鄒公面前。放声大哭。道。老爺不好了。京得个鄒公魂飛魄散。只道上司文詳發下來。想是

要斯的了急急。問道是何原故。輕烟便將家中被盜小姐搶去的事細說一番。又哭起来。道老爺呀這事怎处。鄒公听他說到小姐搶去不竟也哭起来道。清平世界。豈有强盜如此横行的理。前番暗来殺我内侄。今又明来搶我女兒。我之清負。人豈不知。這强盜不是故賊分明是要我断根絕命了。殺人搶擄。看来捻是這起人。豈可不嚴追速告。但恨我拘繫于此。不能往上司呈告。你可与我頒男子到捕所衙门先递一張失单。出一廣捕牌。便可四路差人緝訪。此盜嘯聚何所。自然小姐消息有了。輕烟忙来見男子。說了這番其事。要他代告之情。吳宗嘆口氣道。真所謂福无双至。禍不单行。你老爺实是悔氣偏在這兩日。又要起解了。如之奈何。又想一想道。若要擬捕所去出廣捕牌。到也是便路。但你是一幼年女子。此番不能隨老爺去的了。

家中小姐又不見了。如何是好。輕烟听得老爺起解的信。不竟淚如雨下。哭個不休。吳宗道。事已如此。不必悲傷。你且在我家裡暫住几時。看老爺小姐兩下消息。再作理会罷了。輕烟從此就住在吳宗家裡。不知後会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致我死反因不死

詞曰 最險人藏暗裡。鎗樁樁俱是雪加霜。悽凉难忍傷心淚。那⋯
豪雄鉄石腸 懐热血眼横張 霎時挑挈出忠良 誰言巧⋯
皆能就 始信奸謀枉自忙
右調鷓鴣和

活分兩頭。再將琪生事從前敘起。琪生自那日屈打成招下獄。棒瘡疼痛。骨瘦如柴。求生不得。要死不能。一日父親進来看他。抱頭痛哭

傷心切骨。祝公跪着孫盜馮鉄頭哀告道。我父子与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何苦扳害到這个田地。絶我宗嗣。就是我兒身死。也替不得你的事。你也（表承得妙）是個豪傑。怎要陷平人。害我全家。豪傑之（醒他得妙）氣安在。我兒若有甚麼得罪所在。不妨明正其罪。我父子死而无怨。琪生不忍父親苦惱。也跪在傍。向祝公哭道。（再激他妙）豪傑料难饒我。也是孩兒命數当厄。爹々你回去罷。母親在家。不知苦得怎樣。爹娘年已高大。不要悲傷壞了身子。不肖孩兒。再不能来報養育之恩。爹々母親。譬如沒生孩兒。割斷愛腸罷。這所在不是爹々来走的。徒自傷心。無益孩兒。自此別却爹娘。再无一人来体貼你心。爹々与母親自家保重。千万要緊。的替孩兒多々拜上母親。說孩兒不能当面拜別。言罷。眼中竟流出血来。攪着祝公。大叫一声。爹々母親。孩兒心疼死也。就哭絶於地。祝公摟抱哭喚孩兒甦醒。未及兩声。也昏沉哭倒。倘绝在琪生身上。还虧鉄頭叫喚半晌。二人方醒。馮鉄頭見他父子傷心。惻然不忍。不知不覺也流下幾點英雄淚来。叫道我殺人一世。也不曾心動。今見你父子如此悲戚。不覺感傷。是我害却好人也。然与我无干。俱是平君贊害你。是他教我扳扯的。你如今出去叫屈。若審時。我自出脫你兒子。祝公父子听了喜極。磕他頭道。若是义士果肯憐悯。就是我們重生父母。祝門祖宗之幸。鉄頭止住道。不要拜。不要拜。我决不改口去去々。三人正在說話。恰好楊烟来看老爷。听見隔壁房中。哭得悲切。轉过来一張。却認得是琪生。急得兩步做一步。跌進房来。問道。係是祝郎麼。琪生抬頭見是楊烟。也驚道你怎得進来看我。兩个又是一場大哭。祝公問道。這是何人。琪生道。話長慢々告禀。因私問楊烟道。

小姐素梅姐好麼。拴烟泣訴家中为事。我来服侍老爷。小姐在家被盜掠去。琪生大叫一声。登時昏倒。衆人慌忙救醒。琪生哭得落花流水。楚國猿啼。对拴烟道。我只道你們安居在家。誰想也弄得顛沛人亾。我命好苦。又道傷心哉小姐。痛心哉小姐。哀声令人酸鼻。拴烟劝道。君当保重。不宜过悲。但不知君何以亦遭此厄。琪生恨道。我不知何事惱了平家棗核釘。惡賤就指着馬鐵頭道。却買這位义士扳我做窩家。備受苦楚。今日虧這义士。憐我。方纔說出。又教我補状出脫。我甚是难得。拴烟道。若說這平賊欺心。一言难尽。想必就是为此。待你出来慢慢告訴大家。說了一会。各人散去。祝公即刻到縣前叫冤。孫剝皮不得已。又拘来一審。鐵頭將棗核釘買囑之情。直言告上。自已寧甘伏罪。孫剝皮明知此情。只因受了棗核釘若干向物。怎肯翻案。御案大怒道。必竟是受祝家買囑。反將鐵頭打了三十板。又將琪生也責三十板。說他買囑强盜。希圖漏網。依旧收監。祝公号痛歸家。思欲到上司去告。因沒盤費。只得在家設処。誰知到第二日。孫剝次又受了棗核釘大惠。就着落禁子。在即晚要討病状。正是

前生作下今生受　　不是冤家不聚頭

再說拴烟次日將晚。又要去看祝公与琪生。毋則吳宗吃得爛醉從外進来道。你今日不要去罷。今晚獄中有人討病状。恐你害怕。拴烟道。怎麼叫做討病状。吳宗笑道。這是衙门暗号。若犯人不該死罪。要暗暗絕他性命。第二日遞一個病死的呈子。掩人耳目。故此叫做討病状。拴烟又問道。如今討病状的是甚麼犯人。吳宗道。是強盜窩家。拴烟吃一驚。留心問道。他是那裡人。姓甚麼。難道沒有個親人在此。

怎麽就敢下手。吳宗呵呵笑道。痴孩子。這事你娘們也不知做过多少。怕他甚麽親人。他就是本地人姓祝。他父親也是个敗運鄉親。你看我可怕他一些。吳宗乘着酒興。放肆直谈。不怕把个軽烟嚇死。軽烟心裡驚得發戰。眼淚就直滚出来。吳宗兩手摩腹。又呵呵的笑道。他又不是你親人。为何就哭起来。軽烟道。他与我何干。却去哭他。只是为我老爷明日起解到府中去。想他那裡沒人照管我。又不能自去。故此苦楚。吳宗把頭點了兩点。还要開口說些什麽。連打兩个恶心。就閉住了。背强忍一会。又是一个恶心上来。忍不住。就直吐嘔起来。嘔完。遂翻身倒在床上。軽烟又对他道。乘如今不曾動手時。待我去看看老爷来。可憐他明日一去。我就不能伏侍他也。說罷又哭。吳宗又点頭道。既然如此。你去就来。切不可走漏一点風声。不是

当耍。我醉了。晚間还要用力。讓我且睡睡着。叫小牢子同你去罷。口纔住聲。已鼾鼾睡熟。小牢子拿着鎖匙。同軽烟来。軽烟三脚兩步。急奔進去。对琪生哭道。天大禍事到了。今夜我母舅来讨你尉林。快作速計較。琪生驚得魂丢天外。淚如雨下。扯着軽烟道。你看我如此手扭脚鐐。有甚法使你替我快設一法。怎麽救我纔好。軽烟心慌意乱一時也无計可施。兩下只是痛哭。馮鉄頭在傍問道。你二人为甚只管啼哭。二人告訴其故。鉄頭不平起来。向軽烟道。我倒有一件可以救得他。只恨沒有這几件物事。軽烟道。要甚物件。待我取来。鉄頭道。你去尋一把斧頭。一條粗壯長繩。大約要四五丈長短。就兩條接一條也罷。再尋兩个長大鉄釘進来。与我有用處。軽烟連忙去尋取將来。鉄頭道。既有此物。就不妨了。你放心去罷。軽烟道。這几樣東西。怎

麼就救得他。鐵頭道。不要你管。包你救得此人就是。軽烟就倒身拜他几拜。再三嘱付道。祝桐公性命全在义士。幸勿有悮。轉身又向琪生道。相公出去安身之後。可速沒法早來帶我。妾以死守待君。幸勿負心。遂哭別而回。漸漸天晚。時乃十二月中旬。月色已高。鐵頭道。吠時不動手。更待何時。他膂力甚大。將手使力只一迸。手扭早已脫下。取斧將脚鐐鐵索砍断。連忙去將琪生手扭一捺。登時粉碎。將他脚鐐也斫断。二人躡開門。悄悄走到後墻。琪生抬頭一看。連声叫苦道。這般插天也似的高墻。怎能过去。鐵頭道。不要忙。將斧插在腰間。取出繩索。把一頭繫束住琪生兩臂。將那一頭繫在自己腰上。収拾停当。却取出兩个鐵釘。一边一个。插在兩隻手中。扒墻而上。頃刻跕于墻頂。將下腰間繩頭握在手內。對琪生道。你兩手扯住繩子。不要放鬆。說完。遂双手將繩盤扯。霎時把琪生扯將上來。也立於墻頭。略伸一口氣。轉身向着墻外。又拿着繩子將琪生輕輕墜下。站於地上。鐵頭教琪生站開。丟身往下一跳。兩个解下繩子要走。琪生道。且住。待我悄悄通个信与父母知道。鐵頭道。不可。遲則監中报官。閉城一搜。豈不你我俱休。不若逃脫且尋个藏身去処。再商量通知不遲。二人就忙忙趕到城邊。幸喜城门未閉。二人出城也顧不得棒瘡腿疼。大開脚步如飛逃难去了。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釣　擺尾搖頭再不來

且說那吳宗。吃得爛醉。一覺直睡到四更天氣。醒來揉一揉眼。見月色如銀。不知是什麼時候。慌張道。怎的只管貪睡。几乎悮却大事。起來就去拿絕子要走。那裡有半寸。連兩个大釘也不在。誰知俱是輕

烟拿去吴宗道：却也作怪。明々是我放在這裡，难道我竟醉昏了？四下找尋没有，只得另拿一付家伙，忙到牢中。只見鉄索丢在一边，手扭紛々碎裂在地，没有半个人影。嚇得屁滚尿流，跌脚叫苦道：我是死也。跑去看々，门户依然，各房犯人俱在。去看後墻，又高，搖頭道：竟飛去不成？如今怎麽去回官府。不覺大哭，去查问小牢子与拴烟，俱說鎖得好々的出来。吴宗垂頭落頸，眼淚鼻涕，走来走去，没法処置。一会天明，已有人来带邹公。吴宗只得去报本官。孫剥皮正打發完解差，解邹澤清到府去。又將邹公当堂交付畢，見他报了此信，怒得将案桌一拍，連籤筒撲下来，掀下打到五十。叫放起時，已直挺々的賴在地上，動也不動。你道此老为何這樣不经打？只因吴宗年紀已老，愁煩了半夜，又是空心餓肚，行刑的見官府發怒，不敢用情，所以

打死。就送上西天。孫剥皮見吴宗打死，叫抬出去，另撲一人当牢。一面差捕役緝拿逃犯，一面出籤去拿祝公夫婦，並捜琪生。登時将祝公与夫人拿至。孫剥皮将信砲連拍几下道：你兒子那裡去了？祝公方知兒子脱逃，心中暗喜，答道：是老大人监禁，怎麽倒问罪生。孫剥皮冷笑道：你将兒子劫将出来，难道藏過就罷了不成？你道你是鄉紳，没法整治你麽。且請你監中坐々，待我请旨發落。遂分付将祝公送监。夫人和氏讨保。夫人一路哭々啼々回来，恰好拴烟送邹公起解回来，半路撞見。闻人説是祝家夫人，見兒子越獄，拿他到官放回的，拴烟遂跟夫人到家。待進了门，上前叫道：奶々，婢子見礼。夫人淚眼一瞧，却不認得，问道：你是那裡来的？拴烟請屏去傍人，方細々告訴始末缘由，以至放琪生之事。夫人又喜又悲，致謝不盡，重新与他

見礼。就留他过宵。正是

未得見親子　先見子親人

却説祝公坐在監中。悲感。又不知兒子怎麼得出去。又欢喜快活道。且喜孩兒逃走。已有性命。我年已望六。死不为夭。將這老性命。替他也强如絶我祝门後代。只是托賴皇天保佑。叫我孩兒逃得脱性命。就是萬幸。一日左思右想。好生愁悶。坐至半夜。忽聞一片声打將進来。几乎把這老頭子唬死。你道是誰。却是紅須領着百餘嘍囉進来刼獄救琪生。順便又要救祝公。那知二人一个在昨晚出來。一个是今早動身。那紅須手执短刀。當先進门。劈頭就拿住祝公問道。你可曉得祝琪生在那間房裡。祝公道。琪生就是我兒子。昨晚不知逃往那裡去了。累我在此受苦。紅須道。早来一日。豈不与恩人相会。面对祝公道。咱単来救你令郎的。你快隨咱出来。就分付两个手下。帶些先出牢门等候。却自去尋祝公。並不知影响。臨出门又大叫道。你們各犯人。有願隨咱去的快来。遂帳出门外。領着兵卒。竟奔入縣堂打開私衙。捉住孫剥皮。剐做几塊。將他合家三十餘口殺尽。家財尽数擄掠。縣中倉庫。分毫不動。一擁出城。緩出得城门。後面已有幾个怕前欲後的官兵。遠遠敲鑼打鼓。吶喊摇旗。恐嚇而来。紅須舉兵相殺望着半日。也不見他上前。料道交戰不成。遂領着眾人。連日連夜趕至寨中。雪娥只道祝郎与父親已至。忙迎出来。紅須嘆氣道。咱指望救咱恩人。与恩嫂父親。不想恩人於前晚逃出。你父親又解上府去。只救得你公公出来。恩嫂过来相見。雪娥見兩人俱无着落。撲簌簌吊下淚来。忍着苦楚过来拜見祝公。祝公不知其故。不肯受礼。雪娥

臨知稟上。祝公京慢方纔受他兩拜。反哭道媳婦生受你也。只是我
兒不知去向。豈不悞你青春。你婆婆一人。在家不知怎樣光景。紅蘋
聞知懊悔道。咱不知還有老夫人。一時慌促。沒有檢點。怎麼處也罷。
明日多著几个孩兒們。一路去探訪恩人下落。一路去悄悄將老夫
人接來。雪娥也叮囑訪訪父親。又道。素梅雖已離家。輕烟尚在他母
舅家中。可与我連二人一仝帶來。紅蘋就分付那接老夫人的小卒。
緊記在心。過却二十餘天。兩路人俱仝說。祝相公並无信息。老夫人
也尋不着。家中房產變成白地。鄒老爷已解往別処。素梅輕烟俱无
踪影。大家好生着急。自不必說。自此雪娥与媳婦之礼。孝順祝公。一
仝住在紅蘋寨中。不在話下。单表那定海城中。當夜劫獄之時。衆囚
人搶擄。不消說得。還有那一班无賴之徒。乘風打劫。不論城裡城外。
逢着人家就去搶掠。殺人放火。慘不可言。和氏老夫人与輕烟還在
那裡炊苦。忽听得喊殺連天。隔壁人家火起。頃刻燒到自己房子。上
來。二人連忙搶了些細軟東西。跑出大門。不上兩个時辰。已將一座
房子。燒得精光。二人只是叫苦。次日進城打听。祝公又无踪跡。輕烟
又聞得母舅已死。家中也被人燒。衆人不知去向。二人正是屋漏遭
雨。雪上加霜。說家這些家人。見主人如此光景。俱去得盡絶。書童數
月前又死。单单止存得夫人与輕烟二双。沒去処。又沒一个親戚投
奔。夫人娘家。又在紹興府。父母已過。止有一个兄弟。素常原不相投
二向不通往來。而且路又遠。丈夫族間。雖有几个房頭。見這強盜事
情。巳不得遠离他。誰來招攬。二人痛苦几至傷生。夫人拭淚向輕烟
道。我們哭也沒用。我有一句話对你說。你若有処安身。你自去幹你

的事發。我如今就一路讨饒也去寻我孩児与老爷。軽烟道。夫人说那裡話。賤婢說郎雖非正配。也有数夕之恩。既已身许。岂以患难易心。夫人去得。我亦去得。雖天涯海角。我願同去。又好服事夫人。又好打听小姐下落。夫人躊躇不决。又道我年近六十歳的人。就死何妨。你是少年女子。又有孩身。而且尚未嫁人。难道怕没処安身。况你身子柔弱。怎麽吃得外边風霜之苦。不要管我。你老实自寻生路罢。軽烟哭道。生則今生。死則今死。夫人若棄賤妾。々宁可先死於夫人前。夫人見他真切。也哭道。难为你這点真心。我死不忘你。我怎忍得累你跋涉。以後不要叫我夫人。只以婆媳相喚。我總心安。軽烟遂肯着包裹。二人互相搀扶而行。攔过一边。再说琪生与鉄頭逃走何路。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該他伐倒引得伐

詩曰
床頭金尽誉难堪　不受人欺不編光
從此遇伐卑污入　莫圖廉節受人憋

再说琪生与鉄頭即越獄而出。一路趲行。二人相得甚欢。琪生与鉄頭商议道。出便出来。却到何處去安身。鉄頭道不妨。我有一班兄弟在福州洞庭山做生意。与你到那裡住可安身。二人連夜趲至洞庭。鉄頭到各処招集。頃刻聚集二百餘人。原来俱是响馬强盗。起初原是一个馬夜叉为首。一夥有千人。若访着一个興頭的人家。就不論別府外省。定要去劫取來。後来馬夜叉身死。人心不齊。就各自為伍乱去行事。去的去。犯的犯。漸々解散。今日鉄頭回来。却又中興。自已

为首招匕納判。一月之间。又聚有千人。就打縣劫府。好生猖獗。官兵不敢正覷。騷擾得遠近不得安寧。琪生屢屢劝道我們不过借此棲身避難。憂望天赦。若如此大乖。則罪在不赦。怎麽望出頭日子。鉄頭恃着勇力。那肯回心。過了数月。果然巡撫上本。朝廷差大将領兵前来征勦。琪生又勸他堅守营壘。不可出戰。待他懈弛。一戰可獲全勝。他又不听。領着衆人出戰。官兵大敗而走。琪生道。目今虽勝。更要防他刼寨。鉄頭驕兵。全不在意。至晚果被兵来刼寨。人人慌乱。個個逃生。只一陣殺得屍如山積。遍地西瓜。一千餘人存不得几十。鉄頭見势頭不妙。獨自一人逃往别処去了。琪生原料必至于此。見大势已去也。急急逃走。却不敢回家。又没个主意。只是乱走。行上几天。来到常州。住在飯店。次日陡然大雨傾盆。不能起程。只得住下。好不心焦

正是

元亮不逢谁是主　荒凉旅次泣西風

再说和氏老夫人。与輕烟二人無処棲身。悽悽惶惶。出来寻访琪生与祝公踪跡。漫漫的不知打那里去寻起。只得听憑天命。遇路即行。遇船搭船。行了数月。方到得常州馬頭上。天色已晚。二人急切寻不出個宿頭。又不好下飯店。見前面有座庙宇。二人疑是尼菴。要去借宿。及到庙前看時。門已閉上。只得就在门楼下蹲了一夜。次早尚未動身。見庙门早已大開。夫人道。媳婦。我想天下甚大。知我老爷与孩兒落在何處。你我只管這等行去。何時是个了期。身边盤缠又將盡。我与你不如進庙中哭訴神明。討個苦兒。求他指点。若是到底不能相逢。满与你現甚麽世。同去尋條死路。也还乾净。輕烟道。要說得

有到二人遂進来一看廟宇甚大。却是一个開帝廟。二人倒身下拜哭訴前情。見有籤筒在上就求了一籤。是第十三籤。去看籤詩道

從来此去兩相逢　咫尺風波淚滿衣
休道先緣鄉梦永　心苗只待錦衣歸

二人詳了半日。俱不能解。輕烟道。休道先緣鄉梦永。這兩句想還有團圓之日。我与婆〻还是向前去的好。夫人点首。輕烟一團苦境。幺结正沒処裝戕。偶見有筆硯在神櫃上。就取起向墻上題詩一首道

見說天涯何処着　梵〻姑媳向誰啼
若还欲問題诗女　便是当時花底迷
　　定海鄒氏妾輕烟

題完。回身送筆到櫃上去。耳边忽聞鼾睡之声。輕烟低下頭来。見一个人将衣裳着臉兒。卧在神櫃之下。遂慌忙扶着夫人出门。不求跨出山门。忽見兩三个人進来。却是本地一个無頼公子。帶着兩个僕人。趕早来燒香求籤。一進廟门就撞見他婆媳二人。見輕烟模樣標致。遂立住脚。狠看輕烟。与夫人低頭就走。他攔住门口不放出去。夫人只得向前道。求官人略〻方便。讓我們出去。那公子道。你們女人家。清早到和尚家何事。了不得了不得。夫人道。我們是遠路来的。在此歇〻脚走。公子見是外路来的。一發放胆。便道胡說。放屁。难道偏見和尚家好歇脚。這女子莫非是你拐来的。待我認〻看。就跨向前去扯輕烟。輕烟連〻退步時。被他扯住要看。輕烟怒嚷道。清平世界調戲良家女子。你這狐賊。該问剐罪。遂大叫地方救人。夫人也上前死扭做一團。兩下正在炒鬧。只見神櫃底下。鑽出个人来道。是何人

在此死状。轻烟一見。連道义士救我。原来就是馮鉄頭。因在洞庭戰敗。一路逃走至此。晚因走得困倦。就藏在神櫃下睡着。正睡在濃处。却被他们驚醒。出来見轻烟被一个人摟住。兩太陽火星直爆。大発雷霆。走向前将那公子只一掌。打得他眼中出火。四脚朝天。公子忍着疼。扒起来要走。又被一拳。打个狗吃屎。同来兩个家人。齊来救主。竟不曾攏身。却被鉄頭飛起一脚。将一个踢出门外。那一个連道利害。待要跑時。也被一脚踢倒。三人被打得昏頭昏腦。扒起来没命的走。轻烟連忙向道。謝郎如今在那裡。鉄頭遂将前情告知。又道我因兵敗。各自逃生。不知他逃往[illegible]処。二人大哭。鉄頭向轻烟。因何到此。這同来的是何人。轻烟就道其所以来的緣故。鉄頭聞是琪生母親。慌忙施礼。夫人也问轻烟備細。方知孩兒是他救的。着实致謝鉄頭道。既是如此。你们不消遠去了。我有一熟人在呂城。正要去投奔他。你二人不若随我去住在那里。待我慢慢寻訪兄下落何如。二人大喜。遂同鉄頭来到呂城。鉄頭訪着熟人。借间房兒将夫人与轻烟安頓住下。過了几日。鉄頭就别二人。去寻琪生不題。單说琪生雨阻在常州飯店中。盤費又盡。日日坐在店房。思量父母不知在家安否。又想轻烟放他之情。心内感激。又念琬如与絳玉。近来不知怎知想望。又想到雪娥与素梅被盗刼去。永無見面之期。就放声大慟。正是

一刻腸廻九轉　五更淚洒千條

一日雨止。欲要動身。又没銀子。打發店錢。欲要再住。一發担重。進退兩難。無計可施。悶悶的到街上閒走。只見一簇人圍在那里看甚榜文。琪生也挤進去看。却是兩張告示。一張是奉旨拿定海县刼獄大

盜的二張是奉旨拿定海県越獄盜犯二名。各出賞米三千貫。只有這一張。画影圖形。後面填寫姓名。第一名越獄大盜正犯馮鉄頭。第二名窩犯祝瓊。仰各省寔貼通衢。琪生不看則已。一看時。險些嚇死。在衆人堆中。不得出来。慌忙轉身就走。奔到店中。忙把房门閉上。尚兀自心頭乱撞道。利害利害。正在驚恐。忽门外有人叫道。相公開门又把他一嚇。開门看時。却是店主人来算飯錢。琪生不得已。実对他說道。身边実是分文也沒有。怎麼取。店主笑道。相公說笑話。我们生意人家。靠此營生。当得幾个沒有。快些算算。琪生道。実是沒有。算也沒用。店主見說当真沒有。就一死急道。呵喲喲。你身子住在房裡。茶飯吃在肚裡。我们一日燒湯煮水。服事你。怎說個沒錢的話。琪生道。委実盤費用盡。叫我也沒奈何。店主便着急道。吃飯还錢。古之常理。你是个斯文人。我不好開口。得罪。難道打个披子罷。琪生見他漸々不雅。只得說道。若要我錢。除非割肉与你。今煩你外边尋件事来与我做做。沒法些銀子还你。店主見他說得苦惱。就不好発話。問道。你会做甚麼事。琪生道。我会做文章詩詞。及寫法帖。店主搖頭道。都是冷貨。救不得急。琪生道。除此之外。就一件也不能了。知如何処置。店主道。我有事去。你再想想。还会做什麼否。店主遂匆匆出去。琪生思前想後。別沒法子。到次日。店主人進来道。相公事倒尋得一件在此。你若肯去。豐衣足食。一年还有几兩銀子趁。又清閒自在。落得快活。你可去麼。琪生問是什麼事。店主人道。馬頭上有个関帝廟。少一个寫疏頭的廟祝。你若肯去。我去一說便妥。琪生聽是做廟祝。就不肯則声。店主人道。這是極文雅之事。何必躊躇。你既沒飯錢打發。又沒

淂有些纏出门。不如权且做〻的好。琪生欢口氣道。也罷。你去說來。店主人就忙〻去说。少頃来回道。事已妥当。我叫小二替你送行李去。飯伐我已算过。共該三伐四分銀子。你只称三伐与小二带来。那四分銀子就作我賀仪。羅琪生别却店主人。坐小二到関帝庙来。有已改姓張。祝小二領他見了当家和尚。议定銀子。又称了飯伐打發小二回去。琪生踱到殿上。忽見壁上诗句。大京道。他在定海县母舅家〻的来些。却也奇怪。再细玩诗中之意。恍然道。哦他说孰〻姑媳向谁啼。分明是嫁与人了。怎麽又道孰〻向谁啼。終不然。他嫁不多時。就守寡不成。遂歎息道。咳。可惜這樣好女子。却没有節操。又氣又苦。欲要責他負约。却没処寻他。心中感慨。就和诗二首于壁。自此只在庙中寫疏頭做庙祝安身。不知後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卷二終

五鳳吟卷之三

第十一回

哥〻害妹子轉存權門。遇嫂〻

詞曰欲圖獻媚。那管氣連枝。世人道我會逢迎。不過暫時幫襯。愚兄之意借你生情。若能得彼笑顏親。就是拙荊不吝。

右調三撾鼓。

話分兩頭。再表平家棗核釘。被素梅咬傷臂膊。在書房將息。忽聞祝琪生逃走。驚得汗流不止。到晚又聽得劫獄。只是發戰。上下牙齒相打個不住。及打聽得賊已遠去。方纔上床少睡。纔合着眼。只聽得門外敲得亂响。只道不知何事發作。嚇得從床上滾下地來。連忙往床底下一鑽。小厮去開看。覷見妹子領着丫頭僕婦進來。棗核釘纔敢

扒出来。婉如哭道。嫂〻不知那裡去了。枣梜釘驚慌忙入内去看。但見滿房箱籠隻〻。打開床上被也不在。又見兩個家人来報道。恭兒也不知那裡去了。房中鋪盖全無。却有大娘一双旧鞋子在内。枣梜釘巴知就裡不好說出。竟氣得目瞪口呆。原来陳氏与恭兒弄得情拿。一向二人算計要走。因無空隙不能脫身。今日乘着強盜刼獄打搶。衆人俱出去打聽消息。所以与陳氏將房中金銀首飾与丈夫細軟席捲而去。枣梜釘次日着人緝探。又出招子賞銀。只當放他娘屁。毫無下落。心中氣苦。又為祝琪生未死。怀着鬼胎。連日肉跳心驚。坐卧不寧。想道。我在家恐防有禍。而且臉上惶恐。不若將田産変賣銀子。進京去住。明歲又逢大逢之年。倘秋闈僥倖。得意有個前程。就可保得身家。計算已定。就央人作保。將産業変個声盡。忙〻的過了年

到二月間。帶着婉如妹子与素梅。舉家搬往北京。買房住下。俠忽將至。場期遂趕到本省入場。到八月十五日完。却場事文字滿意。拿穩必中。到揭曉那日去看榜。睛顛倒看來。定海却中四名。俱是熟識相知。鄭飛英亦在其列。独是自己齊高。次不肯作名字。像又擯了。垂首喪氣。心内不服。進去領出落卷來看。却又三篇皆密〻圈点。止是去一筆不上兩個字。再看批語。上面寫着。鑄局清新。抒詞安雅。制藝之金科玉律也。当擬五名之内。惜乎落題三字（沒良心之報〻）。姑置孫山。枣梜釘看完。自恨自苦。號呼大哭。正是

到手功名今又去。　可知天理在人間。

遂依旧到北京家中。惱得門也不出。一日有個相識在俠世蕃門下。就說他腳力。用了許多銀子。備上若干礼物。進去拜俠世蕃為門生。

恐门生還不大親熱。就拜他做乾兒子。一味撮臀捧屁。世蕃倒也歡喜他。有人問來楨釘道。世蕃与兄年紀相等。兄怎就拜做兒子。來楨釘道。這是我討他便宜。替我家父多添一輩。那人笑道。只是难为了令堂也。來楨釘也不以為耻。反揚々得意。一日去見嚴世蕃。世蕃偶然談及道。我欲討一妾。再沒有中意的。你在外替我留心。來楨釘心內暗想道。我若再与他做一門親。豈不更好。便應道。孩兒有一胞妹容貌也還看得。情愿獻与爹々做妾。嚴世蕃听了。甚喜道。是兒我兒孝順之心。明日我送聘金過去。來楨釘連々打恭道。一些不要爹々費心。孩兒自備粧奩。送上二人。談笑一會。來楨釘高々回家。打点陪期方对妹子說。知就將素梅做陪嫁。婉如一聞此言。哭得昏々。忙將鳳釵藏在貼身。对素梅泣道。哥々壞心。將我獻与權門為妾。我到那裡必死。你却如何。素梅哭道。我將不負祝郎。料此门一入。必無好処。待我送小姐到他门。口妾自逃生回去。尋探祝郎与我家小姐下落。小姐須耐心相机而動。切不要短見。二人正对面啼泣。只見來楨釘領着伴婆。生々將他擒掐上轎。器有不測。就將伴婆同放轎々。來楨釘大搖大擺。自己送親到门。交代而回。嚴世蕃見婉如果然美貌異常。心下甚喜。親自来攙扶。婉如把手一推。眼淚如雨。世蕃不敢近身。且教將新人扶進房去。婉如那裡肯進去。跌脚撞頭。兇險難当。伴婆也被他推得跌倒。扒起扒起跌倒。臉上又着了几個耳聒子。好不生氣。也不敢近他。嚴世蕃一時沒法。忽見一個婦人從屏後笑將出来。嚴世蕃看見笑道。姨娘来得正好。为我劝新人進房。那婦人笑嘻々的来。笑婉熱。婉如正要撞他。弃眼一看。倒老夫一嚇。遂忍住啼哭。輪

心服意的隨他進来世蕃快活道好也好也且夫進了衙门回来享
用忽聞有一個陪嫁了鬟不見。想必走失。世蕃不知也是個美物只
認是平常侍婢。遂不在心上。分付着人去尋。一尋自已匆匆上轎而
去。看官你道那婦人扯婉如的是甚麼人原来就是婉如嫂嫂陳氏
自那日同莽兒逃出。走到宛平縣莽兒有個兄弟在宛平縣放生寺
做和尚莽兒挈奔他就在寺傍僨間房兒住下陳氏又与他兄弟勾
搭上了被莽兒撞見两下大鬧哥哥說兄弟既做和尚怎嫖嫂嫂兄
弟說哥哥既做家人怎拐主母你一句我一句争鬧起来兩個就打
做一團地方聞知就去報官宛平知縣立刻差人拿到審出情由將
和尚重責四十大皂板逐出還俗將莽兒也打上二十個整竹片分
開却是四十定贓例罪又要去責陳氏定他大罪忽覷見陳氏窈窕
色美。暗動一念。遂囑暫且寄監明日發落這知縣却是嚴嵩门客剗
晚私自將陳氏帶進衙中分付牢頭遞了個假病狀竟將陳氏献与
嚴嵩嚴嵩愛他嬌美波俏。就收做第八房妾夫人近日聞知丈夫在
京。他也公然不懼。料道不能奈何於他。今日曉得丈夫送婉娘与嚴
世蕃做妾。故此過来瞧看。那婉如一見嫂嫂同道房中問道嫂嫂緣
何却在這裡。陳氏假意傷悲道緣為惡奴串通強心擄至此間。幸蒙
這邊老爺憐惜。收我做妾。其實可恥。婉如心中有事也不再問。哭对
陳氏道嫂嫂既在這裡。必須保全我終好。陳氏劝道既來之則安之
何必如此終不然一世再不嫁人的。婉如泣道嫂嫂我与你共处多
年怎尚不知我心。今日既不救我。我也只拋着一死而已。遂淚流滿
面。陳氏原与婉如相好。便道這事叫我也难处。我又替不得你。我今

日且在此与你做伴看光景何如。則怕這事再不能免的。說言未了。
嚴世蕃早已回家就跌進房來去与婉如同坐婉如連忙跳起身要
走被世蕃扯住道勿怪是你自家人何必生羞婉如大怒將世蕃臉
上一把抓去。世蕃不曾防得。連將手格時。臉已抓成三條大血槽
疼不可忍。極得暴跳如雷。走去將婉如揪過來。拳打脚踢。甚是狼狽
陳氏橫身在內。死命的劝。嚴世蕃方纔放手出去。臨出门又罵道。不
怕你這賤人不從。婉如在地下乱滾。放声啼哭。陳氏那裡劝得住到
晚。嚴世蕃又往人家赴席。陳氏陪着婉如在房。劝他喫晚飯。又不肯。
劝他睡覺。又不從。急得陳氏也沒法。看看半夜。衆丫頭們俱東倒西
歪。和衣睡着。止有陳氏一人勉強撑持。伴着婉如再停一会。耐不得
辛苦。漸漸伸腰張口。困捲上來左一撞。右一撞。怎奈這双痨眼。只是

要瞌下來。不上一刻。也呼呼的睡着在椅上。婉如見衆人睡盡。想道
此時不死。更待何時。見房中人多。不便下手。遂拿條汗巾。悄悄出房
前走後闖。再沒個下手处。見一路门竟大開。就信脚走出。誰知大门
也開在那裡。却是衆家人去接世蕃。開的。守门人又去洗澡。將门虛
掩。被風吹開。婉如輕輕踏出门外。往前就走。此是三月下旬。頭上月
色正明。婉如不管好歹。乘着月色。行有半更時候。却撞着一條長河。
前邊又見一簇人。灯籠火把漸漸近來。他心中着慌。又無退步。遂猛
身往河中一跳。那些來的人。齊声叫道。有人投水也。後邊轎內人就
連声喊道。快叫救起。這些人七手八脚。亂去撈救。那知婉如心忙
力小。恰好跳在一塊搥衣石上。摑住腰跨。不得下去。止跌得昏昏。撞
在石上。被衆人救起。却失去一隻鞋子。与汗巾兩件。衆人見是一個

絕色女子。忙排至轎前。轎內的人。反走出來步行。讓轎子与婉如乘
坐。一同到寓所盤問。原來轎內不是別人。却是鄭飛英。自從與救琪
生与孫剝皮抗衡之後。日々怀念。却無力救他。遂欲進京投個相知。
指望尋條門路救他。纔過錢塘。就聞得本縣劫獄。琪生已走。遂不進
京。在杭州一個親戚家處館。旧年鄉試進場已中舉人。今年進京會
試。又中了進士。在京候選。今日也在人家飲宴回來。恰好遇見婉如
投水。連忙救回。飛英叩問婉如來歷。婉如把哥々害他之事直陳。鄭
飛英連道。不該不該。令兄主意。果然差謬。但見小姐心中要許与那
等人家裡。婉如哭道。妾已詩与本鄉祝琪生了。鄭飛英失驚道。既許
祝琪生。盟兄怎又献入权门。做此喪心之事。一發不該。婉如見他稱
盟兄。就知与祝琪生交往。先問了飛英姓名。然後竟將往事含羞直

訴。以見誓不他適。飛英心甚不平道。既是如此。盟嫂不必回去。在此
与老母賤荊同居。待日後訪得着盟兄。送去完聚。婉如又問。祝琪生
可曾有功名否。如今可在家麼。飛英垂淚道。原來盟嫂還不曉得。因
令兄買囑強盜馮鉄頭扳琪生作窩家。監禁在獄。及越獄逃走事情。
細々对他說明。婉如听了。哭得死去還魂。鄭飛英喚妻子領他進內。
好生寬慰。自此婉如遂拜鄭太夫人為母。安心住下。不多几日。飛英
就選了雲南臨安府推官。婉如隨他家眷赴任不題。說那嚴世蕃赴
席回來。進房不見新人。大声叫喚。衆人俱從夢中驚醒。嚇得痴呆。家
中前後搜尋。並无人影。忙着家人。四下追趕。炒閙了一夜。及次詔
見一個家人拿着一隻繡鞋。一條汗巾。水淋々的進來禀道。小的昨
夜因尋新人。一路追趕。不見人跡。及至河邊。偶見河中有此二物。不

奈可是新人的。陳氏看過。正是我姑娘之物。不覺流起淚來。從世蕃心內亦苦。忙着人去河中澇撓。倒曾澇着一根頭髮。合家苦楚。那來棟釘聞知此事。也大哭一場。追悔不及。不知多難。再把素梅如何逃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廟祝想佳人　却又當面失親近

詩曰晨昏分雨皆成淚　月愰花簾摠是憂
咫尺玉人不見面　從前舊恨轉新愁

且說素梅逃蛇如小姐。到府府門首。衆人忙亂之時。就往外一溜煙。也須出城來。在路上自己想道。我這等打扮。未免招人疑惑。反遭人之禍。忽想一會道。我不免粧做男人。兩些兩兒。沿路去賣。又可遮人疑惑。又可覓些盤纏。豈不兩便。幸喜身邊帶有銀子。就往街上去買几個男衣。又買一双鞋襪。一頂帽子。紙墨筆硯件件停當。我到僻靜処穿換。止有這双小脚。不能穿鞋襪。就取針線將鞋縫在襪上。裡邊多用裹脚襯緊。却將耳環除下。倒也打扮得老到。竟公然下飯店。趁艱隻身。無一人疑他。他的字又寫得好。沒一人不愛。拿出就賣去。每日風雨無阻。定賣去几幅。盤費儘有多餘。還可蓄積。一路行將下來。一日來到常州。下在飯店。見天色尚早。出去閒遊。行至馬頭上。走得勞倦。思量到那裡去歇々脚。再走。抬頭見個関帝廟。遂步進去拜過関帝。就坐在門檻上歇脚。觀看廟前景致。忽望見粉墻上兩行字。就站起身去看。却是三首詩。第一首就是擬姻的。心內驚駭道。他怎的到這所在來。却又道。紫々姑媳向誰啼。這是何說。再看到第二首

詩道。

不記當年月下事　緣何輕易向人啼
若觧萍蒂逢鄉日　可許蕭郎續旧迷

第三首道

孤身浪跡倍悽淇　恐漏蕭墻不敢啼
腸斷斷腸空有淚　教人終日被愁迷

定海瑣生和題

素梅看罷。不覺淚滿衣襟道。原来祝郎也在這裡。我好僥倖也。急忙忙跑到後邊去問那些長老道。可有一位定海縣祝相公在此麼。和尚們道。我們這裡沒有甚麼祝相公。素梅又問道。衆師父錯顧可曾會見過麼。和尚答道。不曾會過。我們不知道。素梅又道。外面粉墻上現有他題的詩句。怎麼就不曾會過。求師父們再想一想看。衆和尚正欲喫飯。見他只管問得瑣碎。變色答道。這還是兩年不知是那裡過路的人。偶在此間寫的。我們那裡管他閒事。不曉得。不曉得。素梅見說。帶着滿臉愁容出来。心裡苦道。原来還是兩年在此。想已回家。趣又走近墻邊去看。自己取出筆來。在壁側也和一首。一人無聊無賴。見天色將晚。只得出門回店。次日絕早起身上路。你道琪生因何不見。只因琪生。是個有名才子。凡寫的疏頭詞情兩絕。字又佳。常州一城。聞他大名。凡做善事。必有張祝去寫疏頭。就做不成。故此不但和尚道士們奉之如神。連合城人。無不敬重。俱不呼他名字。只稱他若張。近日為天旱求雨。各處做法事打醮。把個張祝頭多忙。被東家扯。西家爭。及完卻這家回來。到半路上。又是那家扯去。這日又去

寫號。直纏到烏臉。纔得回家。誰知事不湊巧。素梅前脚剛纔出去。琪生後脚就跨進來。因身子勞頓。就上床安歇。次早起來。又要去寫號。正走到殿上。偶見神前一張號紙。被風吹起。直飈至墻脚下。走近處要拾。抬頭忽見粉墻上又添了几行字。上前看時。也是和他原韻一首詩道。

迢迢長路弓鞋綻。妾為思君淚暗啼。
手把丹青顏面改。前行又恐路途迷。

定海鄔氏女妾素梅和題

琪生一看。異常驚喜道。他与小姐一齊被賊擄去。今日緣何來此。我二人俱還無恙。同在此間。謝天謝地。想一會。又慮尋不着。遂跌脚哭道。我那姐姐呀。你既來此。怎不等我一等。又不說個下落。却教我那裡尋你。裡頭這些和尚。听得哭声。忙跑出來。見是老張。对着痛哭。問為何事。琪生道。昨日有個女人來尋我。你們曉得他住在那裡。和尚道。並不曾有甚女人來尋你。只有一個少年男子。來尋什麼定海縣祝相公。何常再有人家。琪生聞是男子。心內狐疑不鮮。又問道。那男子住在那裡。和尚道。我們又不認得他。那個去問他住處。琪生遂不測声。也不去拾號紙。轉身就往外飛跑。行至門外。復又转來。叮嚀和尚道。這人是我的親。今後若來。可留住他。等我。說我曉得那祝相公的信息。切不可又放他去。要緊勿誤。說罷。就如一陣風。急急奔出。跑至街上。正遇着寫號的來接。琪生道。我有天大的要緊事在身上。今日不得工夫。明日寫罷。那人道。這怎遲得。動手就扯琪生。琪生只是要走。被他纏住。發急大怒。乱嚷起來。那人見他認真發極。纔放他去。

整々一月。水也不曾有一点在肚裡。满街满巷。俱已跑到没踪没緒。又没個姓名下落。那裡去尋。直至日落緣回。一進廟門。氣不過。拿起硯臺筆墨儘力往地下一摜。打得粉碎道。只為你這筆硯。盡日寫付麼頭。誤卻我大事。好恨也。好苦也。遂搥胸頓脚。大呼大哭。這些和尚只認他惹了邪祟。得了瘋病。俱替他扭着一把干係。次日祝琪生又出去乱跑乱尋。直城外船上也去問々。一連几天尋不着。自此也不替人寫對。只是懨々鬱悶。就悩成一病。睡在廟中。整々一年有餘。病得七死八活方幾漸々回好。一日又是八月天氣。琪生新病初愈。要踱到殿上。覷近覷近旧日的詩句。只見先有一個人。在那裡對墻而立。嘆氣連天。琪生怪異。指望待他回頭問他。不想那人只管看着墻上点頭長嘆。不一會又哭起來。琪生一發駭然。忍不住走上前去看那人也回過頭來。却是一個老者。再近前一覷。原來却是鄒公。自辭別之後。又提進京。坐在刑部牢中。因旧年天旱。朝廷減刑清獄。刑部官却是鄒公同年。又因戴松势敗身死。没有苦主。遂出脫他出來。却一路來尋女兒消息。偶過此間。進來求籤。不想於此相會。二人又悲又喜。鄒公忙問道。兄怎認得素梅。又在那裡會見的。說知素梅消息。必知小女下落。還是怎樣。琪生道。我亦不曾遇見。鄒公道。現有壁上詩句。但說何妨。琪生道。雖覷其詩。寔々不曾遇見其人。鄒公道。那有不曾會過。就知這詩之理。祝琪生道。先前原是會過的。老先生若能恕罪。方敢直呈。鄒公發極道。詩中之情。我已會意。何必只管俄延這半日。若是說明。就將素梅了頭奉送。也是情願。祝琪生料來少不得要說。遂將與小姐訂盟之事。直言禀上。鄒公听得與女兒有約。

忽然变色。少頃又和顏道。這是往事。何以不言。只說如今在那裡生死若何。祺生哭道。聞說是強人扨去。不知下落。鄒公頓足跳道。這還是前事。我豈不知。只管說他則甚。你且說素梅如今在那裡。待我去問他。祝琪生道。他來時小婿不曾在此。他就題詩而去。落後小婿回來。尋了幾日不見。因此就揮出一場病來。至今方好。鄒公哭道。原來還屬虛無。我好命苦。拭淚又問道。輕烟也怎的在此。祝琪生道。他來在我之前。一發不知。鄒公含淚黙然半晌。重新埋怨祝琪生道。我当初原有意贅你為壻。不料為出事來中止。你却不該挑戲閨門。甚說道理。祝琪生謝罪道。小壻一時。匿了兒女痴情。干冒非礼。然終未及亂。尚求岳丈大人海涵。鄒公流淚道。罷罷是也罷了。只是我女兒不知究竟在何方。生死尚未可料。言罷又放声大哭。祺生忍着悲痛劝解。二人就同到這邊用了飯。琪生問鄒公行止。鄒公道。我拚着老骨頭。就到天邊海角。也少不得要去尋女兒一個生死信息。祝琪生道。岳父大人既然如此。小婿也要回鄉去看看父母。近來何如。就与岳父同行。二人商量已定。到次日起來。就收拾行李。別却和尚。一路尋至家中。正是

寧到天邊身就死　怎教骨肉久分離

話分兩頭。半日筆忙。不曾理得到絳玉事情。且听細表。說這絳玉自那日被挟釘賣他。恰好一個官兒買來。指望進京送与嚴嵩討他個欢喜。要他陞官。不意這官兒行至常州府。忽得暴病身亡。夫人見丈夫已死。兒女又小。沒個人撐持家門。恐留着這少年美貌女子惹禍。就在常州尋媒婆要嫁他。這常州府有個極狡猾極無賴的一個相

于姓刑名国瑞字浔祥。妻子韓氏。是個酸溜溜的止好滴牙米醋。專会降龍伏虎打丈夫的。都元帥公子。父親是吏部郎中。他不顧隨父親到任上去。故此在家。一味荊薄胡行。見一有好日產。就去占。不占不住。見人有美婦人。就去奸。不奸不止。領着一班好生事的悍僕。慣傾人家。害人命。合城人受其荼毒。畏他权勢。皆敢怒而不敢言。這日正在外邊閒蕩。不知他怎麼曉浔那夫人嫁絳玉的信。知他是外路的新寡婦。一發可欺。就思量要白白浔来。叫家人去对那夫人说。你家老爺当初正京選官時。曾借我家大老爺若干銀子使用。原说有個了鬟抵償。至今數年。大不見利。不見人。又不見。今日到此。並不提起。是何緣故。若是没有了鬟。須還我家銀子。那大人正要發話。却有大地一個媒婆。私扯夫人一把。悄悄说道。人人说刑公子。叫做摳人說。夫人莫惹他。若惹他。就是一場大禍。老寔忍口氣。揉一揉腸子。把人与他去罷。还将公子平日所为所作。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吉訴夫人。那夫人是寡婦人家。胆小畏禍。又在異鄉。不知事体。就忍氣吞声。哭泣一場。嘆絳玉出来。随他家人去。那絳玉自從東梗釘打發出來時。已将性命放在肚外。自己还道這兩日餘生是意外之浔。便就叫他到水裡火裡去。他也不辞。闻夫人分付随他去。也不管好歹。居然同那些家人到刑家去了。不知絳玉此一去。性命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玉姐燒香卜舊事

詞曰孤挽双眉鎖。多愁只為情。昨宵痴夢与君成。及醒依然衾冷

伴殘更。此苦誰堪訴。寒灯一盞逈暗。將心事告神明。惟願

神明早把眼兒瞪。　右調南鄉子

却說絳玉同刑宅家人。至他家中。刑公子見家人帶絳玉來。連連責家人道。我只說他夫人不肯。还要費吞舌動干戈。故不曾分付得你們。那知一去。就帶人來。你們难道不知家裡大娘利害。怎麼不先安頓個所在。再来報我。却就帶進家中。怎麼処。快与我帶進書房藏躲待晚上再悄悄領他別処安置罷。眾人忙来帶來。絳玉不肯走。刑公子自已下来扯他。絳玉一把攬住他衣服。喊道。今日不是你。就是我你來你來。眾家人見他扭住主人。齊來扯開。絳玉大喊。內裡韓氏聞得喊叫。驚得飛滾出來。一見丈夫扯住一個美貌女人。大吼一声。上前來將公子方巾一手揪來。扯得粉碎。把公子臉上披一個不亦樂乎。那些家人驚慌。俱各沒命的跑。個個乾淨。公子見韓氏撞見。早已驚倒在地。絳玉却走向前。扯着大娘。跪下哭道。望大娘救小婢子一命。韓氏道。你起來。对我講。絳玉不以實告。只說道。妾是定海祝秀才妻子。因出來探親。為其官人半路搶來。今其官人已死。他夫人就要嫁我。我寔捹着一死。討一口好棺林。如今被公子劫來。我總是一死。不若死在大娘面前。省得又為公一所污。言罷就要觸堦。韓氏忙忙扯住道。不要如此。有我做主。他焉敢胡行。待我慢慢着人尋覓你丈夫來。帶你去。就揩着公子波羅揭諦的罵個不數。還險些要行杖。公子縮做一團。蹲在地上。那裡敢出一声。只是自己殺雞手作狗揖的拜求。韓氏纔不加刑。還罵個浪淘沙。找足。方帶着絳玉進內。不許公一見絳玉之面。過有一月。絳玉偶在後園。頂要恰好公子從後門進

来。絳玉照見恐他又来胡説。嚇得紅着臉急奔進内。正遇着韓氏走
来。韓氏道。你為何臉紅。又這等走得急。遂絳玉尚未答應。公子也走
到面前。韓氏大疑。遂与公子大鬧。却將絳玉剥去衣服。一一個臭死。
二人有口难分。絳玉到晚就去上吊。又被人救活。韓氏道他拿死嚇
我。又打有四五十下。就叫他与了頭一樣服役。却自己帶在身邊。
一刻不離。晚間定交与一個了頭同睡。一夜也喚他一二十次。若絳
玉偶然睡熟不應。自己就悄悄下床去摸。着公子在房与韓氏同宿
時。絳玉縱得一夜安靜睡覺。然絳玉雖受韓氏磨滅。倒反欢喜。他喜
的是韓氏看緊。可以保全身子。所以甘心服役。只恨落在陷阱。不知
終身可有見祝郎的日子。又念着小姐。時時傷心。望天祷祝。光陰荏
苒。倏過四個年頭。韓氏見他小心勤力。又私自察他。果然貞節。就心
生憐念。比前較寬。不叫他服役。也不似以前那樣防他。一日韓氏偶
然一病。吃藥祷神。無般不做。又許了馬頭上関帝廟愿心。果然病势
就漸漸痊好。識理几天。病已痊愈。韓氏要到馬頭上関帝廟还愿。備
了牲醴香灼。遂帶着絳玉。与兩個了頭。一同至関帝廟中。韓氏燒香
拜佛祷祝。心愿已畢。絳玉也去磕個頭。私心暗祝道。若今生得与祝
郎相逢。関老爺神帳飃起三飃。絳祝完。就見神帳果然飃起三次。絳
玉心中暗暗劝喜。連忙再拜感謝神明。韓氏不知其故。问絳玉道。信
也奇怪。今日沒一些風氣。神帳怎的就動起来。絳玉含糊答應神聖
灵顯。是大娘虔心感應之故。韓氏點頭。遂領着絳玉衆人滿殿遊玩。
絳玉陡然見壁上诗句。逐首看去。看到第二首第三首後面寫定海
琪生和。心下喫了一驚。暗暗流淚道。祝郎原来也至此間。可憐你

我思只不能一見。怎诗意這等悲惨。难道揭帖之事。还不曾结局。及看到完又想道。軽烟素梅。既在一處和影。詩中又各带别离思想之意。三人却似未曾会面一般。祝郎前一首诗。又像恨那一個負他的一般。這是何说。猜疑半晌。見桌上有筆砚。意欲和他一首。透个風信与他。好使他来找尋。又碍着韓氏在面前。难于提筆。不覚垂淚。韓氏見他流淚。问道。你为甚事流淚。絳玉情極。只得说道。偶見妾大诗句。故此傷感。韓氏驚讶道。既是你丈夫在此。料然可尋。你想不对我讲。徒自悲傷。待我回家着人打听。叫他来带你回去。不必苦楚。絳玉闻言感激。就跪下拜謝。韓氏忙忙扶絳玉起来。着实寛慰一番。絳玉見韓氏如此賢惠。好不怪他。就在桌上提起筆来和诗一首于壁上。其詞道

一入侯门深似海　良宵挨盡五更吁
知君已有知心伴　空負柴门烟霧迷
　　定海平氏侍妾絳玉和筆

絳玉和完。放下筆来。韓氏雖不识字。見他一献也花花的寫在壁上。笑道。你原来也识得字。又会做诗。因一發爱他。耍了一会。動身回家韓氏果遣人城内城外去尋祝琪生。誰知琪生已同邹公回家。並無一人曉得。絳玉闻琪生無处访问。心内只是悲咽。每每臨風浩嘆。对月吁嗟。正是

十二時中惟是苦　愁深难到五更時

再说琪生与邹公同尋雪娥小姐。与素梅軽烟。祝琪生改名張瓊。一路夜宿曉行。依旧来到定海縣。先到邹公家裡。只見门庭如故。荒草

凄涼。那些家人半個也不在。上有一個年老蒼頭。还在後園居住。見主人回家。喜不自勝。湾腰駝背的。進来磕頭。鄒公叫他扯去青草。打掃一間房屋。二人歇下。鄒公猛見一幅大夫还掛在上面。哭向琪生道。記得那年請賢婿題賛。我父女安然。豈知平地風波。弄得家破人亡。我小女若在。怎肯教大士受此灰塵。遂一頭哭。一頭去替大夫拂拭灰塵。口中叫道。大士有灵。早教我父女相会。琪生也哭個不住。少頃只見那老蒼頭捧着几碗稀粥道来。与二人喫。蒼頭就站在傍邊。伏侍添粥。偶然問道。老爺与祝相公。可曾遇見素梅姐麼。二人聞説。忙放下碗。問道。他在那裡。蒼頭道。他從去年臘月到此。告訴我説。受了多少苦楚。他從北京出来。要尋祝相公。在路上。又受了多少風霜。方能到此。他却改了男粧。一路賣唱而来。住在這裡。好几個月。日々去訪祝相公。見沒有信息。又到北京去看甚麼尔小姐。故此從十二二十七日。就起身去了。到今日將近有十餘天光景。難道也不曾遇見。二人問道。他可曉得小姐在何方呢。蒼頭道。他却不曾細説。是我問他。只説道小姐被強人搶去。二人苦道。他原与小姐小同被搶的。為説這個話。他又怎的却在北京出来。我們只恁命薄。不得遇他。討個真信。怪道他詩上説。手抱丹青顏面改。原来是男粧賣唱。二人煩惱。整々一夜不睡。次日祝琪生到自己家中去看父母。走到原居。却是一塊白地。瓦礫灰糞堆满。心内大驚。悄々去门一個鄰人。纔知父母为他陷害。不知去向。強盜劫獄。房屋燒光。哽々咽々。仰天號哭只得再至鄒公家。向鄒公哭救。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断腸人訴断腸人

郗公劝道。令尊令堂自然有處安身。你徒哭無益。我与你还去尋訪。或者有見面之日。也不可知。只是我小女被盗刼去。身陷虎穴。他素性激烈。倒恐生死难保。我甚慌張。適纔也悲悲戚戚。哭將起来。二人心中苦楚。那裡寫得尽。祝琪生又悄悄去看婉如小姐。指望見他訴訴苦。那知平家庄房。俱是别人的。訪向于人。俱说迁往京中多時。一發愁上加愁。再去訪拯烟信息。也無音闻。去候好友鄭飛英。全家皆在任上。処處空跑。一些想頭也沒有。絶望回来。悵悵不欲生。对郗公道。我们在家也沒用。老父老母又不在。小姐素梅又不見。我方纔求得一籤在此。像叫我们还是去尋的好。就將所求籤詩遞与郗公看。那籤詩道。

劝君莫坐釣魚磯　身比坐没信不非
從此頭頭声價好　歸来方喜折花枝

郗公看了。道。這籤甚好。祝琪生道。據籤意。却宜北去。难道又進京去不成。郗公道。凡事不可逆料。或者尊翁令堂見賢壻不在。竟身進京去。也不可知。而且素梅又说進京。小女亦在京中。也未可料。我們不免沿路細訪。倘然遇着素梅。也就造化。祝琪生心中也道進京兼可探听婉如小姐。与絳玉姐信音。更為一奉兩得。二人次日。遂動身又往北上。不在話下。再说鄭飛英在雲南任上。做了三年推官。嚴嵩怪他沒有逆奉。誣他在任貪酷。提進京勘問。幸虧几個同年解救。纔削職為民。釋他回去。此時飛英已至淮安。聞赦到。遂同家眷在淮安轉船回家。他見嚴嵩弄權。倒不以失官為憂。反喜此一回去。可以訪求琪生。送婉如小姐与他親成。一日船到常州府。泊船馬頭。買些物件

他因是削戒官員。一道悄々而行。這常州知府是他相厚同年。因出來拜一拜豐鄉親。鄭飛英偶在船倉伸出頭來。與一個家人說話。被他看見。登時就來拜候。飛英倒承他先施。怎好不去回拜。那同年定要扳留一日。意思要飛英尋件事去說々。苛他做情。那知鄭飛英為人清高。不屑如此。因情義上々不好勦然而去。遂住下與他盤桓一天。這婉如與夫人們。在倉望着岸上。須要見對面一個廟宇甚是齊整。夫人問小廝道。這是甚麼廟。小廝道是關帝廟。好不興旺。夫人遂對婆々道。我們一路閑在船倉。好生氣悶。左右今日是不動身。況平家小姐。又終日愁容不解。我們又難得到此。大家上船去到廟中看個光景。太夫人道。我年紀大。上船下船不便。你與平小姐上去畧看々就來。夫人就同婉如上岸。行至廟中。不知進廟來怎麼。須要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婉如散悶哭新詩　廟堂又咏悲秋賦

詩曰

原為愁魔無計遣　且來古刹去參神

信是愁根與命連

話說鄭夫人與平婉如小姐。領着了頭小廝。走入廟中隨喜。先到後邊遊戲了一番。又一擁至前殿來。夫人見墻上有字。笑對婉如道。好看這樣齊整廟宇。獨是這塊墻。寫得花々綠々。何不粉他一粉。是何意思。原來是本城這些施主。來修廟宇。愛墻上一筆好字。不忍粉去。故此粉得雪白。單留這一塊墻不粉。婉如倒也無心。聽得夫人說笑。就同頭兒望。果然有几行字跡。信步行去一看。劈頭就是輕烟的詩。

晴鸞道。曾聞祝郎說有個輕烟是卻小姐身邊使女。原何這裡也有個輕烟。哥去約酒是寫着定海卻氏妾。便道。原来就是他。為甚麼来到這裡呢。也不関心。就看第二首。鸞道。這筆跡好像祝郎的。遂不看詩。且先去瞧他落款。不覓大驚且喜。怕對夫人道。原来是祝郎影的兩首詩。他竟在此也不可知。夫人猜道。這詩像已影過多年。你看灰塵堆積。筆畫已有吊損的所在。断不在此間。婉如不覓悲傷。再將詩意重復覌玩。滴了几點眼淚。又去看第四首。却是素梅的。一發奇異。嘆道。看他詩中。果然祝郎不在此間。連他也不曾遇見。是見詩感慨和的。再看第五首詩又是絳玉的。垂淚道。咦。你却賣在這。你可憐可憐。看完。心上也要和他一首。就叫小厮到船中取上筆硯来。也步和一首絕句道。

身在東吳心在趙　清天霜嘴聽烏啼
近来消瘦君知否　始悔當初太執迷

定海平氏婉如步和

婉如題罷。就着実傷悼。忍不住啼泣。夫人着忙劝道。我原為你愁悶。故上来与你遣懷。誰知偏遇着這樣不相巧事。倒惹得你悲苦。快不要如此。惹得傍人看見笑話。遂顛耍也沒心腸。大家掃興而回。随即就着人遍城去訪絳玉。又沒個姓名。单一味捕風捉影。自然是訪不出来。納晚。间郑飛與辭别常州府。出城上船。宿了一夜。次日就開船一直到家。不題。正是

妾已歸来君又去　忙忙何日得佳期

再說祝琪生与卻公依旧北上。一路尋訪祝公与夫人并雪娥小姐

信息。蕉找尋素梅那裡有一個見面。一直尋至京師地面。連風聞也沒一些。二人攪得不知怎得是好。兩人算討来到京城中。下個寓所。祝琪生先去訪平家消息。在京城穿了兩日。終問到一家。說住在貢院左首。祝琪生連忙到貢院左首。果然問著平家一個七八十的老家人。祝琪生不許問他小姐。先問道。你家相公在家麼。家人誇張道。如今不叫相公。稱老爺了。弄来東棟釘得展世播之力。竟弄了個老大前程。選是福建福州府古田縣主簿。祝琪生聞說稱老爺。疑他前科也中進士。便問道。如今你老爺還是在家。還是做官。那家人呉頭得緊吞道。我家老爺。如今在任上管百姓。理兩試好不沉哩。祝琪生忙道。你家小姐可曾同去麼。家人笑道。這是前時的話。也記在肚裡。拿来放在口裡說。我家小姐死了。若是托生也好三歲。祝琪生聞言就如頂門上着了個大霹靂。心中如刀亂刺。眼泪直滚。問道。是甚麽病死了。家人遂將主人。把他嫁与嚴家為妾。小姐不從。投河身死起根發脚的。說与他听。祝琪生听了。肝腸寸寸皆断。又問道。你家繡玉姐姐呢。家人又笑道。原來你是個古人。愈問愈古。隆偏喜欢說古話的。我家繡玉了頭。賣在人家。若養孩子。一年一個。也養他好几個了。琪生又吃一驚。遂問道。畢竟是几時賣的。家人道。賣在小姐未死之前。祝琪生道。奇怪。小姐既還未死。怎麽就是賣他。卻賣在那家呢。家人道。這個我就不知道。琪生只是要哭。恐怕那家人瞧着不雅。又忍淚住。只得轉身走回。就一直哭到寓所。鄒公忙問其故。祝琪生哭訴。平小姐已死。絳玉又賣。小婿命亦在須臾了。訴罷拍桌打櫈。淚如湧泉。鄒公亦為撫恤勸解。再四寬慰。正是

一點多情淚　哭倒楚江城

一日二人愁悶在街上閒闖。忽撞見巡城御史喝道而来。看祝琪生。就叫一個長班来問道。相公可是定海祝相公。祝琪生驚喫一嚇。問道。你問他怎的。長班道。是老爺差来問的。祝琪生道。你老爺是那個。長班道。就是適纔過去的巡城沈御史老爺。諱憲。號文起的。祝琪生纔悟。放心道。既是沈老爺。我少刻来拜。長班又問了祝琪生寓所。就去回復本官。祝琪生与鄒公轉身也回。鄒公問道。方纔御史与賢婿有一面麽。祝琪生道。他是家父門生。又受過舍間恩惠的。小婿与他曾會過数次。二人一頭說話。一頭走。纔進得寓所。尚未坐下。已見長班進来報。老爺来拜。二人倉卒之際。又沒一個小厮。又沒一盃茶水。弄得沒法。只見沈御史已自下轎。踱將進來。鄒公又沒處躲閃。二

人只得同過来相會。沈御史先請教過鄒公姓名。後向祝琪生道。世兄几時到這邊的。怎不到敝衙来一顧。尊翁老師在家可好麽。祝琪生道。小弟到幾数天。不知世兄榮任在此。有失来叩。若說起家父言之傷心。暫退尊使。容細悉。沈御史遂喝退從人。祝琪生通前撤後兜底告訴。沈御史惻然道。曾聞得貴州劫獄之事。却不知世兄与老師亦在局中。大遭坎坷。殊寔可傷。三人各談了些閑話。祝琪生赧然道。承世兄先施。小弟連三尺之童也沒有。不能具一清茶。怎麼處。沈御史道。你我通家相与。何必拘此形迹。只是世兄与鄒老先生居此。未免不便。不若屈至敝衙。未知意下何如。祝琪生二人苦辭。沈御史再三要他們去。二人只得應允。沈御史道。小弟先回。掃榻以待。遂別琪生与鄒公而去。留兩個衙役伏侍二位同来。二人遂一同至沈御

史衙中安下。過了几日。二人有滿腹心事。那裡坐得住。意欲動身。沈御史劝祝琪生道。世兄如今改了姓名。令尊令堂又不曉得下落。世兄若只而此去訪。就走盡天涯窮年計月也不能尋得看。依小弟愚見。今歲是大比之年。場期在邇。世兄若能在此下場。倘然闈中得意。那時只消多着人役。四路一訪。再無不着。今徒靠着自己一人兩憑兩隻脚。走盡海角天涯。就是有些影响風聞也還恐踏上相左。而況風聞影响一些全無。焉能有着。還是与鄒老光生權在敝衙住兩月。待世兄終過場。再定局面。為是。祝琪生道。世兄之言甚是有理。但是小弟本籍前程已無可望。今日怎能得進場去。沈御史道。這事不難。小弟薄有俸資。盡數為世兄納個監。只消一到。就可進場。況如今是六月間。還有一月餘可坐。鄒公也道有理。從傍贊勸。琪生遂決意納監。沈御史就用個緣索替琪生納了監。仍是張瓊名字。即日進監讀書。轉眼就是八月場期。琪生三塲得意。到揭曉那日。張瓊已高掛五名之內。祝琪生欢喜自不必說。惟沈御史与鄒公更喜。琪生謝座師会同年。一頃忙乱。頃刻過年。又到二月会試。琪生完場。又中第四名会魁。殿試在第二甲。除授翰林院庶吉士。隨即進衙門到任。不及兩天。就差人四路去尋訪父母消息。過了一月。鄒公欲别他起程去尋女兒。祝琪生泣道。這是小婿之事。不必岳父費心。小婿豈恋着一官忘却自己心事。而且老父老母不知着落何地。小婿竟做了名教負罪人。恨不即刻欲死。但因初到任。不能出去。待看机会。謀個外差。憑他在那個所在。也少不得要訪出来。再不然。寧可掛冠与岳父同死于道路。决不肯做那不孝之子薄幸之人也。岳父且耐心坐待。与小

壻同行有何不可。於是鄒公復又住下不題。再説紅鬚自劫獄之後。在梅山寨中無日不着人在外打聽。祝琪生与老夫人音信。又因雪娥小姐思憶父親時刻痛苦也。一連几次遣人探听鄒公音耗。俱説觧任別処。不知下落。祝公与雪娥小姐翁媳二人。每日只是哭泣。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三四年光景。一日紅鬚在寨中。看兵書。忽小卒来報道。古田縣知縣已死。却是一個平主簿署印。贓私狼籍。倒是二頭好貨。特来報知。紅鬚道。可去打听訪他是那裡人。是何出身。一向做官何如。有多少私財。快来報咱。不到一日。小卒来報道。訪得是浙江定海縣人。寄籍順天。姓平名襄成。字君賛。原叫甚麽棟釘。今百姓呼他叫做伸手討。資財極富。貪酷無厭。紅鬚聞知是麽棟釘。怒髮冲冠。咬牙切齒道。這賊也有遇咱的時候。忙請出祝公与雪娥小姐。遂言道。今日你們仇人平賊已到。咱出梟了他首級。来替咱恩人報仇。發洩此恨。祝公与雪娥二人尚未答應。紅鬚早已怒氣冲冲的出去。只帶十數個人。各藏短刀。晝夜並行。到了古田縣。竟進縣衙。將麽棟釘捉出。剁做肉泥。又將他合家不論老少男女。上下一齊殺絕。遂領着衆人出城。恰遇福建巡撫正領着大兵到閩清去勦山賊。在此經過。两下相遇。紅鬚全無惧怯。領着十餘人殺進陣中。手起刀落。殺人如砍瓜切菜。一連殺死官兵八九十人。刀口已捲。只以刀背乱砍。巡撫見勢不好。指衆官兵。一齊殺上。團團圍住。紅鬚外無救兵。内無兵器。竟被擒拏。巡撫怕賊黨搶劫。連夜將陷車囚好。做成表章。觧京獻功。有那逃得性命的小卒。跑至梅山寨中報信。雪娥小[illegible]告祝公説。恐怕不分玉石。連婉如一同遭害。替他擔着驚

大哭不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卻雪娥急中遇急

詩曰

義海相糾。愛河復攻。那堪這機小難ゝ恨殺ゝ。倒做了兩頭俱
空。陽關人又急。天台路不通。欲學個丈夫女中。怎奈我南北
西東。各天又共。

卻說祝公与雪娥小姐。得知紅鸞被擒。二人號天哭地。連忙着人出
去打聽消息。說一些刑也不曾受。只是明早就要起解上北京。祝公
頓足道。這卻怎麼處。他能救我。ゝ不能救他。真是枉為人一世。說罷
痛哭。雪娥小姐也哭道。我們若非他救時。今日不知死在何地。為可
坐視不理。我与公ゝ寧可拚着性命。趕上前隨他進京。看他是怎的
結局。若有可救則救。若無可救時。也還可以脩他後事。祝公道。有理。
只是你是個女子。怎的出得門。你且住在此間。只待我自去罷。雪娥
道。公ゝ年老。路途中誰人伏事。媳婦雖是女人。只是要同公ゝ去。二人
正在爭論。忽見几個小卒慌ゝ張ゝ跑來喊道。快些走。快些走。巡撫
領兵來洗山了。眾小卒一声喊。各自逃生而去。祝公与雪娥二人。心
慌畧ゝ帯些盤費。跑出山尋一隻小快船。一路趕來。直趕到常州府
方纔趕着。祝公就要去見紅鸞。雪娥止住道。不可造次。若是這樣去
下。但不能見他。亦且有禍。必須定個計策去。方保無事。祝公道。是什
麼計策。雪娥思想一会道。我有一計。解子必要倒換批文。少不得
將囚車寄監。我們多帯些銀兩。再買些好酒好餚。到監門对牢頭禁

子哭訴〻只説他当初〻原是我们外親。曾周濟我们過。今日不知他为何犯法。來送一碗飯与他吃〻〻。以報他昔日周濟我们之恩。却多送些銀兩。買住牢頭。他見公〻。是一個老成人。我又是一個小女子。料不妨事。再見有銀子与他。自然肯容我们進去。待進去之時。再將些銀兩。送与守囚車之人。却將酒餚。就与他们吃。他们只顧吃酒。我们就好与義士説話。祝公点頭。遂共備办停当。二人来到監门口。尋着牢頭。照依行事。果然放他二人進去。二人進得牢门。也照前施行。無不中計。紅髯須見二人來此。大驚道。你二人怎的遠〻來此。祝公与雪娥小姐。抱着囚車哭道。義士救我二人性命。又为我等受害。我二人就死不忘。今日聞義士解上北京。恨不能身替。特挈來隨義士同去紅髯道。不須啼哭。你二人也不須進京。咱這一去。多分必死。倒喜得

平賊死在咱前。咱就死也甘心〻。殺也快活。人生世上少不得有一死何必怕他。只要做二個暢僕子了〻。一件痛快事。開眉舒眼得死。就到那世做條僕子。也是爽利的。你二人快不要隨咱去。就要咱去。也替不得咱的死。那不是多送在裡邊煩惱的。而且又使咱多擔了一片心。反叫咱死也不得乾淨。但是你翁媳二人。日後遇着祝翁恩人。替咱道及。就咱不能与他相会。叫他念咱一声。咱就死也甘心。祝公与雪娥二人。定要与同行。紅髯發怒道。不听咱言語。必然有禍。難道要隨咱去。是要看着咱砍頭麼。何不就在這裡砍了咱去。省得你二人要去。祝公与雪娥見他不容同去。及發起怒來。因哭道。但是不忍義士獨自一人解去。紅髯道不妨事。咱也是一條漢子。不怕死的人。祝公遂取出一包銀子。遞与紅髯道。既不容我二人隨去。這一包碎銀

子。義士自巳帶去做盤費。紅鬚搖頭不受道咱要銀子何用咱旣犯
罪。朝廷自然不能饒咱。料来也是這包銀子。買不下咱命来。納這條
路去。倘他敢餓死咱不成。你二人拿去。尋個安身所在。慢〻將這銀
子度日。等待打听恩人信息。又想一想道。不如就在這裡安下也罷。
這常州地方。還是個来往要地。可以訪信。省得往別處去。又要花費
盤纏。你們如今用去一厘。就少一厘了。那得沒錢度日。誰肯来顧你。
祝公道義士慮得極是。為我們可為極至。我二人就在這裡住下。候
討義士信音也罷。雪娥又悄〻問道。平賊家眷。可曾殺傷。紅鬚笑道。
咱纔殺一暢快。被〻半個不留。雪娥聞言暗〻叫苦不迭。又問道。有
酒餚在此。義士可用麼。紅鬚道。這倒使得。雪娥遂取酒餚至。祝公親
自喂他。雪娥在傍斟酒。紅鬚大嚼。如風捲殘雲。須臾用完。对祝公二

人謝道。生受你們。你二人去罷。以後再不要念咱。痴心哭泣。也沒用
了。祝公二人涕泣而出。雪娥向祝公道。義士既不要我二人隨去。生
死只在明早一別。就終身不能見他。我們須就在馬頭上尋個下處。
明日絕早。送他一別。祝公道我也是這等說。二人遂依旧出城到馬
頭上尋了下処。二人一夜不曾合眼。雪娥想念父親。不知存亡。祝爺
又不知消息。婆〻又沒去向。又憐公〻年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苦
惱不過。素梅輕燗。未知歸着何處。又悲義士解去。性命自然不保。嫦
如姐〻。不知逃得性命否。又回想自已是個閨女。終日隨着一個老
着東流西蕩。凡事不便。究竟不知是何結果。那祝公心裡。卻又思量
夫人年老。不知流落何方。生死未料。孩兒年少。不知可曾逃得性命
出来。還是躲在那裡。不知何方去尋。又見一個少年媳婦日〻盡心

孝順。服事体貼。甚不過意。惟恐躭悞他青春。都一般落在难途。怎忍叫他受些風霜苦楚。終于怎樣結局。又念父親解上北京。畢竟是死一發可傷。兩人心中各怀啞苦。暗自傷心。真是石人眼内也要垂淚好不悽慘。二人至五更時分。就起来伺候。祝公打听得觧子。俱在隔壁關帝庙動身。遂領着雪娥。在関帝庙中等候。雪娥縐着眉頭。就坐在鼓架上。祝公却背叉着手。满殿兩頭。走来走去。心神不寧。忽走到墻邊。擡頭一看。見壁上許多字。知是倡和的詩句。看到琪生詩句。大声驚怪叫道。媳婦你来瞧。這不是我兒的詩麼。我老眼昏花。看不仔細。莫是我看差了。雪娥听說。飛跑過来。祝公指着琪生的詩句。教他看。雪娥看着詩句。就哭起来道。叫我們望得眼穿。那知他在這裡。祝公喜得手舞足蹈。心花俱開。雪娥又重新將詩句第一首看起。掃去

[illegible]衛的心已驗然。看到第二首第三首是琪生的。点頭了悟道。哦。[illegible]姐已嫁他。故此悟他。又看到第四首。是素梅的。心内一發詫異道。愈看愈奇了。他也緣何得来。我莫非還在夢裡。再看至第五首。是絳玉的。心下暗想道。平家姐姐。曾說有一個絳玉。為与祝郎有情。被主責出。怎也在此。及看至第六首。是婉如之詩。就失声大哭道。那知平家姐姐。也曾来此。可憐你那日不知可曾遭害否。若是遭害。想必死于非命。我又不能得你個寔信。好生放心不下。又想一想道。我看他們詩中口吻。像是俱不曾相会。祝郎的怎的詩又搃在一處呢。心中疑惑不解。愈思愈苦。心内又想道。輕烟素梅。二人如今不知還在那裡。諸事紛心。眼淚不住。祝公也看着這些詩。反覆玩味道。這些人的来歷。你前日曾对我說過。我也略知一二。但不知怎麼恰好的皆到此

間。今人不解雪娥應道。正是呢。媳婦也是如此狐猜。祝公又想道。我孩兒既有題詩在此。料然不遠去。我和你待送了義士起身。就在此慢慢尋他。雪娥道。公公說得有理。正說話間。只見解子們押着囚車。已進廟中來。二人就閃在一傍。祝公与雪娥乘解子收拾行李。忙忙上前去看紅鬚。紅鬚道。咱道你二人已去。何必又來。你二人好生過活。今日咱別你去也。祝公与雪娥。還要与他說兩句話。尚未開口。只見那些解子。早來扎縛囚車。趕逐二人開去。已將紅鬚頭臉蒙住。祝公与雪娥眼睜睜的看着他上路去了。祝公与雪娥復大哭一場。回到廟中。正是

望君不見空回轉　　惟有啼鵑血淚流

祝公拭淚。对雪娥道。我想孩兒這詩。不知是幾時題的。雪娥忽見一們和尚走進來。便應道。公公何不問這位長老。祝公就迎往和尚問信。和尚道。我們也不曾留心。大約題得甚久。像有三四年了。祝公就呻吟不語。雪娥道。公公可向長老借個筆硯一用。祝公果去借來。雪娥執筆向祝公道。待媳婦也和他一首。倘若祝郎復至廟中。便曉得我們在此。方不相左。遂和詩道。

父逐飄蓬子浪跡　　班衣搠破楚猿啼

柔腸滿注相思苦　　久為痴情妾自迷

定海鄒氏雪娥泣和

雪娥和畢。祝公看着傷懷。雪娥道。我們不宜再遲。趂早去尋下住居。就去尋祝郎下落。祝公道有理。二人就央人賃却一間房子。祝公將雪娥安下。自己不人却日日不論城市鄉村。寺觀庵院各處去尋祺

生。兼訪和氏夫人。尋了一二個月。並無一毫影兒。雪娥就要回定海家裡。尋訪父親信息。祝公道。我豈不欲回家一看。只為天氣漸冷。我年老受不得跋涉。抑且路途遥遠。盤費短少。怎麼去得。不若在此搖過寒冷。待明年春氣和煖。同你慢慢支撑到家。你意下如何。雪娥依允。那知不及半年。看看坐吃山空。當盡賣盡。不能有濟。房主來逼房錢。見他穷得寔不像樣。料然不得清楚。恐又掛欠。遂捨了所掛房錢定要趕他二人出去。讓房与他。另招人住。遂日來閙炒嚷罵。二人無奈。只得讓房与他。却又沒處棲止。又不能回去。遂一路流了三四里。原指望到淮安投奔一個門生。身邊盤費絕無。委寔不能再行。初時還有一頓食。一頓餓。挨靠後竟有一日到晚也不見一些湯水。餓將節雪娥哭道。我也罷了。只是公公年紀高大。那裡受得這般飢寒[illegible]

不熬我心疼。却又沒法商量。二人夜間又沒處宿歇。却在館驛後一個破廟裡安身。日裡公翁媳二人。就往野田坟塚去拾几根枯草柴拚把米子充飢。雪娥要替人家拿些針線做做。人家見他這等穷狀樣。恐怕有失錯。俱不肯与他做。雪娥也不去相強。只是与祝公拾些柴度日。二人再不相離。苦不可言。且將此事按下不題。再說祝琪生在京做官。只想謀個外差。一日恰好該他点差。南直隸又缺巡按。他遂用些長例。謀了此差。別却沈御史。同着鄔公出京。並不知紅鬚之事。祝琪生這裡纔出京。紅鬚那裡纔進京。兩下不遇。各不曉得。閒話休題。說這祝琪生出京。他是憲体。好不威武。他却只把鄔公坐着大船。自已止帶兩個精細衙役。一個叫做陸珂。一個叫做馬驥。一路私行以巡訪民情為由。兼探父母与小姐諸人音信。未知琪生此去。可曾

詳著否且聽下回分解。

五鳳吟卷之三終

第十六回

張按院權內行權

詩曰
机權慢道無人識　也有人先算我前
然遇境窮非命拙　折磨應是巧成全

却說琪生出京。一路尋訪父母小姐諸人音信。一日私行巡至鎮江与兩個衙役。陸珂馬魁。三人粧做客商搭船。同船一個常州人。忽問道。列位可曉得按院巡到那裡。衆人同道聞知各府縣去接。俱接不着。這些官員衙役吏民。都擔着一把干係。有的道。他私行在外。有的又道。按臨別處。總是猜疑。全无定信。琪生也擇口說道。我也聞說他出巡。已巡到常鎮地方。但不知他在那個縣分。又問他怎的。那人、恨

道我為被人害得父散子亡。連年流落在外。今聞按院姓張。是個極
愛百姓的。不怕權勢的好官。故此連夜趕來。打帳拚個性命。去告那
仇人。祝琪生道。告的是何人。為着甚事。那人道。若說起這個人。是人
人切齒。列位自然曉得。料說也不妨。就是敝府一個極毒極惡慣害
人的先賴公。姓刑不知他名字。只聽得人叫他做摳人髓。衆々聽
見是摳人髓。一船客人。有一半恨道。原來是這個惡人。告得不差。琪
生笑道。這個名字就新奇好听。叫得有些意思。那人道。什麼有意思
他害的人也死數。我當日原做皮匠。有一女兒好端々坐在家裡。只
因家貧屋淺。被他瞧見。他就起了歪心。一日喚我縫鞋。將一隻銀盃
不知怎麼悄々去在我担中。故意着人尋盃。我低着頭縫鞋。那管他
家中閒事。却有一個小厮。在我担中尋皮碩要。尋出這隻盃來。他家

登時把我鎖起。道我偷他若干物件。就將我送到官打一個死。还要
賠他許多金銀。你道我一個皮匠怎有金銀賠他。竟活々將我女兒
帶去奸淫。他的婆娘又狠。日々吃醋。倒不怪他丈夫。单怪我女兒。百
般拷打。我女兒受不過磨难。就一索掃死。說到這裡。竟嗚々咽々的
哭將起來。祝琪生道。怎不告他。那人道。还說告他。々見人已掃死。恐
我說話。將屍骸藏過。倒來問我要人。說我拐帶他婢。要送官究治。我
是個穷苦的人。說他不過。反往他方躲避。直到前月十六日。偶見他
家也走出来的一個小厮。告訴我。纔曉得情由。竟欲告他一狀。出口
悶氣。說罷又哭。琪生道。事雖如此。風憲衙门的狀子。也不是容易告
的。还要訪個切實。纔是。那人道。左右我的女兒吊死了。我在外也是
一死。回家也是死。不如告他一狀。就死也情愿。衆人也对琪生道。客官

你是外路人。却不曉得這摳人髓造的惡。何止這一端。又是某処占人田產。某処謀命性命。某処謀人妻女。你一件。我兩件。當閑話撇出来告訴。琪生又道。只怕這位朋友不告。若這位告開個頭。則怕就有半城人去告他哩。琪生又問了那公子的住居。放在心上。也不在丹陽停留。就一直行到常州。依旧到馬頭上閑帝廟去歇下。和尚們齊来恭喜道。張祝一向在那裡。今日纔来。就養得這樣胖了。琪生支吾過来。遂走到殿上来看旧日詩句。只見又添了三首。上前去看前詩如故。看到絳玉的。驚道。終不然他賣在這裡麼。不然何以到此和詩。若在此間。定然尋着他。及看至娩如的。大驚大喜道。你原来不曾死害殺我也。又想道。我想那家人来不哄我。這詩決是他遷家進京時題的。死于和詩之後耳。遂掩面號呼道。我那苦命的小姐呀。你為我而死。叫我怎不痛殺。莫非你一靈不滅。芳玉乎。来到此尋我。悲痛一會。怪道絳玉也在此題和。自然俱是那時遊京時節。同小姐在此和的。可見朱〻楨釘那惡賊在那路上已留心。進京賣他。絳玉也。先曉得故道一入侯門深似海。可傷可傷。想到此際。把那一片尋訪熱腸又化為冷水。再看至雪娥。就一發踴躍鬥異道。好奇怪。你也曾到這裡可憐你身陷強盜。叫我那裡跟尋你。只怪素梅姐〻。向日不在庙中哥我。致你珠玉久沉海底。不知今日你還在此否。心中就欲着人去訪見天色已晚。只得忍住。一会又拍墻哭道。我這些美人一個〻的来此俱有題和。怎詩倒都与我对面相親。人却一個不見。我好痛殺也。早知你們俱到此間。不如在此寫號頭過日子也好。如今只博得一個空官。要他何用。當初求籤曾許我中後重逢。那知相逢的都是

琪々詩句原来菩薩神聖也来與我就趕胭起足大呼大哭。那些和尚還道張祝出去這几年病還未好。今日旧病復發。琪生害得一夜不曾睡着。次日老早就起来。只得且理眼前公兵。先分付一個衙役滿城去訪鄔小姐消息。單着一個在庙中等候。自已伊餞個相面的竟何到刑家門首。只管在那裡天失走去。那那公子恰好送客出来。見這個人在街上看着门裡。走過去復又走過来。遂着家人喚他進来同道。你貴姓是做甚麼事的。琪生道在下姓張。相面為生。公子道。既人一位風鑑先生。請坐下。李生求看々氣色。琪生也凫譚嘲笑看上不令。胡謅几句麻衣相法。嘆道可惜。公子道君了問災不問福。有何禍福你請直言無隱。琪生道右下名為鉄口。山人若不恠直談。請与公子一言。公子以目注視琪生道。原求直言。指示迷途。方可趋避。琪生道。目下氣色昏暗。印堂淚紋直現。當生大禍。公子道可還有救否。琪生摇頭道。滞色沉重。甚是不祥。公子毫無懼意。笑道人力可以回天。學生只是自已修省。挽回天意。禍自消滅。那有個救不得的事。多蒙先生指教。相金自当奉上。還有便飯。敢屈先生到書房去坐罷。下次就做成個相与。可時常到舍間来与李生看々氣色。遂起身携着琪生手往後园来。琪生暗道。可見人言不足信。早是来訪。不然几乎害却好人。以後便当細心。不可不察。二人走進書房。公子与他閒談覌玩一番。又領他各処遊玩。領到一間雅致房子裡面坐下。那房甚然高。其幽静。若謝絶塵事養高于此。再擺飾些花草書籍。儼似深山。竟是在城山人。一世可忘世務。琪生性地清涼。怡然自爽。公子道。此人倒還雅靜。就在這裡坐罷。就連喚家人。一個不在。公子对琪生道。

這些奴才。一個也沒用。先生請坐。等生走一走就来。公子出得門外。那知家人俱在門外等候。皆是設成圈套。忙叫家人。將房門緊緊鎖上。公子在門外冷笑道。你道我有大禍。只怕我倒未必。你的大禍到了。你相自己還不準。還来相別人。琪生在內叫道。公子開門。在下還要起。做生意。怎麼閉我在此。公子又冷笑。已你今生今世休想出我此門。如今接院姓張。偏你也姓張。既是相士。心單單望着我門裡走来走去。独要相我。偏又相我。甚是不祥。琪生道。在下委是相士。適来冲撞莫怪。公子道。你還要瞞賴。那有相士有這等一個品格。我的相法還比你好些。我就開門。叫你死得心服。就與家人把門開了。將他身上一搜。却搜出一顆印来。琪生啞啞無言。公子大怒道。你還要有抵賴。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是你来尋我。不是我去尋你。既来訪我。自然不是好意。我也不得不先下手。琪生哀求道。既然被你識破。你放我出去。我誓不害你。公子笑道。你好不識時務。我焉肯縱虎自傷。遂將印帶在身邊。將琪生送進黑房。把門重重鎖上。笑道任憑你有兩翅。也不能高飛去了。遂欣欣然同家人出去。再沒法来送他性命。琪生在下房中烏黑。直正伸手不見掌。却是公子有心起的一間暗房。開門則明亮如故。閉戶則霎時烏暗。不知有個什麼関捩子兒起造的。過閣撐天高墻也不知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在裡頭。今日琪生撞在裡也。料知必死。只是在內驚異。正是

惡人未剪身先死　　那得雲間伸手人

却說絳玉在那家。終日告天求地。願求保佑再得与祝郎團圓。小姐相會。凡遇有月之夜。就到後園悄悄望月禱祝。這日正在園中拜月

耳邊阿阿聞得微嘆之声。甚是悽慘。暗想道。我今日聞得公子对夫
娘喜欢。說做了一件大事。落後又聞得說只待三更下手。莫非又鎖
着個什麼人在此要絕他性命麼。遂悄悄走近暗房邊窃听。忽然心
動道。這声音却像是我們鄉里。又熟識得緊。就低低問道。裡面嘆氣
的是誰。琪生听得外面人問。急道。我是本省祟按院。你是何人。快些
救我。自有重報。絳玉聞是按院。暗暗踌躇道。我在此间几時是個出
頭日子。不若救他出去。那時求他差人送我回家。与祝郎相会。豈不
是一個絕好机会。踌算已定。便道。我今究你出去。你却快来救我。琪
生連道。這個自然。你快些開门纔好。絳玉就忙要救他。门又鎖緊。幸
喜此房离内宅頗遠。不得听見。絳玉見门傍有一石塊。双手牵起。將
鎖鑼儘力一下。登時打断。開门放出。琪生走到月下。两下一見。各吃
一驚。絳玉連言。你好像我祝郎模樣。琪生喜道。正是。你可是絳玉
姐姐麼。絳玉亦喜道。我就是。兩人喜不可言。琪生还要問他在此緣
由。絳玉忙催道。公子半夜就着人来殺你。有話待慢慢的講。你快些
走脫。就来救我。若稍遲延。你我二人之命休矣。琪生就不再言。絳玉
急領他到後邊開了後门。琪生飛也似奔到馬頭上来。此時纔至黄
昏。城门未閉。那陸珂馬腮俱会在庙中。見月上甚高。老爺还不見回。
不知何故也。一路尋進城来。恰好撞見陸珂。悄悄禀道。小姐並無音
信。琪生喘息不定。对他二人道。這事且待明日再講。只是我今日几
乎不得与你二人相見。二人吃這一嚇不小。忙問何故。琪生也不暇
細說。同進庙中。即刻出個信批。到府着府縣立刻点二百名兵。去拿
邢公子全家家屬。二人如飛。分頭至府至縣擊鼓。府縣聞得按君在

境。俱諕得冷汗如雨。武進縣知縣就領壯兵去拿邢公子。知府与各官忙忙至関帝廟禀接琪生。只教請本府知府進去。各官明日到察院衙相見。知府進去。琪生对他細説邢家之事。把個知府諕得䰟魄俱喪。琪生又道。本院有個侍妾絳玉。失陷邢家。恐衆人不知玉石俱焚。煩賢府与本院一行。知府忙忙趨出。趕到邢家来。那些官員聞知按臺受驚。俱怀着鬼胎。沒処謝罪。也一鬨来捉邢公子。並保護絳玉。祝琪生待知府出去。就進後殿。只听得和尚們交頭接耳。個個吃驚打怪的道。誰知罵踹張祝。竟做了按院。正説時見琪生進来。一齊跪下迎接。琪生笑扶道。我还是旧時張祝。不消如此。不一時陸珂報道衆官又至。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illegible]輕烟訴苦

詞曰　生事不違顛毋。一身只恁乖蹊。怎知白髮鬪難栖。題起心惊獲碎。　纔纔枯朋飲淚。盈盈老眼昏迷。蒙卿患難賴提携。枕畔極歡还戚。

右調西江月

却説知縣領着兵丁。將邢家前後門。如鉄桶一般圍住。那公子还在裡内。正吃夜宵酒。对妻子韓氏笑呢呢。此時已是二鼓將盡。只好再挨一刻性命罷了。正説時。忽一声喊。如天崩地裂之声。許多人已擁進来。將邢公子并全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齊拿住。用绳扭索綁。就串了一串。不曾走得一個。知縣正在逐個点名。忽見知府与衆官慌慌張張来叫道。内中有一位絳玉姐姐。在那裡。絳玉也不則声。知府慌了。对知縣道。這人是按君家屬。方纔親口分付本府。自来照管。如

今番不曾獲得。倘有錯認。怎麼回話。知縣着慌。急得乱喊。絳玉姐〻
絳玉在衆人中。從容沓道。妾在這裡。不消忙乱〻。衆官見説。如得活宝
一般。齐向前七手八脚。親自与他解縛。連〻賠罪。問絳玉是按君甚
人。為何却在邢家。絳玉道。我是按君之妾。為邢賊詐来。衆官見是按
臺亜夫人。都来奉承効勞。又懇道卑職等。疏居防護。致按君受驚。恐
按君見罪。煩夫人解釋。又道適纔不知是夫人。大胆呼名。切勿介意
幸甚幸甚。絳玉道不妨。知府遂分付衙役。將轎先送絳玉。到自己衙
内。知縣押着邢家男女送監。衆官又一齐奔至廟中回覆。琪生傳言
免見。這一夜。廟前廟後許多兵卒圍護。捐令喝号。一直到曉。琪生却
安然睡覺。那些官員吏役。来〻往〻。一夜何曾得睡。因按院在城外。
連城门一夜也不曾閉。次日五鼓。衆官就在廟前伺候。直到日出。琪

生纔進城。行香坐察院。先是府道各所參謁。俱是青衣待罪。琪生令
一槩俱換公服相見。琪生致謝知府。知府鞠躬請罪不迭。次後就是
知縣衙官也換公服相見。落後又是參將遊擊。一班武職打恭。諸事
完畢。即刻就投文放告。知縣就解進邢公子一家犯人進来。邢公子
只是磕頭道。犯人已知罪不容誅。只求早死。琪生道。也不容你不死
又問他印在那裡。公子道。在家中床匱下。琪生委知縣。拶着公子登
時取至。琪生掣籤將公子打了五十大毛板。衆家人助惡。刑罰各有
輕重。正在發落。頃刻接有一千多狀子。倒有一大半是告邢公子的
皮匠亦在其中。琪生遂張數与邢公子看過。公子頓口無言。琪生就
將公子問成絞罪。發監。韓氏助夫為惡。暫寄女監。發落。纔將公子押
出。已接着老大書札。已有二三十封。俱為邢公子講情的。琪生一槩

不看。原書復回轉將招擬做死。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没興一齊来

琪生又看了此狀子。纔退堂歇息。外面報知府親自送絳玉進來。琪
生同御知府。忙教將絳玉接進。兩人悲痛。絳玉哭訴往事。琪生說道
我一聞你賣出之信。肺腑皆裂。以為終難再聚。那知遭此一番風險
昨晚若非卿救我。已鬼籙陰司。卿能守節又復救我。此心感激。皆成
痛淚。我今日見卿。復思小姐。只可憐你小姐為我而死。遂將他死的
緣故說知。絳玉聞知小姐已死。哭得發昏。又問琪生几時得中做官
琪生也將前事細說。絳玉失驚道。原來你也遭了一番折挫。因說道
那家韓氏。我倒虧他保全。你須出脱他罪。纔是。琪生應允。二人數載（断不可少）
旧情。俱発洩於這一夜。枕上二人自不必說。次日琪生对絳玉道我

是官休。原無留家眷在察院之理。恐開強劫之門。不便留你在院。須
尋一宅房子与你住下。分付府縣照管。待復命之日。再接你進京。你
須耐心。不要憔悴。遂差人尋下一大間住房。頃刻已畢。府縣聞知。就
撥四個丫鬟。兩房家人來伏事。又差二十名兵丁守護。琪生還恐他
寂寞。又將韓氏出了罪。悄悄也發至絳玉処做伴。數日之間。那公子
已死獄中。閑文畧過。琪生發放衙門事体已完。一連几日着人探訪
父母与鄒小姐三人。毫無音信。正在煩悶。衙役來報。座舡已到。琪生
忙將鄒公接上來。談及絳玉之事。鄒公也看琪生歡喜。琪生訴說小
姐曾來庵中題詩。及至尋訪。又無下落。鄒公就急急同琪生去看。又
哭得昏暈。次日琪生復同鄒公登舟。往別処出巡。行到半路。復帶着
馬魁陸珂二人。上岸私行而去。一日來到常熟縣界。三人進店吃飯。

忽听得店内喧閙。碗盞碟子、打得乱响。琪生與馬魁去看。来報道。也
是一個客人下店吃飯。他不知飯店規矩。凡先進来者。先有飯。務宜
依次送来。他見同桌之人。先有飯吃。半日还不到他。又見小二捧飯
送到東。送到西。他却呆呆坐等。就大怒起来。將同桌人的飯奪過来
就往地上一潑。同桌之人。也惱起来。就与他交手。却打他不過。被那
潑飯的人。一頓拳頭打倒在地。店主忙去扯劝。那知他正要尋店主
厮打。随手帶過来。也打一個半死。他还在那裡嚷道。一般俱是客人。
怎一桌之上。兩樣看承。偏送与那行人吃。独不与我。难道我不还你
錢不成。你若誤了我的行程。叫你死在我手裡。罵得性起。就將他碗
盞家伙。打得雪片。特来報知。琪生还未回言。只見一個漢子。揎拳裸
身。從店内跳出門外道。来来来。皆来送命。我不打你個臭死不算好
漢。又見店中几個若大若小男子婦人。跳出一火堆来。手拿柴棒棍
接脚提將出来。要打那漢子。那漢子將這些婦人男女。一脚一個。俱
踢得滿地乱滚。琪生見他行兇得緊。走上前去。要看他何等人物。用
心一看。原来是馮鉄頭。忙去扯他道。馮兄休得囉唣。過来相見。鉄頭
見是琪生。喜得自然眼笑道。我的老相公。尋得我好苦。教我那裡不
曾尋得你到。正携手欲行。只見店小二去約了一班光棍油辣子。趕
来尋鬧。鉄頭怒道。待我索性打死他几個。言罷。就迎上前要打。琪生
一把扯住道。不可不可。那小二這些人。不知琪生是劝的。認是他同
来的伴。但見贏不得鉄頭。没処出氣。就来打琪生。嚇得陸珂馬魁。怕
上前攔住。將為首的一個打了一拳。喝道。啱該死的奴才。按院老爺
在此。谁敢乱動。衆人嚇得屁滚尿流。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一齊跑

淂沒影恰好有本縣打听捺院消息的人在那裡一聞此信飛馬報本官去了。這琪生携着鉄頭手。另進去個僻靜店中。那店內的人。已知是捺院。見他進來。連飯也不敢吃。丟下飯碗就走。店中忙来磕頭。琪生道。我暫借此說話。你們不許張揚。店主應声而去。琪生問鉄頭一向在那裡。今日何事到此。鉄頭就將逃難遇和氏老夫人与輕烟始末。歷陳。琪生淚如雨下。忙問老母与輕烟。如今安在。鉄頭道。住在呂城。我自安頓老夫人二人之後。就遍処来尋你。到這常熟縣。連今月已是來尋過三次。不想兄已做官。也不負我几番跋涉。琪生致謝。就要轉頭見母。鉄頭道。待我先去報知老夫人二人。兄索性完却公事。從容回來相見。何如。琪生急欲叫去一見。忽陸珂來稟道。常熟合縣官員。在外稟見。琪生道。到縣相見。琪生見衆官已經來接。遂不好一回。遂差馬魁同鉄頭。先往呂城報信。自己即刻到縣查盤諸事。已畢。却將昨日被傷店主喚來。賞他几兩銀子。安慰他一番。就差人往滸上知会座船。只在無錫縣等候。你不必又來。次日復忙〻的逓到各縣。分与松江府各処。匆〻趲完公事。遂帶着陸珂起身。星夜趕至呂城。路上早接着馬魁來迎。一同進門。琪生連叫道。母親在那裡。和氏老夫人与輕烟。听得琪生已到。飛奔出來。抱着琪生痛哭。琪生跪在地上哭道。致使母親流落他鄉。孩兒之罪也。夫人扶他起來。三人各將前事說知。琪生又向輕烟謝道。我母子若非姐〻。焉有今日。向時我見廟中詩句。还道你失節嫁人。滿腔錯怪。豈知你反為我母子受苦數年。言之不覺淚下。輕烟泣道。身已從君。焉肯失節。妾不足惜。只苦了婆〻耳。琪生只又大哭道。母親幸喜見面。只是爹〻不知还

在那裡吃苦。只恐存亡未保。邹小姐与素梅姐〻。着落何方。我好痛心。夫人与輕烟也哭。鉄頭苦劝方止。琪生就差人到無錫縣。催趲座舡快来。過有五六天。方纔舡到。琪生去接邹公上来。相見過。邹公續見輕烟。觸動心事。放声哭道。你母子倒幸團圓。輕烟周見見面。不知我女兒尚在何方。今生可有相会的日子。琪生与鉄頭。再三劝改。次日琪生就將母親与輕烟。也送至常州。与絳玉一同居住。待復過命。再着人迎接進京。又恐邹公年老。畏見風霜。也留在常州同倒那府縣官来叩賀。自不必說。過了兩天。琪生別過母親与衆人。帶着鉄頭做伴。乘着座舡。又巡往淮安一帶而去。正是

代天巡狩人〻惧　過地聞名個〻尊

話分兩頭。且說素梅只之在常州関帝庙和詩之後。一直尋至定海家裡只見衰草門庭。青苔滿院。一個熟人也不見面。止得一個老蒼頭看守門户。次日詢到洮家。又是一片火燒殘地。急訪于傍人。方知他家也為出事來。逃走在外。苦得沒心沒緒。含淚回来。就与蒼頭訴苦。次日又去訪輕烟。也不知去向。要打听小姐一發沒処下手。遂住在家中。指望等他們回家。尚一個信音。誰知將近一年。杳無音聞。思量坐在家中守株待兎。終久不是長法。不若再到京中。且討乎小姐一個好久信息。至十月二十七日。遂又動身進京。至次年五月。方行至淮安府。纔下飯店。心裡就覺有些不爽利。及睡到半夜。漸覺沉重。竟病倒在淮安店中。不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除莽兒素梅致情

詩曰　腰間常佩鋒鋩劍　專待仇人頸血磨
是我姻緣偏復合　問伊何用起風波

却說素梅病倒在飯店。自已將衣服緊緊穿着。只是和衣而卧。幸藏身邊盤費多餘。諸事可為。央店主請醫調治。一病半年有餘。連連待調理好時已是一年。盤費花得精光。想道我多時不曾画幅画兒。今日不免画幅賣來做盤纏。我病已好。只管在此。豈不討人看出破綻。今明日還急急的起程纔好。遂画兩幅画。拿在手中去賣。偏又作怪。起初兩年拿出画去。就有人買。只愁画不及。今日拿着画。整整打早就走到日午。問也沒人問一声。心中苦楚。耳邊又聞得按院將到。滿街報馬与官府往來不絕。心內害怕道。我是個女身。脚下走路慢蹺。則可快行來之有錯。如今街上官府又多。人馬又眾。而且按院初到。不是當要倘有一点蹤露。風波立起。不若且回店去。迴避一日。再作商量。遂回身轉步。行至南門。忽背後一人。拍拍他肩上道。素梅姐姐。怎麼是這等打扮。素梅嚇上一跳。忙回頭一看。却是個和尚。頗覺面善。一時再想不起。那和尚笑道。怎就不認得我。我是平爺兒呀。原來平爺兒自揭主母事犯。從監中逃出。直至這裡。無所棲身。就投在南门外苦行庵做了和尚。適纔出去化齋。恰遇見素梅在街上賣画。他的眼毒。偏生認得。只因是男裝。不敢造次。悄悄尾在他背後。細細瞧看。左看右看。見他舉趾動步。一發知是素梅無疑。所以放胆叫他。素梅數年不曾被人識破。今日驀然平空有人喚出他本像。吃這一大驚。見是平爺兒。就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將一副心事。对付他爺兒。見果是素梅。就起奸淫之念。意欲拉他同至庵中。又思照顧了眾和尚。淫滑

到他心上暗自打算道待我先弄他上手。然後再帶進庵他若一心向我。要非和尚也就不難。遂誘至僻靜処。一把摟住求欢。素梅竟不推辞。笑道這所在人跡往来。不當穩便。倘遇着人。来你是個出家人。不我是個假男子。豈不弄出事来。同你到我下処去。門上房門。一人不知。倒甚穩當。莽兒道。你下処在那裡。素梅道在府前。莽兒甚喜。携手跟着素梅就走。素梅一路暗恨道。我与這賊前生做下对頭。今生与他一殺。罷〻說不得了。我今日必然是死。且到府門前喊官。誓不与這賊俱生。一頭走。一頭算計。耳中遠〻聞得喝道之声。忽听得傍人喝道。按院老爺来了。还不站開。只管低着頭走。到那裡去。素梅聞知就一手携着莽兒。避在一邊。不一會。鑼声將近。两面肅靜牌。早已過去。許多儀從執事。絡繹而過。看〻按院轎子已近。素梅猛然一声大喊爺〻救命。莽兒嚇得心胆皆碎。急得要跑。被素梅死緊揪住那按院正是琪生。聞得有人攔路喊叫。必是急事。就差人押住。將二人帶到察院衙門。先喚素梅上去。一見已吃一驚。忙叫至案桌跟前分付他抬起頭来。心内大喜。不覺出神。就失声道。暖喲你莫非連忙又縮住了口。素梅抬眼見像琪生。也暗吃一嚇。又不好問。兩人默〻無言。你看我〻看你。倒有些趣。一個告的不訴。一個審的不問。各人心裡的。登時攪乱。琪生恨不得跑出公案来。問他。衙役們看着又不好意思。只得審問道。你怎沒有狀子。攔路乱喊。所告何事。素梅從直訴道小婦人靠寔不是男人。琪生听了這一句。正合若他眷処。豈得抓耳撓腮。含笑問道。這是何說。素梅將平宅從嫁。自已不從。改扮男粧来尋丈夫祝琪生。今日遇見平莽兒。要好淫之事。一〻哭稟。琪生已知

果是素梅。遂叫莽兒上去。將信砲連打一二十下。忿然道。你有何説。莽兒尚兀自支吾的抵賴。琪生指案大怒道。你這該死該剮的奴才。还不直招。你且抬頭認認本院。一認看。莽兒果抬頭一看。認得是祝琪生。嚇得他頂门上走了三魂。脚底下蕩了七魄。半日不能則声。琪生叫夾起来。又问他買盗扳害。可是你經手的。莽兒料賴不得。遂將主人遣他行刺。錯殺戴方城。又買盗扳害。落後如何去搶鄒小姐二人。自已如何拐主母犯事。逃做和尚。今日又不合要奸素梅。一一招出。琪生如夢方醒。始知以前情節。素梅在傍。也方知琪生就為此（天道不爽）受累。琪生道。今日真是神差鬼使。叫你犯在本院手裡。明白前事。我也不定你罪。例從寬發落。只將你活活敲死罷。欲要製鐵行刑。恐素（用心周匝。）梅胆小害怕。分付差人帶出二门。將莽兒重責一百板。生生断命。已交与老鸨收管。琪生発放事完。忙掩门退堂。差壹珂將素梅悄悄擡進。二人悲喜交集。琪生忙问道。小姐在那裡。素梅重新哭訴前事。琪生闻得小姐又被強人劫去。痛哭號呼。琪生也將自已事情并見詩及到家中遇着頭之事。歷歷告訴。又道。你既送平小姐到侯家门口。落後可曾闻得些動静麼。素梅道。彼時我就出来。大約平小姐誓在必死。叫我多致意你。教你自家保重。切勿以他為念。琪生哭道。我曾去訪他。果然投水而死。素梅闻知。亦心酸大哭。琪生又説。他也曾到常州関帝庙和詩哩。素梅道。這却又奇。他既死在我題詩之前。怎和詩又在我題詩之後呢。好不令人难解。二人正在猜疑。忽馬鉄頭怒氣冲冲跑来对琪生道。塵闻人説。侯賊事敗。発烟瘴充軍。随身只帶得一名軍妻。是平家之女。今已到河下。明日動身。我去將平小姐取

将来何如。琪生駭異道。平小姐已死。那有此事。鉄頭道。或者傳聞不的。小姐未死也不可知。琪生又問鉄頭道。你怎得有法子去取。鉄頭道。我自有道理。管你取得来就是。琪生喜極道。既是不曾死。你快些去。務在必取。幾好。但不宜声闻于外。恐碍官箴。鉄頭道。咱家自有制度。断不令人知道。言罷出来。先去認了舡。買了一包火藥。至三更時分。悄悄去那舡邊。放起一包火来。那舡登時大焰。火光燭天。衆人驚慌。俱爬起来。有摸着衣服。沒有褲子的。有全然摸不着的。有摸着一件。又是别人的。一齊喊叫。乱竄上岸。驚動許多人来救火。觧子又要顧行李。又要顧正犯。那有工夫去照管軍妻。鉄頭雜在人叢裡来。㨿火。衆人之中。見舡上有個標致女人。奔上岸来。忙走向前。一把攙着就走。那女子被火嚇得昏頭搭惱。單顧性命。只認是本舡上的人救

他。所以頭也不抬。惟顧脚底下。只是跟着他走。鉄頭帶至无人所在。從襪桶裡。取出一把刀来。恐嚇他道。你随到邊遠充軍。有甚好処。好好隨我去。还有快活日子。你若不肯。閙閙声兒。就殺了女。那女子怕道情願随你同去。鉄頭遂収起刀。同至城邊。那城门早已大開。却是衙官親来救火。故此開的。鉄頭竟將女子。帶進察院。全無一人知竟。琪生忙迎出去看。却不認他。心甚索然。对鉄頭道。我说沒有此事。果然有误。怎麼処。恰好素梅出来看見。拍手笑道。怪道说是平家之女。現服原来是平大娘。差到底也。琪生问是那個平大娘。素梅笑道。就是忠梹釘之妻陳氏耳。琪生与鉄頭大笑。问陳氏因何在庶家。陳氏尚要支吾。琪生道。乔兒已被我打死。你直说不妨。陳氏滿面羞慚。料然不能隐諱。只得把罪放在乔兒身上。略略被宣几句。琪生又问你姑娘

生死如何陳氏却将姑娘不従投河身死之故説知琪生知小姐死信果真大哭不止素梅亦甚是悲傷琪生与素梅叙了两宿细情琪生因陳氏在院恐人暁得淡論一発連素梅俱教鉄頭也送至常州宅内同住又嘱付鉄頭就住在常州宅内照管不須又来鉄頭别却琪生送二人而去不題正是

本将携手同欢楽　只為官箴又別离

琪生又忙了数月各処俱已巡到一省事完要進京復命一路无話不一日到京面過聖出来去拜一個刑部侍郎是他最相契的同年偶見案頭一張本稿信手取来瞧看起語就是速梟元悪以防不測事看到後邊却是大盗焦熊綽號紅鬍逆宜正法不可久滞獄底恐防賊党窺伺致生他変琪生暗道這人名字我却在那裡所見過的一時再想不起只管垂頭思索侍郎道年兄躊躇何事想是稿中有甚不妥貼的所在不妨改正琪生一心思想口内容咀道非也這又有些古怪侍郎無心中答道這人果有些古怪据他自供説替他什麽祝恩人报仇殺了古田縣主薄衷枷釘平裹或自家甘心受死日日在獄中恨問官不早些處决他叫他在獄中受悶你道天下有這等不怕死的亡命之徒麽故此連弟也在這裡疑惑心中却反有些憐他你説奇也不奇年兄怎也知他古怪呢琪生纔记得是数年前青蓮庵所救之人暗道他怎暁得我的事這又大奇遂想了個救他之念便應道這人与小弟曾有一面懇年兄怎的為小弟開豁他纔好同年道罪案已定似難翻改怎麽処想了一会道除非只有換一法二人再三計议竟分付獄官将一個多年死囚致死却遞個紅

鬚眞身死的報呈。甚〻把個紅鬚眞救出。帶進琪生官寓。紅鬚一見琪生。喜出望外。踴躍跳道。咱道是那個張爺救我。原来却是恩人。咱不喜得命。倒喜今日得遇恩人。琪生道。何意。紅鬚道。太爺與尊夫人。眼也望穿。恩人既做了官。怎就忘却父親妻子。琪生垂淚道。我心允碎。怎說忘却二字。你想是知道下落。快與我說明。紅鬚就把遇雪娥小姐并劫獄以至殺來快釘被擒解京之事。從前細說。琪生又悲又喜。感謝不盡。忙問道。老父與邹小姐。目今还在何方。紅鬚道。咱解京之時。蒙他二人趕来。要隨咱進京。是咱不肯救他。就住在常州府。想还在那裡。琪生頓足哭道。我也曾在那裡。着寔尋訪。怎偏不遇。早知如此就不做官。只在那裡訪着他相会。何等不好。豈知當面錯過。我眞是天地間。大不孝大不义之罪人也。遂呼天大號。紅鬚劝道。不要煩惱

既有着落。自有相逢日子。明日待咱去接他到京何如。琪生謝道。多感厚情。生死不忘。二人正在談說。忽一個衙役送報单進来道。廣東山賊竊發。連破惠潮二府。官兵殺敗。巡撫陣亡。今又圍困南雄。本府邹爺百計死守。信息甚緊。方纔又是三报。奏請救兵。兩裡去九卿六部老爺。出了会单。不論文武翰林有司。俱于午门会议。請老爺就行。琪生驚道。邹兄有难。安可坐視。我當為朝廷出力。替知己死难。正此時也。遂換朝服。急〻進朝。原来严嵩拿問。凡是當初被他削逐官員盡皆起復。邹飛英也當起復。就選了廣東南雄府知府。帶着家眷赴任。到任纔一月。就被賊兵圍住。屢戰屢敗。外无救兵。內无粮草。破在旦夕。命在須臾。故此差人突圍星夜進京求救。這琪生曉得是他所以着忙。奔到午门。只見眾官会议。欲議出一人。領兵前去救援。眾人

闻巡撫也被殺死。声勢兇勇。那個敢去。俱面面相覷。各不出言。琪生大声言道。朝廷高官厚爵養士。原在分憂。今日俱是這等畏首畏尾。坐視賊䖏。則朝廷要我們何用。今日正是事君致身之秋。卑職雖属文臣。願提一旅之師。解南雄之圍。替君父分憂。說罷。遂同衆大臣面奏。龍顏大悦。御筆親授廣東巡撫。兼提調各省兵馬都督。又加上一道御勑。琪生謝恩。連夜帶着紅鬚起程。這番兼管各省兵馬。一路人馬擁護。好不威赫。琪生与紅鬚坐着大船。這些兵馬執事。却擺在岸上。晚夜趲行。不知此去何如。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勦梟冦二士争雄

詞曰　巡方幾得返星軺。又拖從戎節鉞叨。何苦弊賢勞。不因援友难那得会多嬌　右調菊花新

却說祝琪生自領馬出京。一路人馬隨從而行。多少威武。直到常州地界。忙差人往毋親处报信。自己隨即上船來見毋親。道及朝廷又差孩兒往廣東勦賊。不日要往長江過梅嶺去了。一則記念毋親。并探父親下落。二則不知邹平二位小姐消息何如。三則要借重馮義兄同往廣東建些功業。以報知己。故此由浙江福建而進。但好友鄭飛英被賊圍困南雄。正在危急之秋。望孩兒救援。刻不容緩。就此拜别毋親前去。絳玉素梅輕烟亦來送别。遂邀了馮鉄頭下船。立時傳令開行。那些常州府所属官員。俱來接手本候見。并送下程。琪生一槩不收。但要地方官撑夫。多撥几百名。以便連夜攢行。那些府縣。還是琪生旧属。今又見新陞撫院。豈不受一文私礼。豈有要几名夫。不

竭力奉承的道理。遂傳各方總甲人等。立刻要撥夫一千名。前往廣東撫院大老爺軍前應用。如違重究。只見里遞火速同了差人。各処要夫。誰知祝公与鄭小姐自被紅鬚起解進京。勒他暫住常州。後貨邊盤費俱已用盡。口食尚且不繼。正是走頭無路。忽听得縣裡立刻要夫。左右僱皆去。祝公与鄭小姐商量道。我今早膳尚缺。如何得有銀錢僱夫。只得自去應個名罷。鄭小姐聞說。淚如雨下。便道公公如此老年。焉能受得此苦。若是不去。地方總甲又悪狠狠的。决不肯放過。只得隨在祝公身邊。同着扯縴而行。此時琪生正別了家眷下船馮鐵頭雖然初与紅鬚相会。向日已聞琪生口裡贊過。一見自然道氣相投。三人說了些閑話。船已行有二三里。紅鬚忽記起祝公并鄭小姐尚無下落。便高叫道。咱有罪了。快放咱上岸去。快放咱上岸去

琪生忙問道。兄要往那裡去。却是為何。紅鬚道。你道為何。还是為你难道你忘了令尊并尊夫人麼。琪生道。怎敢片刻有忘。只因軍机緊急。已分付家下人多方尋覓去了。如再不見。時待班師之後。仍还要借重。正說之間。忽然岸上人声嘈雜。其中似有婦人號哭之声。更覺悽惨。琪生偶尔動念。隨立身往船窗外一覷。但見一老者打倒在地。一女人號哭在旁。不知其故。連喚差役上岸。速去二人情節回話。差役忙過脚船上岸。問那老者道。因何倒在此間。那女子答道。義公公是拿來撥夫。因年老行走不快。被夫頭打壞的。差役隨來回話。琪生听了。復想道。既是撥夫。如何又有一個少年女子隨行之理。其中必有情弊。你可去帶那二人上船來見本院。原差立要拿祝公上船。祝公快不肯去。鄭小姐道。公公不妨。待媳婦去哭訴苦情。或者还可出

淂夫頭之氣。二人随了差人上船。時琪生先巳看見是父親了。慌忙迎出艙門来。一把抱住父親哭拜道。男該萬死。如可累父親受苦。到這田地。祝公道。這也是我的命運。再不想你改了姓。如何使我尋淂着。琪生轉身見了鄒小姐。也拜謝他年来伏事父親之勞。紅鬚馮鉄頭亦過来下了礼。祝公一見紅鬚。便问道。義士從何淂放。真喜殺我也。外邊又禀道。知縣饒夫頭在此請罪。求大老爺発放。琪生聞之。正欲出去痛責一番。被祝公劝道。他只知趨路要緊。那知你我事情。若不是他這一番囉唣。我与你那淂相逢。此係無心之過。饒他罷了。琪生領命而出。只見知縣驛丞跪在船頭上請罪。琪生道。人夫自當選壮丁着役。如何差些老弱的来。責此皆該役朦朧作弊。已後当細心料理。姑且一槩不究。衆皆叩頭感謝而去。琪生進艙来。祝公便问道。你毋親曾有下落否。琪生道。毋親已在此住久。男今奉命討賊。事不宜緩。父親可同媳婦。且与毋親暫住此地。待男班師之日。一齊進京。随喚轎而送太爺小姐到衙。即時点鼓開船。不消半月。即到福建漳郡。日日雖有。琪生又暗差精細軍士。前往賊營探其虛寔。随取廣東全省地圖一看。何処可以進兵。何処可以埋伏。何処可以圍困。何処可以屯粮。何処係藏奸之所。細細籌畫已定。一入境内。便傳惠在南雄三府附近地方官進見。着他速備粮草軍前听用。且不到省行事。疾忙整頓兵馬。竟在潮州而進。一邉与焦紅鬚馮鉄頭商議道。我若先去解南雄之危。恐賊兵全力俱在南雄。急促不能取勝。不若先攻惠潮。他必無備。乘其無備。狠打一仗。即不能全勝。立時恢復二府。諒有二將軍威勇。也斷不輸与他。南雄賊兵。若聞得大兵取惠潮。必將南

雄之兵来救惠潮。則南雄不戰而圍自解。我兵那時隨往南雄会同狄飛兵再商議滅賊之策有何不可。紅鬚道。恩主言之有理。以我二人去征惠潮原非难事。琪生遂擇日祭旗。發兵將人馬分為三隊。前隊以焦紅鬚為大將。率領一千人馬。密授以方畧先行。後隊以馮鉄頭為副將率領一千人馬亦授以方畧隨行。琪生自領一千人馬。從中接應并不許一丁沿途擾害良民。奸淫婦女。所過地方。除粮草應供之外雞犬不驚。但見

旌旗蔽日　劍戟如林

不數日已到潮州。塘報人稟道。賊兵因攻南雄不下。俱將精勇調去了惠潮二府。止存千數老弱兵在內。着他緊守城地。不可乱動。偽有官兵討戰。速来通報。不可輕出。所以惠潮二府城門。每日午時一開除放柴米蔬菜之外。即緊閉不出。上城守宿。俱是百姓。琪生聞得此信。遂資此来果係不差。便对焦馮二将道。看此光景。只一智取不必与戰。紅鬚道。如此毛賊。何須智取。隨咱力量砍去便了。有何惧哉。注鉄頭道。恩主所見極是。偽只固守不出。何時得下。若有妙計。自當領命而行。琪生道。別人行兵。多以先声奪人。只得三千。报稱十萬。使之畏懼投順。今番逆賊。擅殺死總督。巡撫。連下二郡。正在猖狂得意之秋。安能望其投誠。我今寂然而至。畧不示以進動之威。則城內無備。我今將精勇四十名。隨了馮副将。扮作客商。待午時混進城去。伏至更深。听城外砲响。便於開城门殺出。与焦將軍合兵殺進。自無不克之理。二人依計而行。果然迅雷不及掩耳。裡應外合。那些老弱兵無從招架。各皆逃生去了。焦馮二將。趕殺了半夜。並無敵手。遂請琪

生進城。出榜安民。再将府中倉庫。細〻查点一番。委任一賢能官署
了府事。次日起兵。竟往惠州。琪生在路对紅鬚道。此番又不是前日
局面了。已前要密然而至。如今要耀武揚威。大彰声勢。方纔有濟。紅
鬚道。一樣兩府。何故又要变局。琪生笑道。賊人必知我裡應外合之
計。此番断然死守城门。不放面生之人進城。以待南雄救援之兵到
来。則此計不行矣。惟四路大張招撫榜文。云我雄兵數萬。猛将百員。
已駐于此。爾尔輩原係良民。不過為賊人所陷。若肯改逆從順。一不
免死不究。原係守土之官。仍还旧職。特此曉諭。速〻投誠。此時城尉
已知榜文所諭。那府縣自料力不能勝。即会同総兵官不議。若耽見
潮州三日内已被大兵所破。我者兵微将寡。如何是他敵手。不若早
早投誠。还可保我旧職。道犹未了。来報張巡撫大兵已滿山塞野而

来。圍住城门了。但見

一路霸威凌草木　　三軍殺氣貫旌旗

守城百姓一見。便皆驚倒。就欲開门迎接。潛值官軍皆有此意。遂一
齊出廓迎接。塘报立時傳進中軍。紅鬚聞報大笑道。好個主帥。料敵
不爽分毫。果然来投誠了。即便麾軍入城。探其虛実。一面请主帥發
放投诚人衆。就在府中坐下。出了安民榜。查過倉庫錢粮。仍令该属
官軍管理地方。即日拔營往南雄。賊寇已知惠潮有失。火速前来。却
与大兵途中相遇。不能前進。便札住營頭。就在此决過勝負。羅琪生
亦見賊兵到来。即傳令且在此札住。命焦馮二將。乘机進勦。那毋賊
衆見我兵声勢勇猛。也便胆寒。及至对壘。戰有五十餘合。殺得紅鬚
性發。提上一刀。賊首一閃。跌下馬来。被我兵捉住。綑解轅门。那副将

見戚首提去奮勇前來。与紅鬚死戰不休。馮鉄頭見紅鬚不能取勝便躍馬橫鎗隨來接戰。直至天色漸晚。各自收兵同營。次早復來討戰。淇生道賊首已獲。決诀驟散。何以还來討戰。二位將軍今日決要擒得此賊。方可無虞。焦馮二人道。如此毛賊。只須一人彀了。今有我二人在此。怕他飛上天去。不消半個時辰。包管取他驢頭来献恩主就是。二人便整頓兵威出戰。只見賊衆。不因頭目被擒兵威消滅。紅鬚大声问道。賊首已被我拿下。汝等何不早降。也免得一死。那賊將道。主帥被擒。我軍中豪杰儘多。难道再立不得一個的麼。休得誇能。放馬過来。两下又戰有五十餘合。馮鉄頭在後。看清了那賊的刀法。冷地踶上前来。斜刺一鎗。即時跌下馬來。被紅鬚一刀砍死。賊皆落荒而走。焦馮二將儘力砍殺一番。方傳號令。如有願降者免死。衆皆倒戈乞命。遂收兵同營。正是

忽聞戰鼓震山林　劍戟交加鬼神驚
黯淡愁雲渾似夢　二雄提此顯威名

但見得勝同營。淇生亦來迎焦馮二將進帳。稱其大功。随往南雄進發。鄭飛英探知張巡撫到來。已先出廓跪接。淇生大悅。連忙扯住道。弟与兄真異姓手足。何必拘此大礼。遂請淇生到察院衙门住下。鄭飛英就隨在後稟叅。淇生也不坐堂。徑扯飛英手徃内便走。二人坐下。飛英深深又打一恭。感謝道。自被賊兵圍困數月。料無生理。忽然解散。深為咤異。又聞張巡撫親来進勦。誰知就是台兄。若非台兄雄略。弟焉能有今日之重生。負大之恩。何時可報。日来老伯老母与尊嫂。還是在京。還是在家。淇生道。承念及老父老母。弟真名教中罪人

自被平獻毒害之後。俱各流落天涯。直至巡方之日。始接老母奉養老父。是行兵踪遇的。相会尚以兩月。至于室家一事。尚未有期。飛英道。若未曾恭喜。弟僣為兄作月老。何如。琪生道。這又不敢當。有是有的了。但不能全美耳。飛英道。何為全美。何為不全美。琪生笑道。一言難盡。弟向因浴佛会。拾得鳳釵。与鄭小姐有約。此吾兄所知着。隨後还有平婉如之約。不料獻兄君贊竟將妹子送入權门。小姐為我守節而亡。至今懸懸。飛英道。台兄既知平小姐已死。何不再續鸞交。琪生道。还有一疑案未釋。弟在常州関帝廟。見婉如詩一首。又像未曾死的。故此还要細訪。飛英道。台兄果有心于他。亦是易得的事。遂作別回署。即請平小姐出来。道恭喜賀喜。祝琪生已做本省巡撫。因勦賊至此。少間来拜時。便可以相会。婉如道。聞說新巡撫姓張

撫道。廣東有兩位巡撫麼。飛英道。巡撫到只得一位。祝兄却有兩姓。小姐不必多疑。待他来時。自見明白。一面分付整備筵席。道猶未了。衙役飛報巡撫張老爺已親到门。飛英連忙迎接進来。琪生下了轎。徑往內衙便走。飛英仍要行屬礼。琪生笑道。若要行此礼。我便不決来看兄了。遂扯飛英手。一同坐下。茶罷。琪生即問道。兄所說平小姐。果还在麼。可以通得一信否。飛英道。信是極易通的。但聞張字便不滿了。台兄果真心念他。弟之月老定做得成矣。連叫請小姐出来。此時平小姐正在內。認得果是祝郎了。聞請相会。也便出来。琪生一見。果是婉如。兩下悲喜交集。飛英就將投河救起原由說明。琪生感謝不已。方纔商量奏凱還朝之事。遂將地方軍政。俱交轄部院拿管。把鄭飛英亦敘有軍功。邀他同行。一邊報捷。一邊出本候旨崇封。且看

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酧鳳釵五鳳齊鳴

詩曰　一番離別一番逢　轉眼當年似夢中
　　　終是金釵作巧合　大家齊謝鳳頭翁

再說琪生修起本章。將陷車內个賊首。着兵防護。先解進京。又着紅鬚與鐵頭至常州宅內報信。然後帶領婉如下船。飛英領着家眷另備一船。也同起身。一路逢府逢縣。官員遠接送礼請酒。起夫馬備供應。熱閙不過。一日已到常州。飛英自泊船馬頭。琪生却坐着献轎八擡八擺。前呼後擁。來到宅中。拜見父母與鄒公、雪娥小姐。領着素梅輕烟絳玉也相見過。又有韓氏與陳氏也過來拜見。琪生就着人打轎將婉如小姐接至。婉如先拜見公婆與鄒公。又與衆人相見。絳玉見了小姐。喜從天降。二人互相流淚。絳玉要行婢子礼。婉如垂淚不肯。也以平礼相見。婉如又向陳氏細了几点眼淚。次日飛英也上來拜祝公與鄒公。留住飲酒。自不必說。琪生遂擇吉日。將韓氏配了紅鬚。陳氏配與鐵頭成親。各有粧奩奉贈。韓氏錯賜處防賢德。陳氏却念也變貞節。這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天理当然耳。祝公與和氏夫人商議道。孩兒媳婦年俱長大。不若揀個黄道吉日與他成了親。一同進京。豈不更妙。老夫人甚喜。擇了吉期。就央紅鬚為雪娥小姐之媒。却有鄒公主婚。央鐵頭為婉如小姐之媒。就是飛英與陳氏主婚。琪生與兩位新人。成其花燭。次日又是鄒公飛英二人替素梅輕烟絳玉三人為媒。立為側室。素梅輕烟却是鐵頭與陳氏主婚絳玉

却是紅鬚与韓氏主婚。這兩日連卻飛英家眷也接上來。大吹大擂好不興頭。好不風騷。只便宜了一個琪生。你想他這兩夜的光景是怎麼個模樣

第一夜詞寄

翠被翻紅。桃浪疊襟。內外夾攻。上下何曾得歇。左右受敵。彼此真是难支。一個兩汗淋漓。顧首不能顧尾。兩個嬌声婉轉。且前而又且却。數載相思。今日方了。連摘二枝。其樂如何。

第二夜詞寄

齊攙三個新人。各出四般舊物。三面受圍。一將難敵。彼往此來。左冲右突。汗浸〻。個〻爭先勇猛。声喘〻。人〻循序攻求。既竭吾力。欲罷不能。三戰三北。其險不足觀也已。

琪生連日新婚。樂而忘返。那些遠近官員。登门拜賀。連絡不絶。门口竟擁擠不開。不消細說。一日婉如小姐。將出鳳釵。对琪生笑道。他真你我的媒。如今該酬謝他了。琪生就笑向雪娥小姐道。這鳳釵原是你的媒。如竟与我做了兩次冰人。先聘你。後聘平夫人。又笑指素梅三人道。且搭上這三位星君其功甚大。当封他個什麼官職。五位大小夫人齊笑。雪娥也取出琪生旧日所題汗巾詩句还他。琪生看了忽想起廟中之詩。对他五人道。你我六人。俱遭一番磨难。却俱在關帝廟題詩。今日復入完聚。豈非神聖之力。还皆齊去拜謝。纔是。輕烟接口道。果然神聖顯應。妾与婆〻当時進退無门。欲尋死路。求得一籤。妾还記得是第十三籤。詩上道。彼來此去兩相違。咫尺風波淚滿襟。你道無緣卿夢永。心當直待錦衣歸。恰好我与婆〻同馮義士要

往呂城絳出滑們。你就到廟中。這是頭一句已應。我与婆〻出廟门時。就遇着那無賴公。子窖厚。第二句又應。直待你如今做官。方得重逢。又應了後邊兩句。這籤句〻應驗。豈不是關帝感應。琪生道。若說起求籤。我向日在家中。也于關帝廟求一籤。詩道。劝君莫坐釣魚磯。直北生涯信不非。從此頭〻声價好。歸來方看挂添肥。神聖叫我莫坐在家裡。快些進京。果然進京就中。兩次出差。却遇着爹娘与你五人。豈不句〻也應。絳玉也道。我那日同韓大娘还愿。自心暗祝神前說。若与你有重逢之日。神帳飄起三次。纔祝完。神帳果然連飄三次。今日果聚一次。豈不也應驗了。衆人驚異。齊道既如此。不可不去拜謝。就是明日去罷。琪生又道。金鳳釵是你我撮合老人。不可褻他。明日何不備下香燭紙馬。大家送他到關帝廟中供奉。便他日受香烟。千年不朽。以報他作媒大恩。衆人欢然。次日果備了許多牲醴。一二十乘大轎。三四十乘小轎。一齊俱到馬頭上關帝廟中。衆和尚出门跪接。琪生領着許多人進廟拈香。取金鳳釵將拜匣盛好。双手捧着。供在神案之上。大家拜他兩拜。分付和尚好生看守。後来這金鳳釵竟做了山门傳世之宝。如今尚在。雪娥小姐道。我当初画的那一幅观音大士。不知可还在家麼。琪生道。向日我与岳父在家看見。还見好〻的掛在房中。可惜不曾差人請来今日一齊供養。我与望空拜謝罷。遂同向空中拜了四拜。起来。祝公与鄒公。飛英。紅鬚。馮鐵頭。一班男人。都到兩廊遊玩。和氏老夫人。倍着飛英家眷。並韓氏。陳氏。一班女客。在後殿隨喜。琪氏却携了雪娥小姐。娥如小姐与素梅。輕烟。絳玉五位美人。到前殿来看旧日詩句。只見那詩句。俱是紅紗罩好。

墻上半点灰塵也沒有比不得旧時那樣零落却是這些和尚曉得是紀撫老爺与衆位夫人之華遂將墻上塀得乾乾淨凈用數文大紅紗紗糊成方架將詩句罩好琪生与衆位夫人將紗架揭起見詩句宛然字跡仍舊琪生与五位夫人齊念了一遍道

覔盡天涯何處著　毙毙孤媳向誰啼
若还欲问題詩女　便是當初花底迷

定海卻氏軽烟題

不記當年月下事　缘何輕易向人啼
若能萍蒂逢卿日　可許蕭郎續旧迷

又和一絕

孤身浪跡倍悽淒　恐觸蕭墻不敢啼

腸斷ㄑ腸空有淚　數人終日被愁迷

定海琪生和題

迢迢長路弓鞋綻　妾為思君整旧啼
手抱丹青面目改　前行又恐路途迷

定海卻氏素梅和題

一入侯門深似海　避宵挨盡五更啼
知君已有知心侶　恐負柴門烟霧迷

定海平氏絳玉和筆

身在來吳心在越　滿天霜雪所其啼
近來消瘦君知否　始悔當初執著迷

定海平氏婉知步和

父遂飄蓬子浪跡　　班衣翻做楚猿啼
柔腸满灶相思淚　　只為情痴發自迷
　　定海邹氏雪娥泣和

六人各看了一遍。琪生復又重新再看。列輕攔道。我那時詳你詩意。只疑你另適他人。那知。為我老爹致你吃苦。看素梅詩道。彼時却不知你改粧賣與。直到定海家裡。遇老爺頭告訴。方纔知道。看緯玉之句道。那時只道你賣与人家。終身难見。豈知你詩中之藏着志待義。又看娥如小姐詩道。那時我只道你身入龍宮。倒我永抱思絃之慘。長怀青塚之悲。怎知你死裡求生。依旧重圓。這快活從那裡說起。再看到雪娥小姐詩道。我聞你被劫。已道珠沉玉碎。及看詩之首句也。只道是為你父親自感。那知却為我老父受那飢寒苦惱。今日喜得個相逢。人人歡顏。又背為我立誓。豈非樂事。又道我当初寄遊[illegible]浴佛会詩起。次後就因題觀音贊的一個机会。遂先与你三人訂結。落後棟束楔釘在妳。就起此端。倒与平卿二人巧会撮是福緣相[illegible]五鳳齊鳴。明日又去拜謝佛会詩。衆美人又笑做一堆。琪生道我心中甚是快暢。待我再和壁間原韻一首。見得你我團圓詩也該緣滿。遂與人取筆墨過来。和道

金屋深藏春意足。　　携手花下鳳鸞啼
從茲共作長衾樂　　只恐情深春又迷
　　定海祝琪生携五美人重題

琪生題罷。衆美人各各看了。大贊相祝。向笑琪生又道。你五人何不再各和一首。須要五人齊道。各做退廷。不若共聯一首何如。琪生道

更妙。就以你我各人之事為題。我先吟起聯道。

舊詩今作新人語　愁句𢪛成笑賬看　琪生
回意鳳飲疑有兒　雪娥
湮对冰瑟豈無端　婉如
淡心还及花前事　素梅
携手犹思月底欢　絳玉
珍惜韶華莫浪過　軒烟
須知當日刻時難　琪生

琪生妻妾六人聯完。各看一遍。哄然大笑。大家賞了一会。祝公道。人早已進来。飛英们奇生道。你们寫的什麼東西。可好与我看麼。琪生笑道。是聯的一首律詩。雖係眦眤之詞。然看亦不妨。就随手遞与飛英。飛英接過一看。賛不絕口。不知諸夫人俱蓋妙才。盟兄占盡人間閨中情秀。真乃人間大福人也。若非這些佳人。也不能配盟兄。若非盟兄。也不能配這兄位佳人。又笑道。那時盟兄窃玉憐香之况。料然可

覌得揚州琪生大篇。祝公与衆人也拿去细看。大家賞鑑。当下盡一日之欢。至晚方回。次日就收拾起程。各人登舟。琪生是四隻大座船。小船不計其數。飛英也是一隻座船。四隻小船。一同到臨清起岸。馬轎擁擁。趕上車子。一路風風顛顛。直到北京。琪生面過聖。就保奏紅鬚鐵頭大功。此時紅鬚改名焦廷爵。鐵頭改名馮傑。聖上就陞琪生為都察院都御史。授焦廷爵為五軍都督府同知。後来有做到三邊總制。善終。授馮傑為留守司。後来也做到大都督。屢建奇功。又將賊首乃雄梟首示衆。焦馮二人各領家眷別琪生赴任。琪生又將南雄知府卻偉守城有功。臣節可嘉。聖上也陞他做了按察司副使。亦別琪生到任去了。琪生又上本。復了自己姓氏也。匆匆到任。祝公年老不愿做官。只与鄭公閒酬山水之樂。這琪生日日完了衙门事体。就与

五位大小夫々下棋彈琴聯诗画々。無所不樂。不上二年。五位夫々。各生一子。更是錦上添花。後来祝公与老夫人又過了十数年。方幾相繼歸世。淇生請謚封为吏部尚書謚忠肅公。母为一品洛郡夫人。知公亦相繼而亡。琪生与雪娥亦盡殯葬之礼。待三年服滿之後。政要上京欲官。忽然想起在關帝庙寫跳頭的時節。得到此地位。富貴已極。便与五位夫人商量。不去補官。安心林下。除課子成名之外。一味以山水诗酒为樂。壽至八十一歲。見五子齊登科甲。与好友飛英。并焦馮二姓。世々聯姻。人々稱羨。在下知之最真。故有此一段說話奉聞

五鳳吟卷之四終